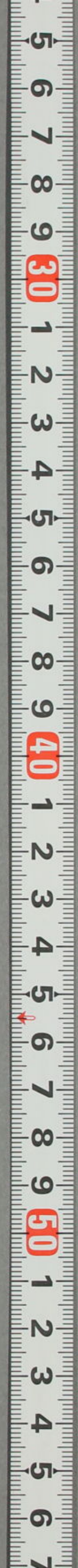


B/12
1169
8





○王侃疏引論語云公冶長從櫛還行行至一泉上聞鳥相呼在清溪食死人肉須臾見一蛇嫗當道而
哭浴長問之嫗曰見前日出行半途不反當是已死不知所在浴長曰向聞鳥相呼在清溪食肉恐是
嫗兒也嫗往看即得其兒也已死即嫗告司柩司問嫗從何得知之嫗曰見浴長道如此司柩曰浴長不
殺人何緣知之因緣浴長
什獄王問浴長何以者人
浴長云解鳥語不殺人主
目當試之若必解鳥語便
相放也若不解當令償死
驗浴長在獄六十日卒且
有雀子綠帶柵上相呼噴
噴唯唯浴長含笑更啟王
浴長笑雀語似是解鳥語
主歎問浴長雀何所道而
笑之浴長曰雀鳴噴噴唯
唯曰道水邊有車翻覆本
身性命孤危收斂不盡相
呼雀語獄主未信遣人往
看果如其言後又解雀及
燕語屢驗於是得放然此
語乃此雜書未必不可信而
亦古書相傳云浴長解鳥
語故聊記之云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五

公冶長第五

此篇皆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

孔文子以蓋格物窮理之工端也凡二十七章

胡氏以為疑多子貢之徒所記云

○勿軒熊氏曰前十三章言孔門弟子之志夫十之
二十一章言列國大夫之志夫十之二十四章
通論言古今賢人三章一言夫十之志夫十之
學一言改過記者之微意○程氏復心曰不惑
是格物窮理之端則汲汲
於論入似非為己之學者

○焦氏筆乘一公冶長楊用脩云世傳公冶長通鳥語未見所出然宋之問詩不如黃雀語能免冷長災樂天會蟲詩序非冷長不能通其意則似實有之矣按冷長辨鳥雀語下惜惜噴噴白蓮木邊有車覆車脚淪泥槽半折角收之不盡相呼共啄人驗之果然此具論語原且用脩未之見和左傳介葛盧辨牛鳴史記秦仲知百鳥之音與之語皆應論衡廣漢陽翁偉能聽百鳥音世間自有此等奇事未可臆斷其無也

○郭邪代醉三十九楊用修曰世傳公冶長通鳥語未見所出然宋之問詩未如黃雀語能免冷長災樂天會蟲詩序非冷長辨鳥雀語下惜惜噴噴白蓮木邊有車覆車脚淪泥槽半折角收之不盡相呼共啄人驗之果然此具論語原且用脩未之見和左傳介葛盧辨牛鳴史記秦仲知百鳥之音與之語皆應論衡廣漢陽翁偉能聽百鳥音世間自有此等奇事未可臆斷其無也

○人物考黃以偉按齊氏曰匡章非孟子遂為不孝之子公冶長非夫子遂為有罪之人天下不遇聖賢者幾矣

○人物考南宮敬魯血信之子孟懿子之弟仲孫閱也居南宮自姓焉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妻去聲下同縲力追反縲息列反

公冶長孔子弟子魯人一妻為之妻如也縲黑索也

縲紲間綠反也古者獄中以黑索鞶罪人長之為人

無所考而夫子稱其可妻其必有以取之矣陽詩氏曰其必有以取之矣其字指長也聖人言其所妻是必長有德而可以得聖人此言若云聖人有取乎長則不須又言其人雖嘗陷於縲紲之中而非其罪則

固無害於可妻也夫音扶有罪無罪在我而已豈以自

其平昔之行可知非謂以非罪陷

外至者為榮辱哉深子曰雖嘗陷縲紲而非其罪則縲紲為可妻也○慶源輔氏曰在我無得罪之道而不幸有罪自外至何足以為辱在我有得罪之道雖或幸免其罪於外何足以為榮故君子有隱微之過於暗室屋漏之中則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不幸而遇无妄之災則雖市朝之刑商夷之竄皆受之而無惡也○雙峯饒氏曰可妻以其素行取之縲紲非罪以其一事言之在縲紲則似不可妻非其罪則無害於可妻也○齊氏曰匡章非孟子遂為不孝之子公冶長非夫子遂為有罪之人天下之不遇聖賢者幾矣○東陽許氏曰擇賢之意全在可妻也上下面却言長雖曾在縲紲自是為人所誣也非長實有罪則縲紲不足為其所誣也

子謂南宮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

謂南宮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

○家語云南宮贊魯人字子容以稱自將世清不廢世濁不污孔子以孔子妻之

○薛方山斷曰南宮固爾爾獨世之公子也一從天子游遂為君子尚德之人而列于聖門庶幾弟子學之所係豈微乎哉吾獨怪其始之戴室以朝固爾夫

之教未深豈亦免于刑戮之一端也與是其時已可概矣

○金仁山曰凡孔子前兄孟皮也叔梁紇前娶施氏生孔女其妾生孟皮後字伯尼有足病古者庶長字孟嫡長字伯此必孔子伯之也其男子孔忠也子茂在也

在也其男子孔忠也子茂在也

妻之

南宮孔子弟子居南宮名綽音又名适字子容諡神

反正敬叔孟懿子之兄也魯人不廢言必見用也以其

謹於言行去聲故能見用於治去聲朝音免禍於亂世也

事又見賢遍第十十篇陳子曰三復白圭見其謹言

矣又曰邦有道是君子道長之時南宮必不廢棄邦無道是小人得志以陷善君子之時南宮能謹其言行必不陷於刑戮新安陳氏曰此章本

不見謹於言行意恭以三復白圭章故云國曰公

治長之賢不及南宮故聖人以其子妻長而以兄子

妻容蓋厚於兄而薄於已也程子曰此以已之私心

窺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

避嫌之有况嫁女必量其才而求配尤不當有所避

也配合也夫婦皆可以配言若孔子之事則其年之長上聲幼時之

先後皆不可知惟以為避嫌則大不可避嫌之事賢

者且不為况聖人乎厚齊馮氏曰免於刑戮非必免

不能計特計其能保首領耳於縲紲也縲紲之不免聖人所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焉於

○嫌說文云不平於心也一日疑也或作嫌前漢趙充國傳詳嫌之名注嫌亦嫌也

○家語密不齊字子賤必孔子四十九歲孔子卒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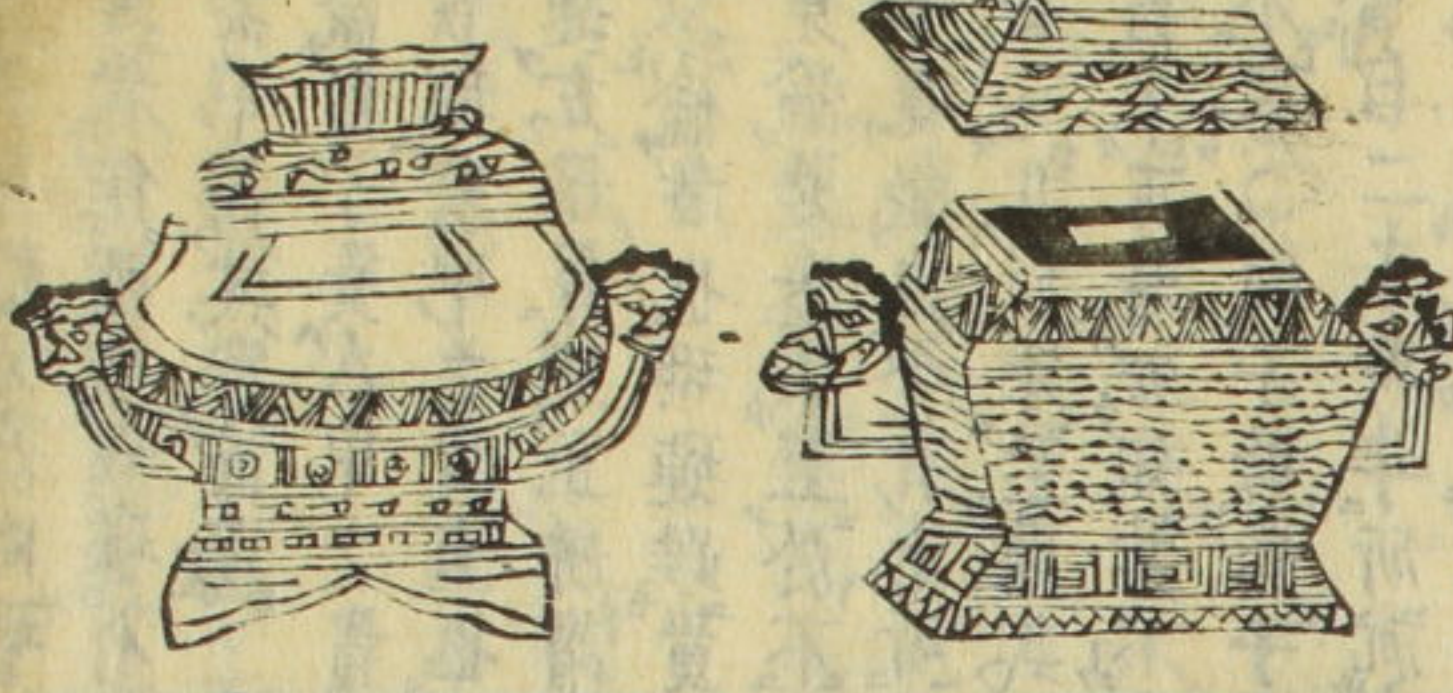
論語卷之五

○山堂考索前集十卷子
著書十六篇景子著書二
篇說亦子語似其弟子
○韓詩外傳云子賤在單
父身不下堂鳴琴而治既
巫時則亦單單以星出
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躬親
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
子賤子賤曰我任人子任
九任入者失任九者樂人
謂子賤則君子矣巫馬期
努力教誨雖治猶未至此

子賤孔子弟子姓宓
考之韻書此字音密又
云姓也通作處音伏 名不齊
魯上斯斯此人下斯斯此德子賤蓋能尊賢取友以
成其德者
說苑子賤為單父宰所
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人皆教子賤以治
入之術○采子曰居鄉而多賢其老者吾當尊敬師
事以求其益其行輩與吾相若者則繼交取友親炙
漸磨以涵養德性薰陶氣質○爾氏曰家語云子賤
少孔子四十九歲有才智仁愛為單父宰民不忍欺
以至計之孔子卒時子賤方年二十餘歲意其進師
夫子退從諸弟子遊而切磋以成其德者故夫子歎
之曰故夫子既嘆其賢而又言若曾無君子則此人
何所取以成此德乎因以見賢遍
魯之多賢也
采子
曰論

○三禮圖曰瑚受二升制度如簋而平口璉受一升漆亦用蓋亦龜形飾之以白金制度如簋而平口
蓋稽梁器也其制外方內圓旁有鈕上覆以蓋蓋之四隅稜起如雲狀口圓徑六寸厚半寸所盛之數與
盥同族人為蓋及豆皆以角為之周人飾以金玉後世金為之○簋黍稷器也其制外方內圓口厚半寸
口徑五寸二分深七寸耳
之底徑亦五寸二分容斗
二升也兩旁有鈕有蓋象
龜形裏方表圓以中規矩
天子飾以玉諸侯飾以象

圖之簋 圖之瑚



語中說君子有說最高者有大槩說者如言賢者之
類聖人於子賤南宮适皆曰君子哉若人皆大槩說
○爾軒張氏曰非特歎曾之多賢
言美質係乎蓋陶之效如此也
○蘇氏曰稱人之
善必本其父兄師友厚之至也
慶峯饒氏曰稱人善
已可言厚文推本其
父兄師友乃
厚之至也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
也女音汝瑚音
胡璉力展反
器者有用之成材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簋簠皆
宗廟盛平
黍稷之器而飾以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

論語大注 卷之五

○吳省菴引羅子器與瑚
璣不可看作兩樣。瑚璣不
過於器中指其實而論
○虛文而曰子貢人中之貴
重也。瑚璣器中之貴重也。
以瑚璣方子貢此正所謂
擬不以倫者也。瑚璣雖貴
重畢竟猶是器未至於不
器使子貢能因祭而之所
至而益克其所未至則其
所就固未可量矣。知其不
至於不器。○問子賤與子
貢孰賢。自二子晚年所就
固未知其孰優。但即未去
此言觀之。一則言其尊賢
取功以成德。一則方以瑚
璣之器。子賤言德。子貢言
才。子賤有求益之意。子貢
有自負之意。且家語記未
子賤渡之言曰吾死之後則商也。且益賜也。且損也。好與勝也。若處賜也。好與不若也。若處然則子貢
猶居子賤之下乎。而子貢之終不能至於不器亦可見矣。

○仲弓孔子弟子。姓冉。名
雍。字仲弓。冉有之族。魯人。
少孔子二十九歲。子貢曰
在貧如。容使其臣如。借不
遠怒不深。然不錄舊罪。是
與雍之行也。
○知新日錄曰不可把子
字仲弓。並看。是此心本
休。伊則裏。心休。
○家引曰重厚就本體上
說簡默就言語上說簡是
少說默是不說意

論語力學

也。新安倪氏曰。按明堂位曰。夏后氏之四達殷之六
也。瑚周之八。簋是商。曰瑚。夏曰璣也。此因舊註想因
何案。瑚在上。璣在下。而誤取外方。子貢見孔子以君子許
內圓曰簋。外圓內方曰簠。
子賤故以已為問。而孔子告之以也。然則子貢雖未
至於不器。其亦器之貴者歟。○程子曰。瑚璣可施禮於
於四方。可使與賓客言而已。○朱子曰。子貢畢竟只
是器。非不器也。子貢是器之貴者。與賤器不同。然可
賈而不可賤。左於宗廟朝廷。而不可退處。此子貢之
偏處。○南軒張氏曰。瑚璣雖貴。然未免於可器也。賜
能因其所至而勉其所未至。則亦何所限量哉。○雙
峯饒氏曰。用之宗廟。故曰貴。盛黍稷。故曰重。飾以珠
玉。故曰華美。子貢之才。可使從政為卿大夫。是貴重
也。而又有言語文章之可觀。是華美也。○胡氏曰。器

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此以為有用之成材者。因
下文瑚璣而加重其詞。爾。○或問子貢未至於子賤
之君子。與雲峯胡氏曰。子賤亦未。便是不器之君子。
特子賤能有所取。以成德。可充之。以至於不器。子貢
雖有用之成材。尚有所
闕而未至於不器也。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

雍孔子弟子。姓冉。字仲弓。魯人。佞口才也。○程子曰。有德
入於不善。故學不貴佞。○朱子曰。佞是無實之辨。又
曰。佞是捷給便口者。不是語。是箇只快人。却未問
是不是。一時言語便抵當得去。撰得說話也。好。
如子路。何必讀書之言。子曰。惡夫佞。佞者。是也。仲弓
為人重厚簡默。而時人以佞為賢。故美其優於德而

論語力學

○尤西用日德人以口給
精神專在德人故德人之
意多發人之意少而不能
自覺其仁也。
○蒙引云屢母也猶言祥
往也○愴之者蓋君子也
○講述云屢愴於人之
正人也。
○蔡晉江制記云看來亦
不相正人惡之據也辨給
一時雖足動人然心口既
不相副終被人識破雖衆
人亦惡之也。

○全體 蔡氏真氏
○全體 陳氏 蔡虛存
○全體 備氏
○案陳饒之說不同胡雲

病其短於才也。慶源輔氏曰仲弓從事於敬恕以求
右又在德行之科而夫子稱其可使
南面今或者又以不佞為嫌則決非務外而事內者
故以為重厚簡默也人情徇死而不事內求名而不
務實故以不
佞為賢。

子曰焉用佞樂人以口給屢愴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焉於

禦當也猶應答也給辨也愴惡去聲下同也言何用佞乎

佞人所以應答人者但以口取辨而無情實徒多為

人所憎惡爾。慶源輔氏曰佞人性口以禦人浮淺躁
妄發言成文雖若可聽然其情實則未

必如此心口既不相副自然招尤而取愴也○我雖
新安陳氏曰口才雖俗人所賢而實正人所惡我雖
未知仲弓之仁然其不佞乃所以為賢不足以為病

也再言焉用佞所以深曉之。厚齋馮氏曰左氏傳云
寡人不佞蓋以佞為才

衛以祝鮀之佞治宗廟然顏子為邦之問夫子則告

之以遠佞人蓋木訥者近仁多言者數窮佞多朱言

不佞不害其為賢也○新安陳氏曰或人稱仲弓之

佞而短其不佞夫子不輕許仲弓以佞而反喜其不

佞○或疑仲弓之賢而夫子不許其佞何也曰仁道
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如顏子亞聖猶
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况仲弓雖賢未及顏子聖人

峰一之未嘗審焉
○胡雲峰似是陳饒陳新
安全是胡雲峰又是陳饒
之說
○朱公遷亦同于陳饒之
說
○虛齋曰全體非謂仁之
全體乃人全體之也全體
所謂仁以為己任也不息
所謂死而後已也

固不得而輕許之也

蔡氏曰全體是天理渾然無二
息之間愛之理心之德本字所以訓仁之義為甚於
全體不怠四字所以盡仁之道為甚於只此十字之
約不惟諸儒累千百言莫能盡而前賢所論仁
字溥博精深千條萬緒莫不總會於十字之中矣○
勉齋黃氏曰當理而無私心朱子據所聞於師者而
言此章即已之所見而言全體二字已足以該當理
無私心之義加以不息二字又五字未盡之旨蓋亦
因其所已聞而發其所獨得故于文文字章雖引師
說而或問乃曰仁者心之德而愛之理也自非至誠
盡性通貫全體無少間息不足以名之則亦引前章
之說以釋後章之旨亦足以見前說之義為詳且密
也○陳氏曰仁惟此心純是天理無一毫人欲之私
乃可以當其名全體云者非指仁之全體而言乃所
以全體之也○西山真氏曰仁者兼該萬善無所不

備如人之頭目手足皆具然後謂之人也○雙峯饒
氏曰此體字當作活字看即君子體仁之體仁之體
本全故體此仁者不可以不全○雲峯胡氏曰全體
而不怠如真蔡之說則仁之體本自渾全如陳饒之
說則是以入全體之愚玩朱子之意仁道至大是說
仁全體而不怠者是說仁者之人故著仁者字蓋仁
只是人之本心所貴乎仁者於此心本體無一毫之
虧欠又無一息之間斷也○新安陳氏曰胡氏通主
仁者之人之說自是程子曰公而以入體之則為仁
此體仁之說也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仁以為己
任弘也死而後已毅也仁者本心之全德必欲以身
體而力行之全體此仁即弘也一息懈在此志不容
少懈此不息即毅也必如此始足以參透全體而不
息者之語歟○通旨朱氏公遷曰愚承先君子之教曰
仁之二字以成德言者不易言蓋無所不體而自然
不息者聖人也能全體之而不免有息者亞聖者也

體之未必能全而息之之時又多者仲弓子路以下
是也若原憲之克伐怨欲不行而遠以為仁則非惟
未加不息之功而實不知全體之妙矣○又按指仁
之全體而言則為自然之德性自人能全體不息之
而言則為體道之成德此皆專
言之仁皆可謂之以德言也

○史記倉子傳孔子開
○家語云漆雕開蔡人字
子若少孔子十歲習尚
書不樂仕孔子曰子之齒
可以仕矣時將過子若載
其言曰吾斯之未能信孔
子說焉

○山堂考索前集十漆雕
子者啓後孔子弟子著書
十二篇

○虛齋曰吾子路使子羔
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
以其未學也

○陸象山曰古人觀道良如家常茶飯故開曰吾斯之未能信斯此也

○晦菴文集會點漆雕已見大意綱謂大意者得非天理流行之效聖賢作用之氣象與二子胸中源

○漆雕開曰吾斯之未能信斯此也

○蒙引云論之者其將
有大成就也

○近思錄第一云曾點漆
雕開已見大意故聖人與
之

○李南軒曰漆雕開已見
大意謂見得學問大頭腦
處故夫子悅之是悅其學
之大非徒悅其志也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悅

漆雕開孔子弟子字子若蔡人斯指此理而言信謂真

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也開自言未能如此

曰未能真知此理而無毫髮之疑
則正當學時未是學優而仕時
未可以治入故夫

子說其篤志
程子曰不先自信何以治人○程子曰
斯之丁字甚大有所指而言如事君忠

事父孝皆在這箇道理若自信得及則雖欲不如此
不可得若自信不及如何勉強做得欲要自信得及
又須自有所得於這箇道理上見得透全無些子疑
處方是信○斯只是這許多道理見於日用之間君
臣父子仁義忠孝之理於是雖已見得如此却自恐
做不盡不免或有過差尚自保不週雖是知其已然
未能決其將然故

○程子曰漆雕開已見大意故夫
曰吾斯之未能信

子說之
程子曰大意便是本初處若不曾見得大意
如何下手做工夫若已見得大意而不做工夫
做工夫亦不可斯者非大意而何若推其極只是性
蓋帝之降衷便是○陳氏曰開於心體上未到昭晰
融釋處所以未敢出仕其所見處已自高於世
俗諸儒但其下工夫不到頭故止於見大意爾

又曰
古人見道分明故其言如此

或問開未能自信而程
子以為已見大意是道

子以為已見大意是道

子以為已見大意是道

子以為已見大意是道

子以為已見大意是道

子以為已見大意是道

子以為已見大意是道

子以為已見大意是道

分明何也。朱子曰：人唯不見其大者，故安於小，惟見之不明，故若存若亡。一出而入，而不自知其所至之淺深也。今開之不安於小，如此則非見乎其大者，不能矣。卒然之間，一言之對，若目有所見，而手有所指者，且其驗之於身，又如此其切，而不察其欺也，則其見道之明，又為如何。然曰：見大意則於細微，容或有所未盡。曰：見道分明，則固未必見其反身而誠也。○慶源輔氏曰：人惟見道不分明，故所言含糊不決。今開斷然以為未能信，未可以任而治人，故知其見道分明也。○胡氏曰：謂之見道分明者，凡毫釐之未信，皆自知也。

謝氏曰：開之學無可考，然聖人使之任，必其材可以仕矣。至於心術之微，則一毫不自得，不害其為未信。此聖人不能知而開自知之。
慶源輔氏曰：聖人明於知。

○杜靜庵筆記云：信之良以篤志言，不必兼所就不可量之意。

入何不能知，但其未信之實，毫釐纖悉，其材可以仕處，與意味曲折，不若開自知之精耳。

而其器不安於小成，他日所就，其可量乎。夫子所以

說之也。朱子曰：據他之材，自可仕，只是他不欲如

此小用了。又欲求進，是他先見大意了。方肯不安於小成。若不見大意者，只安於小成。耳。如人食藜藿，未食芻豢，只知藜藿之美，及食芻豢，則藜藿不足食矣。又曰：他是不肯便做小成，所謂有禾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問：開之未信，若一理見未透，即是未信否。曰：也不止說一理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為須是真見得，不義不辜，處便不可以得天下。若說略行不義，略殺不辜，做到九分也，未甚害也。不妨。這便是未信處。這裏更須玩味省察，體認存養，亦會見得未定，恁地而不可不恁地。所謂脫然如太寐之得醒，方始是信處。○開所謂斯是

他見得此箇道理了。只是信未及。他眼前看得濶。只是踐履猶未純熟。他是見得箇規模大。不入這小成窠。坐曾點被他見得高。下面許多事皆所不屑。到他說時。便都恁地脫灑。想見他只是天資高。便見得恁地都不曾做工夫。○點見得高。却於工夫上有疎略處。開見處不如點。然有向進之意。點規模大。開尤縝密。○論資稟之誠。則開優於點。語其見趣超詣。脫然無毫髮之累。則點賢於開。然開之進。則未已也。○慶源輔氏曰。器言其志量也。所見者大。所知者明。則其志量自然不肯安於小成。其進進不已之意。不至於大而化化。而不知之神。不止也。則他日所就果可量乎。○胡氏曰。開得其大。而不礙於小。○饒峯饒氏曰。集註釋悅字有三。朱子謂悅其篤志。程子謂悅其已見大意。謝氏謂悅其不安於小成。其實相貫。惟其見大意。故不安於小成。惟其不安於小成。故篤志。○按程氏遺書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集註采之。

○存疑。不此與居九夷同意。浮海亦不是。泛往。莫有所遇耳。謂道不行。無所往矣。吾將乘桴浮於海。海上高夷之君。或有所遇乎。子路聞之。喜。夫子之與已。○此言衣敝緼袍。章是道也。何足以減意。同程註。子路以為突然。故夫子美其勇而訕之。竄恐未是。○游立軒說。登云。子路之意。亦是終身誦之之意。程

以曾點事在後。不欲學者躐之。故去上二字。○雲峯胡氏曰。已見大意。已字有意味。蓋漆雕開已見大意。而未析其微。曾點已見大意。而易略於細。使一子之學。各有所進。則其已然者固如此。而其未然者。豈不正於此也。已。字當如此看。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

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與平聲材與我同古

賢君也子路勇於義故謂其能從已皆假設之言耳

註謂子路以為實然次產疑之良是

○講述曰存疑以海為發行道於海外以子路之喜為自量未必然

○知新目錄曰材字及木从才木如木焉聖賢木小不同用之宜各有別故此下取材二字

○鄭申甫曰此勇字不是勇力之勇當是急流勇退之勇此材字亦不是裁度之裁端的是个材字道一不行而即去豈不是好勇過我然而材之用於天上者不同小材有小用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可也木材有太用拯溺舟也木以開太平全賴聖人主張木子抱此木材一去不願如天下蒼生何此是其無所取材處所以子路聞言有悟卒從夫子若於行而不倦他日語又入曰不在無義欲潔其身而亂大倫終之日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則深有所得於無所取材之訓也○鄭玄曰無所取材者無所取於梓材以子路不解微言故戲之耳一日無所取材言難取於已古字也

哉同邪畏曰無所取哉者言唯取於已無所取於他人哉
○考韻書材通作財載通作財今文周易后以財成天地漢書財擗財察財幸引決自財並與裁同裁度也

此歎與欲居下九夷同意 子路以為實然而喜矣子之譽故未

于美其勇而譏其不能裁度待洛 事理以適於義也

慶源輔氏曰聖人欲澤海豈有憤世長往之意其憂時閔道之心蓋有不能自己者子路不惟今日遂以未子為必行而喜其與已其平日所為多傷於剛果而不能裁度以適義如率爾之對迂也之言皆是也未子所以教之○胡氏曰得時行道使天下無不被其澤此聖人之本心世衰道否至於無所容其身豈聖人之得已乘桴浮海雖假設之辭然傷時之不我用也如子路之勇於義不以流離困苦而一其心故謂其能從我是皆憂深思遠而形於言也子路不知未子之本心而喜夫子之與已可謂直情徑行而無所怖度也○汪氏炎昶曰集註能不能字是揚而抑之處所能者稟賦之剛果所不能者學力之未至也

○新安陳氏曰既云勇於義又云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何也蓋勇於義是略見天意能勇於行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是不能審察精義而有誤勇決行之者故其仕於衛也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為義而死之是勇於義不知食出公之食為非義是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也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仁德在心天理存已難窺不可知亦有不必知意

子路之於仁蓋日月至焉或在或在不能必其有

無故以不知告之

又問子曰由也半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

乘去周用齋王意云仁者當理無私而治賦或未必當理只是才質做得去耳此所以為行與才之別

○李南黎曰此題不可下亦為仁也提要重仁道之難意孟武伯是以才之可見而疑其為仁夫子則以亦之一字而不與其仁

乘去

○周用齋王意云仁者當理無私而治賦或未必當理只是才質做得去耳此所以為行與才之別

○通章問答只就上行上說
與其才者正是不與其仁
處不可把仁與才平看仁
與才兩字亦要分曉仁在
心才亦心之作用處但仁
乃全体之善才則一節之
長耳但講內只宜開說不
必謂其一節之仁說者每
分仁與才而二之則誤矣
獨不觀夫子許管仲如其
仁亦以才言之乎

○朱子曰仁譬如一盆油
一般無此子夾雜方喚做
油一點水在裏面便不
純是油了渾然天理便是
仁有一毫私欲便不是仁
了○虛齋曰不知也者難
其說也蓋不能必其有亦
不能必其無

○古者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四井為邑一井除公田凡八家四井三十二
家為一邑故五畝之宅二畝半在田一畝半在邑十至小邑千室大邑計田一百二十五井地方十餘里
大國百里十分之一也百里之國稱千乘故十室之邑稱百乘

○公西赤字子華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子貢曰齊莊公而能肅志通而有禮攝相兩君之事焉雅有節
是公西赤之行也○大戴禮云黃帝輔轂衣大帶帶帶也固結之名束束腰五者服必束帶帶以緝皂
為之有紳垂者曰大帶雖燕居之服亦有之禮服則加革帶以皮為鞶以犀王金銀或骨為飾帶上飾
曰鞶
○衍明云東帶立朝為官
者皆然
○存疑問圣人許三子之
才而不許其仁仁与才如
何分豈其所以治賦治兵
治邑者尚有未仁耶曰仁
者心之全體純於理也才
者人之所能稟於氣也有
才者只隨他才氣做去亦
能有成但恐未必純乎理
又其慮慮自然外恐未能
及且或長於此短於彼仁
則天理渾然泛應曲當誠
於此動於彼若夫子之得
邦家立斯立道斯行綏斯
來動斯和子之勇藝礼
樂瑣瑣不足言矣此亦与
仁之別也

賦兵也古者以田賦出兵故謂兵為賦春秋傳杜預註也通義求也後凡

言春秋所謂悉索所白敝賦是也左傳襄公八年悉

傳者同索敝賦是也索言子路之才可見者

如此仁則不能知也朱子曰仲由可使治賦

才也不知其仁以學言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

也不知其仁也

千室大邑百乘卿大夫之家宰邑長上家臣之通號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

知其仁也

赤孔子弟子姓公西字子華魯人○朱子曰渾然天

便是仁仁有三毫私意

三子雖全體亦是仁苟於一事上能當理而無私心

亦可謂之仁否曰不然蓋纔說箇仁字使用

以全體言若一事上能盡仁便是他全體是仁了若

全體有虧這一事上必不能盡仁纔說箇仁字便包

盡許多事無不當理而無私了所以三子當不得箇

仁字聖人只稱其才聖門工夫不過居敬窮理以修

身也由求只是這些工夫未到故夫子所以知其未

若若能主敬以窮理工夫到此則德性常用物欲不

○虛齋曰夫子之所說亦三子之所自能也

○象山語錄曰夫子問子貢曰汝與回也孰愈子貢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此又自著了夫子氣力故夫子復語之曰弗知也時有姓吳者在坐遂曰為是尚嫌少在先生因語坐間有志者曰此說與天下士人語未必能通曉而吳君通敏如此雖諸君有茫然於此不能及也吳遂謝謂偶然

○焦氏筆乘云顏子之學未之屬空而子貢以多學而識失之夫子曰女與回也孰愈彼其自及也乃曰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猶然憤憤耳故夫子曰弗知也言其真不如顏子非誇之也

心存而有其仁及私意橫生一有間斷則是心以而無其仁矣將以為有則有時而無將以為無則有時而有既不能必其有無則以不知告之○勿軒熊氏曰此與後篇由可使有勇求可使足民亦願為小相章五見兵財禮樂乃國之大政而三子之才皆足以當之見聖門有用之學然治事之才易見本心之德難全故夫子皆不許其仁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女音汝下同

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

○鄭申甫曰二者一之對子貢只為二字一聞打不透撞得透便見道之全體便是知十矣非有自一而三而四云以至於十也此論甚妙

○轉述云因下理曉得萬理是知無不盡故曰知十因此事曉得此事則所知有限故只曰知二

一數之始十數之終二者一之對也胡氏曰十者數之所至而言一者一之對顏子明睿余例所照即始

而見終子貢推測而知因此而識彼無所不說音告

往知來是其驗矣程子曰子貢之知亞於顏子知至而未至之也○深子曰明睿所照

推測而知兩句當玩味明睿所照如明鏡在此物來畢照推測而知如將些子火逐些子照去○慶源輔氏曰聞一知十不是知一作限定知得十件只是知得周備始終無遺聞一知二亦不是聞一作限定知得二件只是知得通達無所執泥知得周備始終無遺故無所不說知得通達無所執泥故告往知來然思與睿亦非兩事但有生熟之異始則思而通久則明睿生而物無遺照矣又曰惟是生知之聖人則全

○先進篇云回也非敢後者也於吾直無所不說

體昭著不待推廣若夫學而知之者則須居敬窮理
漸漸開明固不能無淺深之異也○胡氏曰顏子之
於吾言無所不說可為知之驗子貢之告諸往而
知來者可為知之驗又曰聞一知十豈有事可道
哉亦以况顏子明指舉
首見尾而已所不及耳

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吾與女集解包氏之說

與許也○胡氏曰子貢方人夫子既語以不暇又

問其與回孰愈以觀其自知之如何聞一知十知

去之資生知之亞也聞一知十中人以上之資學而

知之之才也子貢平日以包方回見其不可企

○代醉編曰包氏云既然
子貢弗如復云吾與女俱
弗如者所以慰子貢也曹
操祭橋公之目仲尼弗不
如顏淵註亦引此為證
○蒙引云言汝以為不如
而汝是誠弗如也然汝既
肯許以為弗如則有可進
之機矣吾許汝弗如之說
也
○陽明子曰子貢多學而
識在聞見上用功顏子在
心地上用功故聖人問以啓之而子貢所對入只在知見上故聖人嘆惜之非許之也
○鄭申甫曰賜之自知乃德性之真知正其本體之一處一便可貫萬便可融乎二與子之迹而故於
此便是一貫之學夫子許之方所以提醒子貢使知一自勾用不致求於一與十也

二及故喻之如此夫子以其自知之明而又不難於

自屈○朱子曰凡人有不及人處多不能自知雖知亦
不肯屈服如子貢自屈於顏子可謂高明夫子
所以與其弗如之說○慶源輔氏曰自屈生於自知
自知之明則不容於不自屈也且自知之明則不安
於已知不難於自屈則不盡
於已至此夫子所以許之故既然而又重許之

此其所以終聞性與天道不特聞一知二而已也

曰聖人之道太段用敏悟曉得底敏悟曉得時方擔
荷得去如子貢雖所行未實然他規極是曉得擔荷
得去使其見處更長一格則所行自然又進一步聖
門自曾顏而下使用還子貢如再閱非無德行然終
是曉不甚得擔荷聖人之道不去所以孔子愛呼子
貢而與之語意蓋如此○新安陳氏曰孔門穎悟莫

○代辭編曰李漢序韓文
目有論語解十卷吾吳南
濠都氏家藏古本韓文中
有之但其說特與今不同
○韓文有朽者王承福傳
者說文朽所以塗也秦謂
之朽開東韻之機朽音烏
或作朽誤疑或作塊變
○徐若泉曰子謂宰予自
棄最可惜天地間除是朽
木方不可離除是糞土之
糞方不可移也宰予未便
至此何乃自棄不足責矣
是夫子喚醒他不是以宰
為朽木糞土
○存疑曰可離可移底人誤之則能奮振不可離不可移雖誅之亦不能奮振以有為矣故曰於予與
何哉

○甲鏡云觀是稽考意不
遺信之也改是改謬言信
行之失

衍水溢白

○鄭臣虎曰子曰二字更
繼之詞息而復起更轉二
法以責之此二字乃記者
大得精神處

如顏子子貢可以亞之所以終得聞性與
天道與一以貫之豈局於聞一知二者哉

宰子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
於子與何誅朽許久反朽音
汗與平聲下同

晝寢謂當晝而寐朽腐也雕刻畫也朽鏹莫官反也言
其志氣昏惰教無所施也新安陳氏曰志謂心志氣
則教無施處如朽木糞土謂血氣志先惰氣隨而昏
雕畫之工無施力處也與語辭誅責也言不足責
乃所以深責之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

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行去聲

宰子能言而行不逮故孔子自言於予之事而改此

失亦以重去聲警之也慶源輔氏曰宰予以言語稱於

然論喪則欲其短論仁則病其愚對社則失其義至
此晝寢而夫子深責之且自言於予之事而改此失
則能言而行胡氏曰子曰疑衍文不然則非一日之

言也范氏曰君子之於學惟日孜孜毗祭反而後

已惟恐其不及也宰子晝寢自棄孰甚焉故夫子責

之胡氏曰宰子不能以志帥氣居然而倦是宴安

○敬孝影切說文云戒也

○易乾卦象辭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之氣勝傲戒之志惰也古之聖賢未嘗不以懈惰荒
 寧為懼勤勵不息自彊此孔子所以深責宰予也聽
 言觀行聖人不待是而後能亦非緣此而盡疑學者
 特因此立教以警羣弟子使謹於言而敏於行耳
 蔡氏曰學者誠能立志以自彊則氣亦從之不至於
 昏惰何有於晝寢故學莫先於立志○慶源輔氏曰
 玩理以養心則志不昏以志而師氣則氣不惰志不
 昏氣不惰則有受教之地而聖人之教可得而施也
 朽木不可雕糞土之牆不可括正以喻其志氣昏惰
 而教無所施耳聽言觀行聖人明睿所照不待是而
 後能至誠與人不遊於詐故非緣此而盡疑學者
 仁以體物教人不倦故因此立教以警羣弟子也

○因學紀聞也申棖鄭康成云蓋孔子弟子申棖史記不申棖字周家語云申棖字周今史記以棖為
 傳寫之誤也申棖申棖一人余○後漢王政碑有棖字之書無申棖之欲亦以棖為棖則申棖申棖一人
 余○開元封申棖召陵伯又封申棖曾伯宋祥符封棖文登侯又封棖淄川侯並列從祀失於詳致論語
 釋文也

○鄒東郭曰世之負氣好
 勝者類託於剛以自命果
 余則行行之由愈於如愚
 之固而加舍升堂北宮入
 室矣

○微言曰剛與勇異勇就
 作用發聲言剛主心休言
 是人心清明露出的一段堅
 凝依段自強不息是從中
 養純粹中來勿就堅強不
 論講者字指人且虛

○孫淮海曰或以申棖為
 剛就氣質上說夫子是就
 他心中神帶隱微處識破
 ○吳無障曰欲下若一個
 心字極有意欲念結在心
 怒身不解不比外面偶然
 感觸底還有個分散之日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然焉得剛

焉於
 虞反
 ○講述云剛是就少天理一私不留見之先字之固凡百利害禍
 福皆不足以掃蕩其中故曰堅強不屈

剛堅彊不屈之意最人所難能者故夫子歎其未見
 申棖弟子姓名○然多嗜時利然也多嗜然則不得

為剛矣
 問欲欲何分別○宋子曰無心欲
 字虛有心欲字實二字亦通用○程子曰人

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謝氏曰剛與慾正相反
 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為物撓之謂慾
 故常屈於萬物之下自古有志者少無志者多宜夫

也○張用若曰焉得二字
偽不是看不可作不能看
○存疑此所謂剛即會子
大夏孟子所謂浩然之氣
也必自反而縮然後從千萬
人吾往集義然後能生浩
然之氣故曰根也慾焉得
剛云○富貴不能淫貧賤
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所
謂剛在孔門惟顏會而已
及此顏不幸而歿死而曾
則尚幼宜夫子之未見也

子之未見也根之慾不可知其為入得非悻悻下頂反

自好者乎新安陳氏曰孟子集註悻悻故或者疑以

為剛然不知此其所以為慾耳程子曰九人有慾則

在養之可以至焉○宋子曰剛是堅強不屈卓然有

立不為物欲所累底人故夫子以為未見○凡人纔

貪一件物事便被這物事壓得頭低了纔有些慾便

被他牽引去此中便無所主焉得剛○曾齊蔡氏曰

范氏謂剛者天德惟無慾者乃能之神龍惟有慾是

以人得求其慾而制之亦得而食之聖人無慾故天

下萬物不能易也蘇氏謂有志而未免於慾者其志

嘗屈於慾惟無慾者能以剛自遂某聞之師曰剛者

外雖退然自守而其中不計於慾悻悻者外雖有屈

疆之貌而其中實有計較勝負之意即此便是慾聖

人觀人直從裏面觀出見得他中無所主只是色莊
便是慾了○胡氏曰剛則已大物小凡天下之可欲
者皆不足以動之所謂伸於萬物之上是也慾則已
小物大隨其意之所貪俯首下氣以求之所謂屈於
萬物之下是也所以相對而相反有此則無彼也○
西山真氏曰所謂勝物者謂立志堅強不為外物所
奪凡榮辱得喪禍福死生皆不足以動之如孟子所
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勝
物非剛暴恃氣求以勝人之謂也為物掩之謂慾言
陷溺於物欲之中不能自克如為物遮覆掩遏而不
能出也○雙峰饒氏曰悻悻只是色厲底人孟子所
謂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是也此
等八外面雖似剛其中心不過為名這便是自好使
是慾節所謂色厲而內荏也○厚齋馮氏曰根之剛
乃血氣之剛夫子所言乃義理之剛也血氣之剛物
慾得以屈之惟義理之剛則不為外物所奪爾○雲

峰胡氏曰孟子論浩氣曰至大至剛此天地之正氣也悻悻自好客氣也或人於申張惑其剛之似而夫

子識其不剛之真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

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子貢言我所不欲人加於我之事我亦不欲以此加

之於人此仁者之事不待勉強故夫子以為非子

貢所及宋子曰欲無加諸人此等地位是本體明淨發處盡是不忍之心不待勉強乃仁者之事

子貢未到此田地而還作此言故程子曰我不欲

○李九我曰子貢所道便是怨之事夫子言非賜所及便道子貢不能怨何者夫子之道不過忠恕即中庸我未能一之語則夫子尚不敢以怨自居怨豈容易哉故他日子貢問終身行夫子以恕教之可見怨非子貢所及也

○吳無障曰非爾所及不是評論子貢之造詣乃是就不欲無加地位論其不可易能意蓋難之詞若言女形骸未化物我未離便非口氣

○姚承菴曰此但就本上看子貢之言說得太容易太自然只在一無字上夫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却

○王陽明傳習錄云如諸君若我所不欲也無加諸人我所欲也出乎其心之所欲皆自然而然而非有所逼勿施于人則勉而後能此仁怨之別也

○林希元曰夫子語想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又曰施於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這个意非禮勿視聽言動之勿尚須用許多力氣正子貢所當從事者却舍這个意思直曰無過於自任矣故夫子斥之

○朱引云自然者仁也仁之地也非子貢所及仁怨只是生熟之分

○高甲云曰夫子之文章夫子之雅言也於威儀何與且威儀何以言聞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

論語大注 卷之五

○徐魯泉曰：不知夫子凡

文章可見，處在在皆性與

天道。豈性與天道之妙文

別在文章之外耶？予貢意

見甚淺，其字間所得盡露

出來。

○錢緒山曰：夫世與天道

夫子既言矣，又何不可

得而聞也。聞之以無聞而

得之，以無得也。至是而子

貢始可與語道矣。

○李南黎曰：未聞性道以

前，可聞者固格於不可聞

之外。既聞性道，以後不可

聞者，即在於可聞之中。須

子貢真知聞之，可與不可

而知其有真聞矣。

○講述云：天道以在天言

為，元亨利貞，性節天之所

與。後者以在人言，為仁義禮智，本是一理，但以所屬而異名耳。不可得聞，不專指性道微妙，重不輕教上

然，所以不輕教者，助以禮之微妙，故也。

○杜靜堂筆記云：性與天道既言之，且言則非絕不言也。但學者智不及，及此雖有聞，若無聞，爾故曰

道不可得而聞也

○性是人心中所具之性，天道是夫所運行之道，然性與天

文章德之見

賢遍反 下同 性天風非，一道德義，與字，寤與，天道見夫子未嘗不說

曰：威儀德之見乎容貌者

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

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其實一理也。言夫子之文章，曰

見乎外，固學者所共聞，至於性與天道，則夫子罕言

之，而學者有不得聞者，蓋聖門教不躐等，子貢至是

始得聞之，而歎其美也。

問子貢是因文章中悟性，天

道，抑後來聞孔子說，抑采子

貢是後來聞孔子說，曰：文章亦是性，天道之流行發

見處，曰：固亦是發見處。然他當初只是理會文章，後

來是聞孔子說性與天道，今不可硬做，是因文章得

後來地位高，方語以性與天道。爾○新安陳氏曰：堯

之文章，朱子釋以禮樂法度，與此不同者，堯達而在

上，其文章見於治天下，夫子窮而在下，其文章惟見

於吾身在天下，故以禮樂法度言在吾身，故以威儀

文辭言也。

○程子曰：此子貢聞夫子之至論而歎美之言

也。

王氏曰：此理在天未賦於物，故曰天道，此理具於

人心，未應於事故曰性，節元亨利貞，仁義禮智是

也。文章至顯而易見，此理至微而難言。○西山真氏

曰：文章二字之義，色錯而成文，黑白合而成章，文

者粲然有文章者，蔚然有章，文章可聞，夫子平日以

身教人，比威儀文辭自然成文，有章者皆是所謂吾

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也。若性與天

道，則淵奧精微，未可遽與學者言，恐其臆度精想，馳

不可得而聞

心玄妙及躡等而無所益故罕言之論語僅有性相近一語亦已是兼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至於性易方云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一陰一陽之謂道繼善成性方是正說性與天道亦可謂罕言矣子貢後來始得聞之而有此歎也

○衆引云惟恐有聞其急於行也

○存疑曰所聞未能行惟恐有聞故朝焉有聞朝即行之夕焉有聞夕即行之

○尤西川曰子路之學在事故唯恐有聞顏子之學在心故語之而不惰子路在篤上見顏子在篤上見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前所聞者既未及行故恐復

給也○范氏曰子路聞善勇於必行聞人自以為弗

及也故著之若子路可謂能用其勇矣

須喫盡方好喫不盡又增加亦徒然○南軒張氏曰

圍人學養馬者

○李南終曰好學下問須看得有斟酌好學只是國政民事之聞有古人所行載在典禮可法者文字能表政考究耳未必能寔效之也下問只是國政民事之間如鄉校之議聞闢之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

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孔文子衛大夫名圉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學

有所聞而實味副勇者之所恥也唯恐有聞則其篤於躬行可知聞人記此亦可謂善觀子路者矣然此之得子善拳拳服膺而不失者則未免有強力之意耳○慶源輔氏曰人之有勇多有用於非所當用者子路之勇用以力行真能用其勇矣○勿軒熊氏曰子路勇於力行而致知工夫不及所以死於孔悝之難○或曰此即子路聞斯行之之勇聞人以爲弗及而著之夫子以爲兼人而退之何也雲峰胡氏曰著之者聞人弗及其行之勇推敬之辭也退之者夫子恐其徒事乎行之勇陶成之術也

論章野之言文子能屈已下詢之耳未必能實行之也。好學則能上撥典籍之類。下問則能下筌。然庶之美。故謂之文。行事雖無足類。而一段學問便取之。此可見為政者亦重學問也。○袁了凡曰。子貢之問。固疑其不得為文。夫子之答亦非全許其為文也。看是以謂之文。口氣言。當時立論之意。只以是二者而謂之文耳。其好學非夫子之所謂好學。如顏子之類。特當時之所謂好學也。其下問亦必非切問近思之行。夫子以當時之事。就當時之意而評之。○講述云。敏而好學。孔顏亦不過此。不耻下問。大舜亦不過此。文子能之。只為一善。蓋就文子之學問而言耳。

多息位高者多恥下問。位高自驕多。故諡法有以勤學好問為文者。蓋亦人所難也。孔圉得諡為文。以此而已。○蘇氏曰。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之疾通於初妻之娣。大計文子怒將攻之。訪於仲尼。仲尼不對。命駕而行。疾奔宋。文子使疾弟遺室。孔姑及其為人如此。而諡曰文。此子貢之所以疑而問也。春秋左氏傳云。哀公十一年冬。衛大叔疾出奔宋。初疾娶于宋。于朝。子朝宋人衛大夫其娣。疾出朝。出孔子使疾出其妻。出宋朝之女。而妻之。疾使得人誘其初妻之娣。實於桓。衛邑而為之。一官如二妻。文子

○此預曰。外州衛邑。

○左傳云。經緯天地曰文。在氏註。經緯相錯。故織成。

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文子遂奪其女。不嫁太叔疾。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奪太叔疾之軒車。以獻於君。恥是二者。以奪妻奪軒。二事為恥。故出衛人立其弟遺。遺疾之弟。使室孔姑。孔姑文子之女。疾之妻也。使遺室之。孔文子之將攻太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胡簋禮器也。夏曰。胡曰。簋則當學之矣。甲兵之事。孔子不沒其善言。能如此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孔子不沒其善言。能如此亦足以為文矣。非經天緯地之文也。史記諡法。解惟嗣王業建功于牧野。終將葬。乃制諡。遂叙諡法。諡者行之迹。號者功之表。有木功則賜之善號。以為稱也。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太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出於已。名出於人。各謂諡號。經緯天地文。道德博聞文。勤學好問文。慈惠愛民文。愍民惠禮文。賜民爵位文。○朱子曰。此章因論諡而發。然人有下善之可稱。

聖人亦必取之此天地之量也。○問孔姑事如此不好便敏學好問濟得甚事。曰古諡法甚寬所謂節以一善言只有一善亦取之節者節略而取其一善也。孔文子固是不好只敏學下問亦是他好處。周禮諡只有三十八字不成說孔文子與文王一般蓋人有善多者則摘其尤善者一事以為諡亦有以有一善則只取其一善以為諡而隱其惡如孔文子也是也惟無一善可稱而純於惡然後名曰幽厲耳。○如織布緝經是直底緯是橫底經天緯地是一橫一直皆是文理故謂之文。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此便是經緯天地之文。○胡氏曰日月星辰風雨霜露天文也。山嶽河海草木花卉地文也。微而鳥獸蟲魚皆有文焉。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經天之文也。封山濬川若草木鳥獸緯地之文也。天文繫乎上地文陳乎下。聖人處乎中而經緯之所以裁成輔相之以為用也。○厚齋馮氏曰諡法之為文者六而勤學好問

○此表子產有君子之道亦取節意也。恭敬惠義俱是本之心而應之專心俱是稱美。勿當不足之意。恭只是謙遜敬只是謹恪。然不在容貌上說惠則愛利愛民在心利民在事。總在寬一處使非役使乃駕馭約束之意。義則立法度紀綱以防其侈奢却屬嚴一處四其字實玩有指以為的意。四事空說為如如用定事略証如善辨子羽善遜子皮恭也於事簡公繼事定公敬也。顧甲贖教子常與誰嗣之歌者惠也。辨章服飾刑書來與人之說者義也。

居其一歟
取諸此歟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

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

恭謙遜也敬謹恪也

輔氏曰首篇釋恭為莊敬此又釋為謙遜。首恭敬謙遜皆禮之端緣此下文有事上也敬故以謙遜釋恭。謹恪釋敬蓋謙遜乃恭之實而於行己為切謹恪乃敬之實而於事上為宜也。惠愛利也使

民義如都鄙有章

都建旗縣鄙建旂當時鄭國多強族分食都鄙必多後僭故子產限之使城郭車旗章服各有尊卑也

○左傳子產從政二年與人諷之曰取我衣冠而布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共與之及三年又諷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予產而死誰其嗣之。註曰後畜也。者後者畏法故畜藏取我田疇而伍之。○盧未人目一說不必以實事填入愚謂便是駕馭裁處之謂。○存疑亦行也恭主容說

○夏父弗忌為宗伯，宗廟昭穆之祀。

○高中女曰問，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吳氏曰：數其事而稱之者，猶有所未至也。如何曰：後儒成心未去，每事苛求，自大賢而下，皆不免焉。

○講述云：註謂數其事而責之，其所善者多，數其事而稱之，猶有所未至，以是別文仲子產尚未甚，蓋既已三不仁三不知，他善何用，既有四君子之道，即有未至，亦小失也。人鄭文仲安能及子產。

○立諫政制參辟見左傳，公六年三月鄭人鑄刑書于杜預，注云：立諫政即作立賦，在四年制參辟，謂用三代之末法，又云：鑄刑書於鼎以為國之常法。

○孫淮海曰：平仲沮夫子尼溪之封，而夫子猶稱其久交之善，可見聖人之量，貴同大地。
○李南穀曰：晏平仲不知仲尼而仲尼稱其善交，何也？曰：林之中，實不足之意也。交而敬，此一介士之交也。平仲為大夫，執國

逆祀也。傳是與兄善為君，何應在下。今齊居國上，故曰逆祀。仲尼曰：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展禽柳下惠也。文仲知其賢而使在下，位不立，于朝也。廢六關，雲開陽關之屬，凡六關所以禁絕未遊而廢之。妾織蒲以爲席，是與民爭利。三不仁也。作虛器，謂居祭之室而山節藻梲也。有其器無其位，故曰虛。縱逆祀，聽夏父弗忌，齊魯公祀爰居，爰居海鳥也。三不知也。又按家語顏回篇曰：置六關，王肅云：六關，關各曾本無此，關文仲置之，以稅行客，故為不仁。傳曰：廢六關，未知孰是，姑併錄之。數其事而稱之者，猶有所未至也。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是也。今或以一言蓋一人之事，蓋一時皆非也。厚齋馮氏曰：自其立諫政作立賦，制參辟鑄刑書，意之其所未盡者，誠多也。自春秋之時言之，知君子之道者，誠寡也。聖

人之言，褒不溢，美不溢，惡稱其所長之多，而所短自不能掩爾。○雲峰胡氏曰：集註於使民義獨跡其實而言者，子產為政三年，與人頌之曰：我有子弟，子產教之，我有田疇，子產植之，及其卒也，孔子聞之曰：古之遺愛也。先儒云：子產精神全在義字上，夫民之所以頌之，夫子所以取之者，以其惠而能義，孟子所謂惠而不知為政，姑指濟人一事而言爾。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自楚楚終不驕不吝，其之盛也。是聖人論豫之六二，介于石，敬所以為善。南軒張氏曰：聖人論豫之六二，介于石，不瀆為知幾，蓋其道易以陵夷，非正其志者莫之能守也。交久而敬不衰，亦可謂善矣。聖人於人雖一善

敬所以為善。南軒張氏曰：聖人論豫之六二，介于石，不瀆為知幾，蓋其道易以陵夷，非正其志者莫之能守也。交久而敬不衰，亦可謂善矣。聖人於人雖一善

政固能中貴人矣夫子蓋謂其交雖久僅能敬而已云

○講述云交以敬義有二意一謂久則易狎而禮損簡義一謂久則易厭而情懈懈意惟始終其禮不變其意不懈是久而敬也

○臧孫辰魯大夫公族也孝公生信伯彊字子臧辰其會孫以王父字為臧氏魯莊公末年與聞國政至文公朝前後執政四十餘年當世以為賢

○人物考云臧文仲展哀伯之孫也文仲嗣世為大夫

○許櫛曰山以象其聲藻以象其潔斗拱增韻作拱枅枅亦雅云枅大者謂之拱枅說云櫛也務民義竟雅也篇

○王琬濤曰龜能知未來凶故事之欲為趨避計耳大夫持身謀國不能自決行止乃聽於冥冥之靈故曰不知民義是朱傳添出何如其智猶云是何等樣智語亦疑制

必錄未地之心也○龜齋黃氏曰朋友人倫之一可不敬乎攝以威儀招勸以善一有不敬則失朋友之道矣惟其久而敬也則愈久而愈親拍肩執袂以為氣合酒食遊戲相徵逐以為生死不相背負未有能全交者也夫子美平仲之善交友之道盡於此矣○葉氏少蘊曰夫子在齊與平仲處者八年故知其如此○新安陳氏曰常人之交初則敬久則玩久而玩必不能全交久而不登初心之敬所以為善交也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稅何如其知也稅章悅反

臧文仲魯大夫臧孫氏名辰魯孝公生信伯彊字子臧辰其會孫諡文居

猶藏也蔡太邇也古許蔡邇君之守龜出蔡地因以為名長尺有二寸節柱頭

斗拱也藻水草名椳梁上短柱也蒸為藏龜之室

而刻山於節畫俗作畫藻於椳也當時以文仲為知孔

子言其不務民義而諂瀆鬼神如此安得為知春秋

傳所謂作虛器即此事也宋子曰卜筮事聖人固欲人信之然藏龜須自有合

當處今乃如此是他心惑於鬼神一向倒在卜筮上安得為知古說他僭若是僭便是不仁了今只主不知言大夫不藏龜於家乃因立此說臧文仲在當時人說是非常底人孔子直見他不是處便見得聖人微顯闡幽處○南軒張氏曰所貴乎知者為其明見理之是非也方其時世俗以小慧為知故於文仲有感焉夫子明之使人知夫所謂知者在此而不在彼也○新安陳氏曰不務民義本文無此意然諂瀆鬼神者必不務民義務民義者必不諂瀆鬼神二者常相關變運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

故曰不知民義是朱傳添出何如其智猶云是何等樣智語亦疑制

○林希元曰君子居是邦非其大夫聖人言此所以垂教也

尹。至僖公二十三年子玉為令尹。二十八年子玉死。為呂臣為令尹。三十三年子玉為令尹。其後子文之死。傳又曰。令尹子文卒。鬬般為令尹。則是卒又為令尹也。卒而子文繼之。三仕三已。別無所考。子玉之為令尹也。子文先為之。治兵而子玉復治之。子玉死。為呂臣為令尹。其後子玉又為令尹。子玉呂臣子之上。間子文太宰執其政。以代其缺。鬬又曰。左氏僖公二十三年。秋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為之。功使為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二十七年。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蔞。杜氏謂子文欲委重於子玉。故略其事為賈。曰。子之傳政於子玉。以靖國也。蟻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按此傳政之說。亦舊政告新之證。但子文之傳政。子玉乃以令尹賞戰功。城濮之役。又重其事權。以行此。所以啓子玉好戰而致

○杜預云成得臣子玉也

敗也。其他事。是以夫子但許其忠而未許其仁也。或蓋可想矣。

令尹子文忠矣。孔子不許其仁。何也。釋子曰。此只是忠。不可謂之仁。若比于之忠。見得時便是仁也。○問令尹子文之忠。若其果無私意。出於至誠惻怛。便可謂之仁。否。宋子曰。固是然。不消泥他事上說。須看他三仕三已。還是當否。以舊政告新令尹。又須看他告得是否。只緣他大體既不是了。故其小節有不足取。如管仲之三歸反玷。聖人却與其仁之功。者以其立義正也。故管仲是天下之大義。子文是一人之私行。取。張氏師魯曰。未知焉得仁。當為二句。集註於令尹子文始之。以未知終之。以未許於陳文子始之。以未知終之。以不許各為兩節。且又有輕重於其間。必讀作二句。然後文義方通。而得集註之意。

學弒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

○陳文子名須無。姓田氏。陳敬仲完奔齊。改姓田氏。三傳為文子事莊公。生相。

子無字無字生釐子陳公
事景公乞生陳恒遂弑簡
公

○蒙引曰據馬十乘亂
邦不危只說得薄便下仁
字不得設使其所以去亂
者皆出於義理之當然而
脫然無所累非有不得已
於利害之故者亦仁矣故
尺曰未知非斷其不仁也
其且焉得仁亦曰如其事
如此亦未便見得是仁耳

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
二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
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自
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去
聲

崔子齊大夫名杼直呂
齊君莊公名光陳文子亦齊

大夫名須無十乘四匹也

通考石山金氏曰四馬
共駕一車因以四匹為

則十乘乃十甸之地其采邑之大可知
違去也文子

潔身去亂不使弑逆之可謂清矣然未知其心果見
惡得汗其身

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然無所累乎抑不得已於利害

之私而猶未免於怨悔也故夫子特許其清而不許

其仁春秋襄公二十五年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

君光左傳齊棠公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

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

美而美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

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子其無冠乎

而使之曰音必將報欲弑公以說故置而不獲問公

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聞公

凡昔子朝于齊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

使公來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氏入于室與崔

子自側戶出公推盤而歌命姜氏侍人賈舉止粟

從者而入閉門甲與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

自及於廟弗許皆曰君之臣行疾病不能聽命近於

○子張好爲菴，其所迷
二子事大，都人情所難，特
在事迹上論，故夫子只與
其行而不與其仁。蓋忠矣
清矣，乃一節之善，而仁則
心德之全，仁者必忠必清，
而忠清者未必仁也。

○高中文曰：問子張未識
仁體，以其小者，信其大者，
何如？曰：仁與忠清不可以
大小論，蓋仁乃心德，而忠
清則事迹之可見者也。若
能純乎理而無私心，則忠清便
即是仁，不然亦只是忠清而已。
故云：只在心上看，不在事迹上
看。子非不識仁體，乃以事迹而
信其心耳。非可謂以忠清之小者
而信仁之大者也。仁無大小，苟
純乎理，更小可以爲仁，苟不純乎
理，更大不可以爲仁。故有至小之
仁，有至大之忠清。曰：仁體何如？
曰：知過可以觀仁。

而清可以知仁，則知仁，天德微矣哉。

反據將侯，又有淫者，不知命，二命，干板行夜，言夜得而
人受崔子命討之，不知命，命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
隊，遂殺之。

○愚聞之師曰：當聲理而無私心，則仁矣。

宋子曰：有人事當於理而求必無私心，有人無私心
而處事又未必當於理，惟仁者內無私心而外之處
事又當於理，須表裏心事一皆
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之私，乃可。今以是而觀二子之
事，雖其制行去聲之高，若不可及，然皆未有以見其必

當於理而真無私心也。子張未識仁體而悅於苟難，

荀子不苟篇曰：君子行不貴苟難，遂以示者，二子之
唯其當之爲貴，注當謂合禮義也。

信其大者，仁。夫子之不許也，宜哉。讀者於此更以正

章不知其仁，雍也仁而不佞，及孟
後篇仁則吾不知

之語，憲問克伐，并與三仁，微子箕
夷齊之事，求仁觀
怨欲不行，子比干。

之則彼此交盡而仁之爲義可識矣，問陳文子之清

使聖人爲之，則是仁否？程子曰：不然，聖人爲之亦只
是清忠。○宋子曰：仁者，心之德，聖人所以不許二子
者，正以其事雖可觀，而其本心或有不仁也。子文三
仕三已，略無喜愠，盡以舊政告之，斯尹。文子有馬十
乘，棄之如敝屣，然此豈是易事？後人因孔子不許之
以仁，便以二子之事爲未足道，此却不可須當思。二
子所爲如此，高絕而聖人不許之，以仁者，因如何便
見得二子不可易及。仁之體段實是如何，切不可容
易看。○二子忠清，只就事上說，若比于夷齊之忠清，
是就心上說，比于夷齊是有本底忠清，裏有仁。

是就心上說，比于夷齊是有本底忠清，裏有仁。

二子之忠清只喚做忠清。○問子文文子之事。程子謂聖人爲之亦只是清忠。夫聖人無一事之非仁。而乃云爾者何也。南軒張氏曰。程子之意大要以爲此事只得謂之清忠。然在二子爲之。曰忠曰清而止矣。仁則未知也。在聖人事或有類此者以其事言亦只得謂之忠清。然而所以然者則亦不妨其爲仁也。如伯夷之事雖以清且之亦何害其爲仁乎。○胡氏曰。不知其仁謂非全體不息者不足以當之也。仁則吾不知謂仁則天理渾然自無克伐怨欲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之也。殷有三仁謂三人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故不辨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夷齊之仁謂皆求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也。夫全體者無虧欠也。不息者無間斷也。至於外若無虧欠間斷而中之私意根萌猶在焉亦不得謂之仁。必其見於事者皆當於理而發於心者皆無所私然後可以謂之仁也。○雙峰饒氏曰。論語言仁有以德言者

有以事言者如雍也仁而不佞。問子路仁乎。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難。皆是以德言。子文文子未知焉。得仁夷齊求仁得仁。殷有三仁皆是以事言。以德言非全體而不息不足以當之。以事言則須當理而無私心。乃可以當之。顏子於仁可言全體。仲弓便不可謂之全體。顏子三月不違庶幾久而不息。日月至焉能至而不能久不可謂之不息。夷齊三仁事當理而心無私故皆可謂之仁。子文文子之事非特心未能力無私而事亦不當理何以得爲仁乎。程氏復心曰。全體不息太段從體上說來當理無私太段從用上說來全體不息是盡仁之實當理無私是求仁之要。子路冉求文子子文下偏之性事偶當乎理者也。不可以外著之似而託其仁也。仁體乎事。事當乎理。固可因用以見其體之該性。即理而理無不在也。仁根於心。心雜乎私不可以用而託其仁之全情出於氣而氣或有偏也。孔子罕言仁亦不輕託人以仁其

罕言也欲求之事物之實而不虛慕其仁之名也其
不輕許也不因其事為之小而遂與其仁之大也知
此可以知心德之全矣○涂潛生曰忠者未必仁也
而仁者未必有不忠清者未必仁也而仁者未必不
忠與清皆仁中之下事心能全此仁則忠與清在其
中子文子子之事未知其果當於理而真無私心故
不許其仁者以其出於一時之勉強耳今以他書考之
子文之相去聲楚

所謀者無非僭王猾戶左傳莊公三十年夏之事楚殺令尹子元以

鬪穀於菟為令尹僖公二十三年楚成得臣伐陳取
焦夷子文以為功使子玉為令尹子文為令尹凡二十
八年注杜氏曰按莊公三十年楚成王立九年矣
僖公二十三年即成王之三十六年也楚自武王二十
七年僭稱王魯桓公之八年也武王五十年卒
子文王立文王十三年卒子堵敖立堵敖五年卒弟

○齊齊典云云是及獲見

成王立僖公元年楚成王之十四年也楚伐鄭鄭即
齊故也五年楚鬪穀於菟滅弦六年楚子圍許許男
面縛銜璧乃釋之十二年楚人滅黃十五年楚人伐
隨二十年隨以漢東諸侯叛楚鬪穀於菟帥師伐
隨取成而還二十一年宋人以為鹿上之盟以求諸
侯於楚楚人許之諸侯會宋公于孟楚執宋公以伐
宋已而釋之二十二年楚人伐宋宋公及楚人戰于
泓宋師敗績公傷股明年宋襄公死二十三年楚師
伐陳討其貳於宋也此僭王猾戶之事也仁山
金氏曰楚自熊通僭號是為楚武王至魯莊公二十
年子文為令尹僖元年楚人伐鄭與齊桓公爭諸侯
連年侵伐於是齊為陽穀之會僖之四年齊桓有次
陘之師雖受盟於召陵而明年子文身有滅弦之師
以據江黃道桓又明年楚人圍許與齊桓公爭鄭僖
之十一年伐黃明年滅之十五年伐徐齊桓公救徐
而楚卒敗徐於婁林及齊桓公卒僖之二十年子文

身有伐隨之師以爭漢東諸侯二十一年宋襄公為孟之會而楚執宋公以伐宋又明年敗宋師于泓取鄭二姬以歸子文無諫也二十三年得臣伐陳取焦夷城頓而子文以令尹賞之及晉文公立而楚伐宋伐齊子文又重子玉之權以遺之卒以致敗然猶爭霸不已凡此皆僭王猶夏之事朱子云如管仲三歸反地聖人却與其仁之功者以其立義正也故管仲是天下之太義子文是下人之私行耳

文子之任齊既失正君討賊之義上不能規正莊公次不能誅杞弒逆

金氏曰崔杼之弒君申鮮虞責問丘嬰曰君昏不能正危不能救死不能死申鮮虞尚以責嬰况陳文子為大夫其不能正君討賊安得無罪

又不數歲而復反於齊焉左傳襄公三十七年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

如晉告趙孟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

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構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注杜氏曰按襄公二十五年崔杼弒齊君是時陳文子出奔二十六年不經見二十七年文子有弭兵之說則文子自出奔復反於齊凡二年同考石山金氏曰陳文子出入皆不見於春秋襄公二十五年經書齊崔杼弒其君光不書陳須無出奔二十七年宋向戌弭諸侯之兵齊人弗許陳文子請許之其六月齊慶封陳須無皆至會則是崔子弒君之三年文子已復反於齊預其太政而傳不明言其反也其九月崔氏內亂慶封為杼攻崔氏盡俘其家杼至無所歸繼而死傳不言陳文子與謀與否二十八年文子又主朝晉之謀其冬文子父子始與謀攻慶氏于朝須無以公歸慶封奔吳齊盡召群公子攻殯莊公尸崔杼于市焉其後文子卒其子無宇用事則其不仁亦可見至其孫乞厚施於國至桓弒簡公

矣。宋子曰：仁者，心之德而天之理也。自非至誠盡性，通貫全體，如天地一元之氣，化育流行，無少間息，不足以名之。今子文仕於蠻荆，執其政柄，至於再三，既不能革其僨王之號，又不能止其猾夏之心，至於滅弦伐隨之事，至乃以身為之，而不知其為罪。文子立於淫亂之朝，既不能正君，亂亂，又不能先事而察，身至於篡弒之禍，已作，又不能上告天子，下請方伯，以誅其賊，去國三年，又無故而自還，復與亂臣共事，此二者，平日之所為止於如此，其不得為仁也明矣。然聖人之言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雖不輕許而亦不輕絕也。學者因其言而反以求之，則於仁之理與人之所以得是名者，庶幾其可默識乎。○雲峰胡氏曰：子文知有楚而不知有周，以春秋尊王之義責之，不仁矣。文子知有已而不知有齊，以春秋討賊之義責之，不仁矣。○新安陳氏曰：論至此，則其事不當理而心之私可見矣。未子只言未知焉，得仁而朱子直

○左傳：秋，季文子將聘，晉使求禮，喪之，以行。其人曰：將焉用之？其人，文子曰：豫備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八月乙亥，晉喪公卒。

研極而愈精，從人情上起思，則机智之端隨利資而紛熾，故作聖者思也。而鑿大真，洞本休，有亦思也。想文子三思，只在人情事變上推求，故夫子聞而曰：再思可矣。
○季文子之三思與微生高之乞醯為鄰，可以相參看，前也以地中有大理人欲相勝之機，張子云：聖人不教人，避凶道，皆只教人以真信勝之，此可以破世俗之論。

○高中玄曰：季文子蓋多慮多疑，不能甘決，每事必三思而行，故夫子譏之。子曰：聖人之教，因入而施，由也，兼入則教以父兄在求也，退則教以聞斯行之。文子不三思，不思而患多思，故譏之。如此，如遇寡思之人，又必別有教示，不如此之三矣。
○代醉編曰：人稱文子三思，夫子不悅之曰：再斯可矣。蓋曰：再且未能何以三三也。使能再思，不黨寡而絕賂專權，而與丘共砥

斷其為不仁，蓋本章外究竟到底之斷案也。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朱子曰：再，去聲。

季文子魯大夫名行父，每事必三思而後行，若使

去下晉而求遭喪之禮，以行亦其一事也。左傳：文公六年，季文

子將聘于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杜子註：聞晉侯病，故餽而晉襄公果卒。斯語辭，程子曰：

為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為善矣。然至於再則

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感矣。故夫子譏之。朱子曰：天

義理斷之，則是非當否，再思而已。審以私意揣之，則利害得喪，萬變而無窮。思止於再者，欲入之以義制

以思已矣。不得其解者，乃云三則私意起而反惑。若然，則中庸所謂思之不得，弗措，管子所謂思之思之，又重思之，與臣勸諸葛恪十思者，皆非也。

○丘瓊山曰：三思後行，張子以為聖人深美之詞。若自在他處，再斯可矣。况能三子先師以為聖人不許之詞，若曰：文子雖賢，斯可矣。恐未能三也。一言不致而回，以見入肯三思者之難得也。

○李雨黎曰：此節當與孟子所惡於智節參看。蓋天下之理本自易簡，初思而得之矣。更加一番沈潛，便疑似光微，可坐照而行之。成天卜之事，自有餘裕。若此外更加轉展，無他則將以弊鑿之私失其自然之妙，欲以智真而反助愚事矣。非利害之私起而反惑之謂也。可非謂所行就思上說其可已而可行，意見在矣。

○蒙引云：三思者，謂所思已審而後復展轉思之無已也。非謂三思量為三思也。

言言大全 卷之五

事而不流於利害之私也。○思之未得者，須審于細，思到思而得之方是一思。雖見得已是，又須平心更思一遍。如此則無不當。○問：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所思豈止於三日橫渠云未知立心惡多思之致疑已知立心惡講治之不精講治多思莫非術內雖動而何厭推此求之可見。○潛室陳氏曰：若為學之道則不厭思此只為應事言之耳。

○愚按：季文子慮事如此可謂詳審而宜無過舉矣。而宣公篡，立文子乃不能討。

反為擊之使齊而納賂焉。豈非程子所謂私意起而

反惑之驗歟。左傳文公十八年二月公薨，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專，襄仲宣公

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惡太子視

其母弟宣公元年夏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會于平州，齊地以定公位，篡立者諸侯既與之會則不得討。臣子殺之與弑君同，故公與齊會而位定，通考仁山金氏曰：季文子縱襄仲殺適立庶於是，矚宣公之短，黜莒濮之賞，以奪其權，賂齊侯之會以固已位。其後宣公患其專與公孫歸父謀去之，宣公薨季文子惡歸父而恨宣公又假立庶之罪而逐之，始終無非私意矣。是以君子務窮理而

貴果斷，都玩不徒多思之為尚。問：再斯可矣。只是就

說在學者窮索義理則思之，而又思之，愈深而愈精，豈可以數限而君子物格之至者，萬事透徹事

物之來皆有定則，則從容以應之，亦豈待臨時方致其思不審此語，只是文子事抑眾人通法皆當以用

為可耶。不容有越思耶。而程子又何故只就為惡一邊說也。朱子曰：物格知至者，應物雖從容然臨事豈

論語大全 卷之五

三十四

○游立軒說卷云智字乃
是發舒自見之意非行所
元事之謂也丘月林曰
中无事可見句是說他可
及未是正說智處凡其立
顯居官事上接下通達明
透處方是智

○鄭申甫曰武子愚不在
不避艱險在所以處艱險
處委曲蹈晦不肯露其智
惟不自露其智而以愚行
之故能成事當城公与元
阻訟時晉侯殺士榮則誠莊子
謂之

○袁了凡曰按齊子衛九世公族也其父名速古者公族世為大夫父死然後子繼之僖公二十五年
經書衛侯燬卒前文公也明年經書公會衛甯速盟于向甯成公即他之後而其父猶執政蒞盟則武子
未嘗事文公明矣集注誤也朱子見文公時武子不見于經傳故云無事可見然武子之智恐非無事之
謂也如文公四年經書使甯速來聘淇露形弓之對何其明也諸如此類皆可言智

○按無事可見者文公有
道而能行事武子無事之
可行也又一說當文公之
時武子事不見于春秋經
傳又一說文公有道而武
子之事無可見于天下後
世者初說為優

○踐土鄭地王子虎主卿
士王庭杜注踐土宮之庭
角時從成公在外

可不思况未至此豈可不熟思耶故以再思為眾人
之通法蓋至此則思已熟而事可決過則惑矣○雙
峰饒氏曰窮理是思以前事果斷是思以後事○陳
氏曰理之明則是非判斷之果則從違決○新安陳
氏曰務窮理明也貴果斷決也明於左思之初決於
既思之後若不明不決而徒多思則愈思而愈惑矣
豈立人思之則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
其愚不可及也知去聲

甯武子衛大夫名俞按春秋傳武子仕衛當文公成
公之時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此其知之可及
也成公無道至於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間盡心竭力

不避艱險凡其所處上聲皆知巧之士所避避而不肯
為者而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此其愚之不可及也
左傳僖公二十八年衛侯聞楚師敗績楚成王與晉文
公戰于城濮衛地也楚師敗績懼出奔楚初晉侯將
伐曹假道于衛衛弗許晉伐衛衛侯請盟晉人弗許
衛侯欲與楚國人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聞
楚敗出居襄牛衛地以避晉而遂奔楚遂適陳使元
咺奉叔武以受盟元咺衛大夫叔武衛侯弟使攝君
事以受盟于踐土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或訴
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
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音狩夷叔即叔武六月晉人
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甯俞時從衛侯在
外故與衛人盟衛侯先期入甯子先入欲安喻國
人長岸音臧守門以為使去聲也與之乘而入長岸

○踐土鄭地王子虎主卿
士王庭杜注踐土宮之庭
角時從成公在外

長岸音臧守門以為使去聲也與之乘而入長岸

與甯子共載而入國公子歃犬華仲前驅歃市專反
華去聲二子並衛大夫衛侯遂驅掩甯子未備叔武
將沐聞君至喜披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
罪也枕去聲之股而哭之歃犬走出公使殺之元咺
出奔晉多會于溫詩不服也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
為輔鍼其廉反莊子為坐坐獄為坐士榮為太士治
獄官也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元咺又不宜與
君對坐故使鍼莊子為主又使衛之忠臣及其獄官
質正元咺蓋今長吏有罪先驗吏卒之義衛侯不勝
三子辭屈故不勝殺士榮則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
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真諸深室甯子職納橐籥焉
橐音託衣囊也館音旃糜也甯俞以君在幽隘故親
以衣食為已職言其忠至所慮者深元咺歸平衛立
公子瑗環衛公子適也○僖公三十年夏晉侯使鑿
衍酖衛侯衍鑿名晉文欲殺衛侯而罪不至死故使
鑿因治疾而加酖毒甯俞貨鑿甯子視衛侯衣食故

○哀了凡日不觀光即不
能齊變不沈悔則不能免
○盧未人曰古之豪傑善
自稱每以濟大事如留侯
之為韓彭公之為唐皆不
可及之愚也彼陳審王允

得相謀乃以貨賂鑿使薄其酖公為去聲之請魯僖
公為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穀與珪同一玉相
合曰珪王許之襄王許之秋乃釋衛侯杜氏曰按左
氏僖公二十五年衛文公卒子成公立僖二十六年
即位成公元年也經稱公會衛甯速盟于向甯速莊
子也則莊子嘗逮事成公矣至僖公二十八年傳稱
甯武子與衛人盟于洹武子各俞逮之子即成公
即位之二年也以此考之甯莊子當死于成公三年
左右而後子俞為大夫則武子未嘗事文公集
註謂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與此少異○程
子曰邦無道能沈晦以免患故曰不可及也新安陳
氏曰朱子謂其不避艱險程子以為能沈晦者
者蓋於艱險中能沈晦非避事也亦有不當患者
比于是也朱子曰邦無道時全身退聽人皆能之武
子不全身退聽却似愚然又事事處置得

若不烈然而死，惟不能為武子之愚，故徒殺其身而甚國之難。君子有遺議焉，程子以沈晦為愚，故謂此子不當愚。
○蒙引云：在朱子則以盡心盡力，不避艱險為愚，以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為其愚之不可及也。此正意也。在程子則以沈晦為愚，以免禍為不可及也。意與朱子不同，故在爾外。

去且不表著其能，所以為愚不可及也。又曰：武子九世公族，與國同休戚，却與尋常無干涉，底人不同。○成公失國，若智巧之士，必且隱避，不肯出武子竭力其間，至誠懇惻，不避艱險，却罷脫禍患，幸得兩全，非能沈晦，何以致此？若比以智自免之士，武子却似箇愚底人，但愚得來好。若使他人處之，縱免禍患，不失於此，必失於彼。○他人於邦無道時，要正救者，不免禍患，要避患者，又却偷安。若武子之愚，既能韜晦，以免患，又自處不失其正，此所以不可及。○問：甯武子世臣，他人不必如此，曰：然。又看事如何？若羈旅之臣，見幾先去，則可若事已爾，豈可去？此事最難，當權其輕重。○雲峰胡氏曰：武子於衛為公族，比于於紂為父族，皆與國存亡者也。特衛成公之患在外，欲免之，非沈晦不可。紂之惡在已，不諫之而諉於沈晦，亦不可。程子所謂亦有不當愚者，最見時中之義。○新安陳氏曰：以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及稱南宮不廢。

免刑戮，遠伯玉任，卷懷等例之，則有道而知當是發舒以自見，無道則愚當是韜晦，而無為今證以武子之時，與事無事，可見反謂之知盡忠濟難，反謂之愚何也？蓋處有道而安常者，易處無道而濟變者，難武子當文公時，安常處順，知者行所無事，此可及之知也。當成公之失國，國家多事，而能竭忠冒險，保身全君，此知者所避，而不敢為，乃若愚而具為之，非真愚也。柳子厚曰：甯武子邦無道則愚，知而為愚者，也不得為真愚是也。○石山金氏曰：愚謂避之似愚也，患難不巧避，沈晦不招禍，而能委曲以濟君，此其不可及也。程子此段，又是章外之意，蓋比于是王族少師甯武子，是九世公族，邦無道之時，皆當正救維持，甯子以沈晦維持，迄能有濟，而且免患，使衛侯出入始終以亂，亦是甯子欠正救之功，不無失諫之過。蓋文公不禮重耳之時，甯已自失諫，公昔華從楚，又失諫，其疑叔武，又失諫，已盟而疑先期而入，又失諫。

其再入也。賂殺元咀及子瑕，又失諫，夫君無道而不諫，但務沈默，以兩全之，雖不可及。然君子濟世，以愚為尚，亦有所不當者，故又出此七一條以補此章之意。

○子在陳，自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在簡，斐然成章。

知所以裁之 與平聲。斐然，形容不事文采，自有天然章彩，可現成章。左當明者，大謝自成一，個片段，即就狂簡骨子上看，不是對來章也。

此孔子周流四方，道不行而思歸之歎也。

子凡三至陳，有匡人之難，反衛，再適陳，蓋經宋、雒之難，主司城貞子家，后又自陳適蔡，有絕糧之厄，遂如

陳，在陳久之，反衛，明年即自衛反魯，此言蓋發於三

中行，章及孟子未篇觀之，則意極明備。吾黨小子指

阿遠大而不局於近小，質在真率而不屑為繁瑣，如

尤西川曰：狂簡之簡，非阿於事，世味淡消，於事自簡，若略於事，是廢事也。孔子何以取之？既略於事，何謂斐然成章？○又曰：狂者進取，必有其實，大言無實是妄也。豈孔子之所謂狂，不知所以裁之，慮其任

順習流於偏弊而不自知也。

○姚承菴曰：裁者，因其廣大，使盡精微，因其高明，使道中庸，所以二字當味。

○徐若泉曰：成，竟，是錦然，余，體裁之是裁，勸，製成，衣服，可穿著，群賢，造詣，須經夫子手段，若未裁，全人

成就，后學之心，終是不及，故欲歸而裁之。

門人之在魯者，狂簡志大而略於事也。斐然成章，言其文理成就，有可觀者，裁，割正也。夫子初心欲行

其道於天下，至是而知其終不用也。於是始欲成就

後學，以傳道於來世，又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其次

子不得中行而以為狂士，志意高遠，猶或可與進於

道也，但恐其過中失正，而或陷於異端耳。

故欲歸而裁之也。

問何故只思狂士不及狷者？宋

狷者只是自守，得些便道是了。所謂言必信，行必果

者是也。○成章是有首有尾，雖在簡，非中，然却做得

○孟子盡心篇云：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

這箇道理成箇物事不是半上落下故聖人雖謂其在簡不知所裁然亦取其成箇道理大率孔門弟子隨其資質各能成就如子路之勇真箇成一箇勇冉求之藝真箇成一箇藝言語德行之科一齊被他做得成了○成章是做得成片段有文理可觀蓋他狂也是做得箇狂人成○問孔子欲歸而裁之後來曾皙之徒而表而歌全似老莊聖人既裁之後何故如此曰裁之在聖人聽不聽在他○慶源輔氏曰天凡學者易得狂在簡之病非篤志為己者不能免也雖琴張曾點猶或墮於此失志意高遠即所謂志大也過中失正即其略於事者也夫凡人之志意高遠則勢利拘絆他不住故或可與進於道然溺於高遠又有脫略世故之弊故過中失正而或陷於異端是以不可不有以裁之而使歸於中正也○覆庵程氏曰在簡者志大而略於事宜其梗槩疏率乃能斐然成章者蓋其稟氣英明賦質堅勁雖致廣大而不庸

○披伯夷名尤字公倍叔齊名智字公達伯叔以長幼別之夷齊其謚也○今關寧隱伯夷名元叔齊名致此刻本恐誤乎
 ○氏族大全為墨氏不為墨胎氏
 ○春秋少陽篇云伯夷姓墨名元一名元叔齊名智

於精微然其規模之廣大實非卑下者所能攀雖極高明而不屑於中庸然其志趣之高明實非平凡者所能企也其立心行事豈不斐然可觀但各務所得非得聖人以裁之則廣大雖可觀而精微有味究高明雖可喜而中庸有未協且有琴張曾皙皮之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矣○新安陳氏曰狂者易過中失正得聖人裁之則得中正矣
 狂則必貴於裁裁則不終於狂也

子曰伯夷叔齊不食蕪粟怨是用希
○怨希直是無怨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
史記列傳索隱孤竹君是殷湯所封相傳至夷齊之父姓墨胎氏名初字子朝伯夷名元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夷齊其謚也地理志云孤竹城在遼西令支
 孟子稱其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與鄉

○孔叢子，詭孤竹，君姓墨，名有。

○墨子之墨，路史作默。○路史又墨，白，為覆姓，索隱同之。

○墨合之，台諸書皆作官，索隱特作胎，索隱之說，大凡本于韓詩外傳。

○論語疏引用春秋少陽篇論語音注，陸德明取之。

○有說詳見陶宗義輟耕錄九卷，張鼎思代醉編十七卷。

○湛甘泉曰：何以不念舊惡也？惡惡不留於心也。何以怨是用希也？無心之惡，誰得而怨之。

○存疑曰：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妍媸因物之肖取，人之有惡從而惡之，人既能改，則不復念矣。蓋所惡者，惡其惡也，非惡其人也。若惡其人，則追念不絕矣。

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免焉。其介如此，亦特而有分。

寫若無所容矣。然其所惡，易路之人能改，即止。故人亦不甚怨之也。

○程子曰：不念舊惡，此清者之量。又曰：子之心非夫子孰能知之。

伯夷曰：其惡惡直是惡之，然能不念舊惡，却是他清之好處。伯夷平日以隘聞，故特明之。

○伯夷叔齊不念舊惡，要見得他胸中都是義理。人之有惡，不是惡其人，是惡其惡耳。到被他既改其惡，便自無可惡者。今人見人有惡，便惡之，固是。然那人既改其惡，又從而追之，此便是因入一事之惡而遂惡其人，却不是惡其惡也。

此與不遷怒一般。其所惡者，因其人可惡而惡之，而所惡不在我，及其能改，又只見他善處，不見他

惡處。聖賢之心，皆是如此。○南軒張氏曰：以夷齊平日之節觀之，疑其狹隘而不容矣。今夫子乃稱其不念舊惡，何其宏裕也。蓋於其所為，亦率夫天理之常，而其胸中休休然，初無一毫介於其間也。若有

一毫介於其間，則是私意之所執，而豈夷齊之心哉。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呼。

○孰謂鄰人之于知禮乎。朱文公見得文法如此類。

微生姓高，名魯人，素有直名者，醯醋也。人來乞時，其家無有，故乞諸鄰家以與之。夫子言此，譏其曲意，徇物，力灼。

美市恩不得為直也。○程子曰：微生高所

必特立獨行之士，如呼孔

○人物考：微生高，一有尾生，魯人，後于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出莊子。

○哀：凡曰楊慎曰：微生高，即微生畝，高曰畝，故微生畝字高，引證甚確。蘇美市恩，訛斥大高，先師嘗論其非。○此書意非其曲意，徇物也。想微生高在當時必特立獨行之士，如呼孔

子名而斥其後亦其一端也故夫子言孰謂高徑情而直行哉看此之醜一事何等委曲濟人因人之求而不敢言無非市恩也乞隣而因以應鄰之惠非掠美也○又一說孰誰也言今之人有誰謂微生高者嘆人不知其直也因舉乞醜一事委曲用意如此直狗迹不謂其直而諛心者深信其直也蓋順此生埋之謂直不惑人心此生理也

○又曰此聖人闢微處人皆矯飾其大而忽其微固知乞醜可以觀人而于駒萬鍾未可以觀入范註未是

○李云惟直道也非譏微微生高也不然乞鄰與人亦是好事夫子何幸刻至此○蒙引云乞諸其鄰而與之又不期其為鄰家坐也故曰掠美市恩一說縱明其為鄰家坐亦思從何出矣皆為掠美市恩

薛方山曰余觀左丘明春秋內外傳殆游夏之流非謂子之倫也故賈逵王肅虞翻韋昭咸高其人論其章句迨宋儒因唐學于謂左氏浮誇柳子又論其說多滯濶謂魯論所載丘明非傳春秋者於是抗一人而二之至論其所謂浮濶及石言於置神降於華之類不知有常必有怪亦陰陽之義也且事有傳察春秋所許以是為浮濶而非辨夫子之所稱述矣鄭來滌誌氏族亦主其說謂傳春秋者左姓丘明名其在魯論者則居于左丘以地為氏者也至考其誌誌實氏族終無左丘氏不亦自相矛盾乎及觀楚紀何子元巡燕雲南時有石言於漢何禱於神蟬飛石裂漢人至今能言之焉可謂死往見余六史子筆歷註左丘明即傳春秋者今山東通志可考見云

○李云獨說丘字左明以兩人都作傳春秋者耳○揚云說左丘明又說丘者正為兩人皆秉春秋之筆存直道于萬世耳

狂雖小害宜為天事有大小范氏曰是日是非曰非有謂有無謂無曰直聖人觀人於其一介之取予通與而于駒萬鍾從可知焉故以微事斷都玩之所以教人不可不謹也朱子曰如此子必如此取只看他小事尚如此到處于駒萬鍾亦只是這模樣范氏云害其所以養心者不在於大此語尤痛切醜至易得之物尚委曲如此若臨大事如何得當纔狂其小便害其大此皆不可謂誠實也○問看孔子說微生高一意雖一事之微亦可見王霸心術之異處一便見得皞皞氣象一便見得驩虞氣象日然○慶源輔氏曰平心順理以應物則為直若有一毫計較作為則不得為直知乞醜以應人之求為不直則知所以為直矣○厚齋馮氏曰人謂申枳剛

夫子以微知其非剛人謂文仲知其夫子以居蔡知其不知人謂微生高直夫子以乞醜知其非直夫子知入之道於衆好之而必察蓋如此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足將

足過也朱子曰是者謂本當如此我却以為未足而添足之故謂之是若本當如此則是自足了及不是足凡制字如程子曰左丘明古之聞人也此類者皆有兩意或左丘明非傳春秋者朱子曰未可知也先友鄧者作各世考之氏姓書曰此人蓋左丘姓而明名傳春秋者乃左氏耳○左丘明所取巧言左傳必非其所作

謝氏曰二者之所恥有也性鄧

詩經卷之三

謝氏曰二者之所恥有也性鄧

也勞事非已所欲故亦不欲施之於人亦通前說與上句皆

謙也後說怨也○朱子曰顏子是治箇驕字子路是治箇吝字顏子之志不以己之長方人之短不以己

之能愧人之不能是與物共○問無伐善無施勞善與勞如何分別曰善是自家所有之善勞是自家做

出來底○無伐善是不矜己能無施勞是不矜己功○南軒張氏曰人之不仁病於有己故雖衣服車馬

之間此意未嘗不存焉子路益欲克其私於事物間者其志可謂用焉而用功可謂實矣至於顏子則又安

焉理之所至何有於己其於善也奚伐為吾之所當為而己其為勞也奚施蓋在乎公理而無物我之間

也學者有心於求仁則子路之事亦未宜忽要當如此用力以為入德之塗則顏子之事可以馴致矣

子路曰願聞古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湛甘泉曰子路何以車
義共敵而無憾也以物同
人者也顏子何以願無伐
善施勞也以善同人者也
失子何以志於老者必懷
朋友信之也以善同人者
猶知也功在我也以善同
人者猶知善勞之在我也
以善同人者之所以為聖
也

老者養之以安朋友與之以信去聲少者懷之以恩

說安之安我也信之信我也懷之懷我也亦通合三下

義方備老者我養之以安而後方安於我○問孔子舉此三者莫是朋友是其等輩老者是上一等人少

者是下一等人三者足以盡該天下之人否朱子曰然○勉齋黃氏曰集註前說是作用後說是效驗後

說與緝斯來動斯和意思相類自是聖人地位但前說却有仁心自然物各歸物之意有天地發生氣象

况顏子子路皆是就作○程子曰天子安仁顏淵不

違仁子路求仁朱子曰他人於微小物事尚戀不能捨仲由能如此其心廣大而不私已

○作交游說何隘也不知
此朋友即指年相若者言
猶曰民吾同胞也合老者
壯者少者左蓋天地間之
人

○蒙引云若安水懷兼內
外說

之

○存疑云子路以物與物共者也。顏子以善與物共者也。聖人則物各付物不待量乎物我之間者也。顏子善與物共子路或未必能及聖人物各付物渾然無迹。顏子則猶有迹也。

矣。非意在於求仁乎。○子路顏子孔子皆是將已與物對說。子路便是箇舍己忘私底意思。今若守定他這說。謂此便是求仁。不成。子路每日都無事。只是如此。當時只因子路偶然如此說出。故顏子孔子各就上面說去。使子路若別說出一般事。則顏子孔子又就他那一般事上說。然意思却只如此。○趙氏曰。求仁猶與仁為二。不違仁則身已居仁而常不去。安仁則心即仁。仁即心安而行之無適非仁矣。又曰。

子路顏淵孔子之志皆與物共者也。但有小大之差。

楚宜爾。程子曰。顏子所言不及孔子。無伐善無施勞。反。○是他顏子性分上事。孔子言安之信之懷之。是。天理上事。○朱子曰。子路有濟人利物之心。顏子有平物我之心。夫子有萬物得其所之心。○子路須是有箇車馬輕裘方把與朋友共。如顏子只就性分上理會無伐善無施勞。車馬輕裘則不足言矣。然以

顏子比之。孔子則顏子猶有箇善勞在。若孔子便不見有痕迹了。又曰。子路底淺。顏子底深。二子底小。聖人底大。子路底較粗。顏子底較細膩。然都是去得箇私意了。只是有粗細。○子路收斂細密。可到顏子地位。顏子底純熟。又展拓開。可到孔子地位。○西山真氏曰。聖門學者誠實端慤。言者即其所行。行者即其所言。苟躬行有一毫未到。斷不敢輕以自誇。子路為久。勇於為善。而篤於朋友。故所願如此。蓋私之一字。乃人心之深害。私苟未忘。雖於骨肉親戚之間。尚不能無彼此物我之分。况朋友乎。子路之言。雖只及朋友。然觀其用心。則其至公無私可見矣。顏淵之志。又大於子路。蓋視己之善。如未有善。視己之勞。如初無勞。觀其用心。雖至堯舜地位。亦歉然常若不足。子路所謂車馬衣裘與朋友共。特顏子善中之一善耳。夫子之言志。又大於顏淵。蓋二子猶未免於用意。若聖人則如天地然。一元之氣運之於上。而天地之間無

一物不得其所不待物物著力然後能之。又非二子所及。然分學者且當從子路學起。必如子路之忘私。然後方可進步。不然則物我之私橫於胸中。如蠹賊如戈戟。然又安能有善不伐。有勞不矜。如顏子乎。况於聖人地位又高又遠。非用力所可到。須德盛仁熟。從容中道。然後不期而自至耳。此非始學之事故。必先學子路之忘私。而後可。又曰子路勇於義者。觀其志。豈可以勢

利拘之哉。亞於浴沂者也。

問浴沂地位。恁高。程子稱子路言志。亞於浴沂。何也。

宋子曰。子路學雖粗。然他資質也。高如久告。以有過則喜。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見善必遷。聞義必徙。皆是資質高。車馬輕。裝都不做事。看所以亞於浴沂。故程子曰。子路只為不達。為國以禮道理。若達便是這氣象也。又問浴沂是自得於中。而外物不能以累之。子路雖未至自得。然亦不為外物所動矣。曰是。

胡氏曰。以氣象觀之。子路發於意氣者也。顏子循其性分者也。夫子則渾然天理者也。子路所以亞於浴沂。以其胸次灑落。非勢利所得拘。使無所滯礙。則曾皙之所至矣。聖人信不可及。顏子地位亦高。誠能先於貨利之間。慕子路之勇決。而去其吝嗇之心。於求仁之方。亦庶幾矣。慶源輔氏曰。子路雖有曾點氣象。而其實亦有不同。曾點是知之事。子路是行之事。浴沂之智。崇共做之行。實。新安陳氏曰。人心天理。本自周流。特為私欲間隔。故不得遂。其與人同適之樂。與入同利之仁。爾。子路之志。雖未能超然如曾點之灑落。然常人認物為己。知有己。不知有人。以子貢尚貨殖。以子夏見孔子尚不改紛華。子路自其敵愾而與人共其輕肥。私欲不間隔。其天理之周流。得遂其與人同利之仁。豈不可亞於曾點。與入同適之樂乎。通。仁山金氏曰。子路言志。亞於浴沂。則曾點亞於顏子。但曾子是德行。曾點是見趣耳。顏子

不自私已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無施勞朱子曰以善者已之

所有不自有於已故無伐善以勞事人之所憚知同於人故無施勞其志可謂大矣然

未免於有意也尚有勉行克治之意至於夫子則如天地之化

工付與萬物而已不勞焉此聖人之所為也今夫羈

居宜音以御馬而不以制牛人皆知羈勒之作在

乎人而不知羈勒之生由於馬聖人之化亦猶是也

先觀二子之言後觀聖人之言分明天地氣象凡看

論語非但欲理會文字須要識得聖賢氣象問夫子如化土

○摘訓云馬絡曰羈馬轡曰勒

及羈勒之喻朱子曰這只是理自合如此老者安之

是他自帶得安之理來友信少懷是他自帶得信之

理懷之理來聖人為之初無形迹如策牛鼻絡馬首

都是天理如此恰似他生下便自帶得此理來○新

安陳氏曰子路物與人共而不為己私者也顏子善

與人同而不為己私者也夫子則廓然大公有造化

物各付物之氣象不為己私不足言矣通考宋氏

公遷曰四書言聖人之道德功業言辭氣象與夫謙

已誨人之辭凡五十四條子絕四以心言聖人顏淵

喟然歎叔孫武叔毀仲尼以道言聖人顏子贊其道

之妙言其不易學者如此子貢贊其道之高言其不

可毀者如此學不厭智也至夫子既聖矣以德言聖

人江漢以濯之至皜皜乎不可尚已子貢賢於仲尼

論語大全 卷之五

用言聖人以子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世衰道微至惟春秋乎以事功言聖人繼往聖開來學則其功賢於堯舜極亂世而反諸正則其功著於春秋宰我舉其統體言孟子即其一事實言見其禮而知其政至未有夫子也以禮樂言聖人豈惟民哉至未有盛於孔子也兼資質德行言聖人仲尼祖述堯舜章孔子之謂集大成至非爾力也兼德行學業言聖人子之所慎齊戰疾子鈞而不綱弋不射宿兼德行事實言聖人子所雅言詩書執禮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子不語怪力亂神以言辭言聖人子溫而厲君子有三變子之燕居寢不尸居不容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此五章見聖人氣象見於容貌之間老者安之至少者懷之子入太廟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此三章見聖人氣象見於言辭之間子食於有喪者之側子與人歌而善子見齊衰者孔子於鄉黨至閭閻如也食不語至必齊如也席不正不坐至立於阼階見齊

○此章夫子傲人以改過意語氣須一氣中下已矣乎嘆此等人不得見于前恐終不得見于後也見過與內訟勿平重在內自訟上訟者如冤家相見更不放他躲避又如兩造相質蓋發其情狀纖悉不遺又如老吏斷獄務要推勘到底不徒曰訟而曰自訟者無所徵發而獨自痛懲不特號告而獨自悔悟也不特曰自訟而曰內自訟者不靠口頭底說說來辨悉不靠皮面底意氣來懺悔只就心中隱念獨知處嘿嘿自訟也如此則能收必矣夫子非絕望天下特欲人如此用功故為激語以

衰者至風烈必變升車必正立執綬至不親指師冕見至固相師之道也此九章見聖人氣象見於應物之際有哀矜閔恤之仁有節文委曲之禮所謂充積極其盛發見當其可也君在蹶躅如也與與如也君召使擯至賓不顧矣執圭鞠躬如也至愉愉如也君公門鞠躬如也至復其位蹶躅如也君賜食必正席至加朝服拖紳此五節見聖人氣象見於事君之際述而不作默而識之蓋有不知而作者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吾有知乎哉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君子道者三此七章見聖人自謙之辭吾十有五至所欲不踰矩十室之邑我非生而知之者德之不修加我數年文莫吾猶以也此六章聖人謙已誦人之辭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自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已矣乎者恐其終不得見而歎之也內自訟者只不

傲之耳。

○補訓云。已矣乎。以他日言。未見以今日言。因未見於今而恐終不得見於後也。

○存疑云。內自訟最難。是心內自責。人所不及。見乃真。獨工夫真實。為已之心也。

○李雨黎曰。此忠信不可作實心說。若寔心。人人皆有。何待十室。蓋忠信只是淳厚朴實的。天資常常操存此心。以固其淳厚朴實之資。便是好學。久而孰便是惓惓至誠。也位矣。

○尤西川曰。如丘者。在學所同也。不相丘之好學。若人生有欲動。失忠信。不知學。以復之。不能如聖人也。

○存疑云。聖人是勉。人爲學之意。見美質。不足。學力所當盡也。

○講述云。質屬行。心信是性。行純篤。故曰美質。與盡已之忠。有諸已。信稍差。

○虛齋曰。邑是虛字。仁山金氏謂四井爲邑。云者非。

言而心自咎也。人有過而能自知者鮮。上聲。知過下同。而能內自訟者爲尤鮮。能內自訟則其悔悟深切而

能改必矣。夫子自恐終不得見而歎之。其警學者深矣。

南軒張氏曰。能見其過而內自訟。則懲創之深。省察之力。其必能舍舊而新。是圖若是。則於進德也

孰禦。○勉齋黃氏曰。自訟而見於言。不若不言而自責於心之深切。○慶源輔氏曰。口不言而心自咎。最

改過之機。蓋悔悟深切。則誠意所蓄。根深力固。纔說出來。意思便消散了。○厚齋馮氏曰。不且不見而曰

未見。不敢絕天下於無人也。○雲峰胡氏曰。訟者欲勝人。內自訟則能勝己。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也。焉如學屬上句。好去聲。

十室小邑也。通考仁山金氏曰。古者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凡三十二家。十室之邑。其

言其小。不滿三十二家也。忠信如聖人。生質之美者也。夫子生知而未嘗不好學。故言此以勉人言業

質易得。至道難聞。學之至則可以爲聖人。不學則不免爲鄉人而已。可不勉哉。

南軒張氏曰。聖人斯言。使學者知天聖可學而至。雖有其質而不學。則終身爲鄉人而已。○勉齋黃

氏曰。夫子自言好學。固是謙辭。然聖人惟生知。所以自然好學。學者下出。入而不加之意。正以其不能

真知義理之切身故爾。○新安陳氏曰。忠信之質。聖人

命吾人

人與人同耳。好學之至，則充極此美質而為聖人。不好學，所以孤負此美質，而不免為鄉人。美質之不可恃，而學力之所當勉，如此。○朱子答問云：註疏之讀，不成文理，按註疏音焉，猶安讀屬下文。故朱子既音屬上句也。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五終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六

雍也第六

凡二十八章篇內第十四章以前大意與前篇

同。胡氏曰：此篇前一半與上篇太意同，而八倫篇論禮樂亦與為政未相接。太抵記聖人之言多，以其類而卷帙之分，特以竹簡之編既盡而止。其篇目則聊舉其首二字以為之別爾。○

新安陳氏曰：亦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通考勿軒熊氏曰：十一章孔門弟子，二章列國大夫。後十五章多言學博文約禮。大學知行之序，斯道指此而言。中庸之德，即至善所止也。知之好之樂之，即此學也。內夫子出處一章，變魯變道一章，則夫子之志也。

○哀了凡曰：古者臨民之德，皆南面。今各衙門皆然，豈真夫子而許其弟子可為人君之理。○可使南面，與使漆雕開，一般謂使之，豈真必可成治功。

○盧一誠曰可使南面非為天子也。即可使為宰。可後從政之類。凡居官皆南面。聽治稱君。雖有君上之度。故可南面度。字重簡上。看謂體度也。註兼寬洪。蓋寬大之人。必不煩瑣。故非及之。

○蒙引云有人君之度。度猶言體也。如言德量。止說得寬洪。包不得簡重。寬洪而不福急。簡重而不輕躁。自是宜居人上。

○直解云惟寬洪則不失之苛。則而容物之量。惟簡重則不失之瑣碎。而臨之之軼。故孔子稱之。

○袁了凡曰。以伯子為子桑戶。亦未必。然註疏謂書傳無見。闕之可也。鄭玄以左傳秦有公孫枝字子桑。疑是其人。亦非。○又曰。子桑伯子不知其人。何如。想其行或與仲弓相近。或仲弓心中。有疑。故特問也。夫子說可也。簡亦是許他。書曰。臨下以簡。凡臨民。貴其簡。多一事。不如省一事。總繁擾便貽害。不淺。仲弓因說簡有不同。非謾伺。為太簡。亦非。疑夫子為過。可時欲以已之所見而就正于夫子耳。居字。即所其無逸所字。

○九西川曰。周衰。天下厭苦繁文。父矣。伯子之簡。宜夫子所深取。若曰。僅可。至人自明。言之不必如此。為舍簡也。仲弓為敬之語。對下居簡言之。敬。簡一道。不因居簡。不言居敬也。仲弓此言。蓋為辨拆。學問路頭。差別處。而云。故夫子然之。亦不為伯子說。觀其言曰。雍之言然。誰意自可見。

○虞見曰。敬以行簡。簡相於敬。而敬行于簡之中。是內外相貫。乃一串事。不然則居敬行簡。為二項矣。居字。以心之所至。言也。○湛甘泉曰。敬則自簡也。此理甚妙。但敬者。兢兢業業。主一無違。有匹夫匹婦。或能勝予之意。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厚齋馮氏曰。人君聽治之位。必體天地陰陽之嚮背。南面嚮。

言仲弓寬洪簡重。有人君之度也。間寬洪簡重。也是說。

仲弓資質。恁地。宋子曰。夫子既許他南面。則須是有人君之度。這又無稽考。須是將他言行來看如何。

慶源輔氏曰。惟寬故洪。惟簡故重。寬則有容。故洪。簡則守要。故重。寬與簡。御眾臨下之道也。故有人君之度。而可以南面。度以德量言也。洪氏曰。語類淵以爲邦。王者之佐也。仲弓南面。諸侯之位也。

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

薛方山從集註胡氏之義。爲子桑戶。太宗師山木篇載之。

子桑伯子魯人。胡氏以爲疑。即莊周所稱子桑戶者。

○袁了凡曰。莊子所稱子桑戶。與孟子仲弓以夫子是也。反子琴張三人爲友。蓋老氏之流。仲弓以夫子許已南面。故問伯子如何。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簡者。不煩之謂。宋子曰。仲弓爲人簡重。見夫子許之。以伯子亦是一箇簡底。故以爲問。夫子言此人亦可。可者。以其簡也。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大音。○蒙引。仲弓之簡。蓋凡事惟擇其要者。行之。伯子之言。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如是而行。簡以臨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所以爲可。若先自處以簡。則

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所以爲可。若先自處以簡。則

○存疑云敬兼內外中者至以在內者言自治嚴以在外者言

○講述云居敬一說兼內外以有主屬心自治嚴屬身未是還當以心為主

○黃勉齋能勿軒四書無法標題曰引家語伯子不衣冠而如維山杜氏以為家語無此一段更考

中無主而自公疎矣而所行又簡豈不失之太簡而

無法度之可守乎慶源輔氏曰中有主則一自治嚴則收斂固事不煩則無鑿出之事

民不擾則無不得所之民中無主則二三自治疎則滲漏多太簡則率易無法度之可守則或不免於猖

狂妄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欲同人道

於牛馬張存中曰劉向說苑云孔子見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為見此人

人乎曰其質美而無文吾欲說音稅下同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明人不說音稅曰何為見孔子乎曰

其質美而文繁吾欲說而去其文故曰文質脩者謂之君子有質而無文謂之易野音野也子桑伯

子易野欲同人道於牛馬故仲弓曰太簡然則伯子益太簡者而仲弓疑

夫子之過許與

宋子曰居敬則凡事嚴肅若要以此去律事凡事都要如此此便是居敬

而不行簡也○今固有居敬底人把得忒重却反行得煩碎了臨下以簡只要揀那緊要底來行○居敬

行簡是兩件工夫若謂居敬則所行自簡則有偏於居敬之意徒務行簡老子是也乃所以為不簡○居

敬行簡如云內外不只是盡其內而不用盡其外如云本末不只是致力於本而不務乎其末居敬了又

要行簡聖人教人為學皆如此不只偏說一邊○居敬行簡是有本領底簡居簡行簡是無本領底簡○

居敬是自處以敬行簡是所行得要○問敬是就心上說簡是就事上說否曰簡也是就心上做出來而今行簡須是心裏安排後去行豈有不是心做出來

○問居敬行簡之居如居室之居曰然復問何謂簡曰簡是凡事據見定又曰簡靜又曰居敬是所守正而行之以簡○問居簡而行簡則有志大畧小之患

以之臨事必有怠忽不舉之處居敬而行簡則心一於敬不以事之大小而此敬有所損益也。以之臨事必簡而盡曰居敬則明燭事幾而無私意之擾故其行必簡。○葉氏少蘊曰簡者臨下之道而非所以處已也。書記舜之德曰臨下以簡此仲弓所以可使南面也。○雙峯饒氏曰敬者一心之主宰而萬事之本根也。仲弓之在聖門以德行稱者也。夫子許之以可使南面是以其有次君之德而然也。仲弓聞夫子之許已而未知其所以許之之意安在於是。即其氣象之類已如子桑伯子者以為問夫子以其可也。簡許之而又曰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其意以為簡出於敬則其簡為有本而每事順理而要直謂之可也。固宜簡出於簡則其簡為無本而遇事不免率意而疎畧無乃簡之過乎。仲弓之簡敬而簡者也。伯子之簡簡而簡者也。仲弓之簡固與伯子之簡異矣。然其所以致是者非特天資之美亦其學力之至爾。蓋他

日嘗問行於夫子矣。夫子告之曰出門如見太賓使民如承大祭。此居敬之謂也。又嘗問政於夫子矣。夫子告之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此行簡之謂也。居敬行簡其得於平日師友之所講磨者如此則可使南面固有所自來矣。若伯子之不衣冠而處則有神弓之資而無神弓之學者也太簡之矣。不亦宜哉。○簡於行事上用得於治已上用不得。故行簡則可居簡則不可。○新安陳氏曰人所以異於馬牛以衣冠也。伯子惡衣冠煩而去之簡則簡矣。如不敬何簡與。敬易相反。故書曰簡而無傲。蓋簡易流於傲。無敬者欲以敬矯簡之流弊也。敬而簡則為簡嚴簡易之簡不然則為簡忽簡畧之簡。仲弓蓋能居敬行簡者。伯子乃不敬而居簡行簡者也。

子曰雍之言然

○林希元曰謂汝母乃太簡之言止是我可也簡之意也。○鄒嶧山折衷云坑此則是併所謂可字太簡者而然之。或謂雍大簡之言止我可也簡之意偏矣。

○袁了凡曰：仲弓未嘗未
可字之意，亦非仲弓是
賢者，豈不識「可」字。夫
言性道，容或有所難開，若
有所未達，恐未必然。且均
可字也，可也，簡之可，則謂
其有所未盡，可使南面之
可，又獨為盡善乎。

仲弓蓋未喻夫子可字之意，而其所言之理有默契
焉者。故夫子然之。朱子曰：夫子雖不言其居簡之失，

而可字已寓未盡善之意。仲弓雖未喻，可為僅可，乃能默契其微，且分別。

出居敬，居簡之不同。夫子所以深許之。程子曰：子

桑伯子之簡，雖可取而未盡善。故夫子云：可也。仲弓

因言內主於敬，而簡則為要直，內存乎簡，而簡則為

疎略，可謂得其真矣。又曰：居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

自簡。夔峯饒氏曰：無物只是無私意，無私意則能循理，所以所行自簡。居簡則先有

心於簡而多一簡字矣。故曰太簡。問集註：何不全用，程說：朱子曰：程子

只說得敬中有簡底意，亦有自處以敬而所行不簡，
却說不及聖人，所以曰居敬曰行簡二者須是周盡，
其所以不敢全用他，說又曰：程子說自不相害，果能
居敬則理明心定，自是簡。又曰：世間有居敬而所行
不簡者，如：上蔡說呂進伯是箇好人，極至誠，只是煩
擾，便是請客也。須臨時兩三番換，食次又有不能居
敬而所行却簡易者，每事不勞擾，只從簡徑處行，如
曹參之治齊，專尚清靜，及至為相，每日酣飲，不視事，
隔牆小吏歌呼，參亦酣歌以和之，何有於居敬。據仲
弓言，自是兩事。程子作一事看了。○此段若不得仲
弓下面更問一箇人，只道可也簡便道了。故夫子復
之曰：雍之言然。這亦見仲弓有可使南面之基，亦見
得他深沈詳密處。論來簡已是好資稟較之繁苛瑣
細，使人難事亦然不同。然是居敬以行之方好。○問
仲弓之有人君之度，何以知其然。耶曰：以前篇不佞
之譏，此章居敬行簡之對，而有以知其然也。謝氏以

為簡以臨之莊以蒞之蓋近之矣然其深厚廣博植在人上之意則未之發也然此曰南面而不曰為政則疑其主於德而言也○問居敬居簡之不同何也曰持身以敬則心不放逸而義理著明故其所以見於事者自然操得其要而無煩擾之患若所以處身者既務於簡而所以行之者又一切以簡為事則是民理準則既不素明於內而綱紀法度又無所持循於外也夫簡之弊將有不可勝言者矣○勉齋黃氏曰居謂身所自處行謂見於所行觀其以居對行則是以處身對行事明矣居敬而後可以行簡乎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黃氏曰秋五十九韓退之顏子不貳過論止之始期○鄭維嶽膚見曰當於本文添四字曰心不以怒遷心不以過貳也亦一心二以字

○不遷怒不貳過袁了凡
○不遷怒不貳過袁了凡
○王龍溪曰顏子之學只在理會性情遷與止對與一對顏子之心常止怒即旋釋故能不遷猶無怒也心常一過即旋改故能不貳猶無過也先師謂有未發之中始能如此○嚴白野曰不遷怒者不遷於怒也不為怒遷則本體凝然常感常寂程子曰第於怒時慮其心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乃知是非者其怒之機乎是非忘矣又何怒之有

○袁了凡曰舊註曰凡人任情喜怒遷理顏回任理發心不過分遷者移也怒當其理不移易也不貳過者有不善未嘗復行何等明白何等正當今乃云怒于甲者不移於乙雖我輩至粗亦屬不敢如此豈可以此而解至精之學過于前者不復于後亦非○顏子工夫易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韓康作註云在理則迷造形而悟顏子之分也失之于幾不遠而復故知之未嘗復行也

也○有不善即知知即不行皆在幾上轉故曰不遠復無祇悔若過于前者不復于後是既迷而復也非不遠即復之者也顏子工夫當時三千之徒莫能行之故曰未聞好學者也今如集註豈顏子之學僅僅若此乎諺曰字經二寫鳥焉成馬此言雖小可以喻大○李南泉曰不遷怒二句好字工夫就在這上看非以此為好字之驗也不遷怒者常常調停此心本體寬止不以怒遷也不貳過

遷移也貳復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乙過於前者不復於後顏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可謂真好學矣陳子

遷怒貳過是顏子好學之符驗如此却不是只學此二事其學全在非禮勿視聽言動上乃是做工夫處不遷不貳是成效處○怒與過皆自己上來不遷不貳皆自克己上來○勉齋黃氏曰存養之深省察之明克治之力持守之堅故其未怒之初鑑空衡平既怒之後水消霧釋方過之萌瑕類莫逃既知之後根株悉拔此所以為好學而集註以為克己之功也○慶源輔氏曰真好學真字須子細看○新安陳氏曰人惟不能克己已私故遷怒者私意之執滯也貳過者私意之隱伏也顏子之學真能克己故當怒未嘗不怒既怒則不遷有過未嘗不知既知則短命者顏不留此皆克己之功效而好學之符驗也

若常常點驗此心，本體常
一不以過二也。當怒而怒
如其情而止，不在此作此手
分數，此謂不遷，譬如明鏡
止於其所，如人照之則見
如，如人既去，鏡體自在，會
見鏡本體為鏡人，遷乎妄
幾稍萌，則加振刷，本真自
知，不至與妄相對為一，此
謂不二，譬如青天一色，而
已有一片白雲間之，則二
色矣。白雲去了，依然一青
色，曾見青天本體有二色
乎。此等字問，全在心上，上
用，工往向無，刻式雜操
持無毫髮放過，故謂之好
學也。今也則云二句，總是
一意，言無其人，而吾未嘗
聞之也。勿分吾門與天十

○蒙引云：甲乙是兩人，若以先後言，便是不中節，不是遷移也。前後是兩時，所失不萌於再聖人，則怒自
然不遷，心自無過，可謂此孔顏之所以異。
○存疑曰：甲乙以言亦兼兩人，專作兩人說，不是如人有一事，可怒則怒之，事既過，後復別事，做得好
了，却怒心未息，這便是迂。或人有所觸犯，可怒心我，他到得別人，本無可怒，却怒心未息，連他顏色亦不
回，這亦是迂。如此說，方細若說怒這一人，連那一人亦怒，那一人本無可怒，我怒何自起，便是無分曉底
人了。中人殆不知此，何足以語顏子。
○新說問：不遷不貳，自說
怒甲移乙等說，是召倉溟
自不迂不二在心上說，
迂與止對，二與一對，顏子
之心常止，不為怒遷，常一
不為過，二是其心休如此，
所謂未發之中是也。若出
怒甲移乙過前復後等語，
得每大淺安，得為顏氏之
子之學。
○係辭下篇子，曰：顏氏之
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
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
易曰：不遷復無祗悔，元吉。
程傳：顏子無形頭之過，夫
盡其庶幾，乃無祗悔也。過
既未形而改，何悔之有。既
不能不形而中，所欲不踰
矩是有過也。然其明而剛

子三十二而卒也。家語：顏子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歲而早卒。既

云今也則亡。又言未聞好學者，蓋深惜之。又以見真

好學者之難得也。厚齋馮氏曰：師有父兄之道，故稱好學而可以傳道者，惟顏子一人而已。曰今也則亡，言好學者無存也。不曰不聞而曰未聞，不敢以三已之聞見厚誣天下之無入。

○程子曰：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已。故不遷，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

陳氏曰：二句易繫辭。文乃孔子稱顏子語。不貳過也。不遷怒不貳過說。

又曰：喜怒在事，則理之當，喜怒哀怒者也不在血氣，則不

遷若舜之誅四凶也，可怒在彼已，何與焉。如鑑之

照物，妍媸在彼，美也。媸醜也。隨物應之而已。何遷之

有。雲峯胡氏曰：專說不遷怒，怒每自血氣而發。顏子之怒在理，而不在血氣，故不遷。又曰：如

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纔差

失，便能知之。纔知之，便更不萌作。張子曰：慊於已

者，不使萌於再。朱子曰：慊於已，只是畧有些子不足於心，便自知之。即隨手消除，不復萌作。

詩氏曰：心過常小，身過常大。顏子雖有心過，無身過，無身過易，無心過難。要當制之於心而已。

通考：此下乃伊川十八歲時在大學作顏子所好何學論也。胡安定為國子監直講，出題試諸生，得程伊

故有一不善不學不知既
知未學不遠故不至於
悔也乃不遠復也
○舜典流共工于幽州放
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
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
下咸服
○性理羣書前集八伊川
先生顏子所好何學論全
篇有之集註拔其萃于此
○又案性理大全第二未
有之作明道先生作恐誤
乎黃端節曰此論程夫子
十八歲所作

川此論大驚異
召處以學職
詩書六藝七十子非不習而通也而

夫子獨稱顏子為好學顏子之所好果何學歟程子

曰學以至乎聖人之道也雙峯饒氏曰道者方法之

法也下文言學之道與學之道奈何曰天地儲精得

五行之秀者為人問儲精朱子曰精氣流過儲蓄其

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宋

曰本是本體真是不雜入偽靜言其初形既生矣外

未感物時五性便是真未發便是靜

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

哀懼愛惡去聲欲慶源輔氏曰心是活物故外物觸情

既熾昌志而益蕩其性朱子曰性固不可變但

故學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必

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朱子曰這下

在知明諸心上明諸心知所往窮理之事力行求至

踐履之事知所往如識路力行求至如行路雙峯

饒氏曰用功最緊要處在約其情使合於中約是工

夫中是準則四勿便是約的工夫禮使是中的準則

能約其情使合於中則心得其正而不蕩性得其養

而不鑿雲峯胡氏曰程子此段議論皆自周子太

極圖說來天地儲精此精字即是二五之精其本也

先真而後精。程子只自天地說起。故先精而後真。端字。卽是疑字。自古言性。未嘗言五性。圖說謂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故此曰五性具焉。圖說謂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此。則曰其中動而七情出焉。蓋五性感動之後。有善有惡。至於情既熾而益蕩。則全失其本來之善矣。圖說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聖人立不極之事。此曰約其情。使合於中。學者克己之事也。通考仁山金氏曰。一三四條。叔子一條。兼取伯叔子。本是指五行之理。真指五性。靜指未發約。是工夫中是準則。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者。則其好之篤而學之得其道也。然其未至於聖人者。守之也。非化之也。假之以年。則不日而止矣。饒峯饒氏曰。不遷。不貳。皆守而味化之事。若怒自然不遷。心無過。即可貳。

則化而無事於守矣。

今又乃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所以爲學者。不過記誦文辭之間。其亦異乎顏子之學矣。程子

曰。小人之怒。在己。君子之怒。在物。小人之怒。出於心。作於氣。形於身。以及於物。以至於無所不怒。是所謂遷也。怒在理。則無所遷。動乎血氣。則遷矣。舜誅四凶。蓋因是人有可怒之事。而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譬如明鏡。好物來時。便見是怒。惡物來時。便見是惡。鏡何嘗有好惡也。世之人。固有怒於室。而色於市。○王蔡謝氏曰。顏子不遷怒。不貳過。則其所好。乃克己之學也。○朱子曰。顏子因物之可怒。而怒。又安得遷。內有私意。而至於遷怒者。志動氣也。有爲怒氣所動。而遷者。氣動志也。或謂不獨遷於他人。爲遷。就其人而益之。便是遷。曰。此却是不中節。非遷也。○問。不遷怒。此是顏子與聖人同處否。曰。不遷字。在聖人分。

上說便小在顏子分上說便大蓋聖人無怒何待於不遷聖人無過何待於不貳所以不遷不貳者猶有意存焉與願無伐善無施勞之意同猶今人所謂願得不如此是固嘗如此而今且得其不如此也此所謂守之非化之也○問人之義理未明而血氣未嘗消釋物來觸者則乘此血氣之動惟好惡之所之怒不能得休歇而至於有所移也若顏子則是磨得心地光明而無一毫物事雜在其間或喜或怒皆是物之當喜當怒隨其來而應之而在我初無吝心不以死動其血氣而至於有所遷也但此是顏子克己工夫到後方如此却不是以此方為克己工夫也曰未子當時也是從他克己效驗上說但克己工夫未到時也須照管不成道我工夫未到那田地而遷怒貳過只聽之耶○問顏子不遷怒亦見得克己工夫否曰固是然克己亦非一端如喜怒哀樂皆當克己但怒是粗而易見者爾○顏子於忿慮處少差輒改而今

學者未到顏子地位且須逐事上檢點過也不論顯微如大雷雨也是雨些子雨也是雨無大小都與做雨只是晴明時節青天白日更無些子雲翳這是甚麼氣象○問喜怒哀發於當然者人情之不可無者也但不可為其所動剛過失則不當然而然者既知其非則不可萌於再所謂頻復之吝也一者若不相親而其向背實相對曰聖人雖未必有此意但能如此看亦好○顏子只是見得箇道理透見得道理透自不遷不貳○非禮勿視聽言動是夫子告顏子教他做工夫要緊要工夫却只在這上如無伐善無施勞不遷怒不貳過是他到處又曰顏子到這裏直是渾然更無些子查滓不遷怒如鏡懸水止不貳過如水消凍釋如三月不違又是已前事到這裏已自渾淪都是天理是甚次第○問顏子之所學者蓋人之有生五常之性渾然一心之中未感物之時寂然不動而已而不能不感於物於是喜怒哀樂七情出焉

既發而易縱其性始。鑿故顏子之學見得此理分明。必欲約其情以合於中。剛決以克其私。私欲既去。本理自明。故此心虛靜。隨感而應。或有所怒。因彼之可怒而已。無與焉。怒纔過。而此心又復寂然。倚遷移之有。所謂過者。只是微有差失。張子謂之慳於己。只是畧有些子不足於心。便自知之。即隨手消除。更不復萌。作為學工夫如此。可謂真好學矣。曰。所謂學者。只是學此而已。伊川所謂約其情。大學所謂明明德。中庸所謂天命之謂性。皆是此理。○勉齋黃氏曰。說顏子之天資。則只是明與剛。論顏子之用功。則只是敬。與義。惟其明且敬也。故幾纔動處。便覺惟其剛且義也。故纔覺便與一。及兩段既明矣。又持之以敬。既剛矣。又輔之以義。天資學力兩極。則血氣豈能輕為之動。念慮豈能再使之差。此所以謂之不遠復也。所以謂之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不遠是覺得早復。是斬斷得猛烈。○問顏子之不遷怒。與喜怒。

哀樂皆中節。如何。潛室陳氏曰。當其怒時。見理而不見怒。故怒所可怒。而不遷於他。此克已陽剛工夫峻潔之甚。其要固歸於中節。值以中節言。顏子無起發小意處。○慶源輔氏曰。顏子不遷不貳。乃終身學力之所就。固非一旦收其放心。便能如此。亦非是學者克已之事故。集註以為克已之功。必其平日遇怒。則克不使之流蕩於外。以過於物。過則克不使之伏藏於內。以爲之根。怒不過於物。則久久自然不遷。過感其根。則久久自然不貳。○覺軒蔡氏曰。不遷怒。朱子謂怒於甲者。不移於乙。程子謂在物不在己。不貳。過朱子謂過於前者。不復於後。程子謂只是微有差失。便能知之。纔知之。便更不萌。作若不同矣。然程子是就初發念初萌而直言之也。朱子是就怒已發念已萌而橫言之也。其理則一。必兼之方盡其義。○問不遷怒。曾齋許氏曰。是聖人境界之事也。如何便到得。且自念思難爲始。

○夏九節曰使於齊亦
天子為司寇時以國事而
使也與之粟五秉疑亦不
廉之粟冉子時掌出納而
與之味兩曰字則粟在冉
子處無疑

○虛齋曰冉子又病其少
欲再請益則不可乃自與
之粟五秉此冉子之粟非
冉子私以夫子之粟與之
也

○春秋傳題辭曰粟五秉
生為苗秀為禾三變而登
謂之粟四爰曰米五爰而
蒸飯可食稟受五行之氣
故五爰乃成可食

○左傳昭公二年冬晏子
齊四量豆甌釜鍾四升為
豆各加其四以登於釜釜
十鍾也杜預云四豆為甌甌一斗六升四甌為釜釜六斗四升也
○東國語云庚十六斗周初施人戰云豆實三成穀又陶人戰云使實二穀在斗四升與國語不各

○原思名憲字子思宋人
坐而絃歌子貢乘肥馬衣輕裘中絃而表素軒不密巷而往見之原憲指冠黎杖而應門正冠則絃絕振
襟則肘見納履則踵决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憲曰憲聞之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
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
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
仁義之譽車馬之餘衣裘
之麗患不怨為之也子貢
慚不俾而去終身恥其言
之過

○家語云原憲宋人字子
思清靜守節貧而樂道孔
子為魯司寇原憲嘗為孔
子宰孔子卒後退隱於衛
○存疑此与孟子前白於
齊王饋兼金一百而不受
意同有可見辭受取與皆
要以義孔孟同一家法也

○大禹謨禹拜稽首固辭
帝曰毋惟汝諾辭母之字
法與此篇同矣以毋一字
為句法之乎

詩言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

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使為立
子華公西赤也使為去聲孔子使也慶源輔氏曰或使於他邑或使於外

國不可知也大夫無私交此必未為大夫時事又孔
子將之荆先之以子路車之以冉有皆使之類也又
如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大夫雖無私交若此類則無害也釜六斗四升庾十六斗

秉十六斛五秉合十斛
○秉記云十斗曰解十六斗曰莩千數曰秉莩秉也
江准人云穀

子貢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言闔人之也君子周急
不繼富衣去聲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蒿蓬戶蓬牖椳桑而無柵上漏下濕匡
坐而絃歌子貢乘肥馬衣輕裘中絃而表素軒不密巷而往見之原憲指冠黎杖而應門正冠則絃絕振
襟則肘見納履則踵决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憲曰憲聞之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
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譽車馬之餘衣裘之麗患不怨為之也子貢
慚不俾而去終身恥其言之過

乘肥馬衣輕裘言其富也急窮迫也周者補不足繼
者續有餘入知縣般
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袁了凡曰原思之辭非不受祿也辭其多也夫子往以鄰里御黨亦自撰其貧者施之非與也此本程子之說

原思孔子弟子名憲宋孔子為魯司寇時以思為宰
粟宰之祿也九百不言其量去聲不可考趙氏曰司寇
思為邑宰○孔安國九百為九百斗朱文公不用此說

子曰由以與爾鄰里鄉黨
毋禁止離五家為鄰二十五家為里萬二千五百家

論語八卷

○母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右兩軒之意高中玄亦此
意也

○高中玄曰君以母為禁
止辭則以與鄰里鄉黨乎
不成文理矣蓋曰母亦與
尔之鄰里鄉黨乎而何以
辭為也

○周礼大司徒云五家為
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
之相受四閭為族使之相
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
黨為州使之相贈

○蒙引云一則與所不當
與一則辭所不當辭故聖
人皆教之以義

○正蒙云冉子請粟與原
思為宰見聖人之用財也

○高中玄曰以用財言其
義甚淺非門人益証之旨
也

為鄉五百家為黨言常祿不當離有餘自可推之以
周貧之蓋鄰里鄉黨有相周之義○程子曰天子之
使子華子華之為去聲下夫子使去聲義也而冉有乃
為之請聖人寬容不欲直拒入故與之少所以示不
黨與也請益而與之亦少所以示不當益也求未達
而自與之多則已過矣故夫子非之蓋亦苟至之則
夫子必自周之不待請矣原思為宰則有常祿思辭
其多故又教以分諸鄰里之貧者蓋亦莫非義也張

子曰於斯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矣

朱子曰冉子與之粟五秉聖人

亦不大段責他而原思離祿又謂與爾鄰里鄉黨者
看來聖人與處却寬於斯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雖
是小處也莫不恰切便是一以貫之處○問冉子請
粟聖人不與之辨而與之益之曰聖人寬洪可以予
可以無言予之亦無害但不使傷惠耳○南軒張氏
曰子華為夫子使於齊使子華而有所不給則夫子
固周之矣而子華無是之患也其使也為師使以義
行之夫以義行而其資足以給則可以無與也冉有
為其母請疑可以與也故與之少以見其義而冉子
莫喻也原思為宰宰有常祿粟雖多不得而辭也使
原思雖甚有餘而其常祿亦豈得而辭哉故聖人於
子華謂周急不繼富於原思謂毋以與爾鄰里鄉黨
其義可見矣蓋取與辭受莫不有其則焉天之理也
聖人從容而不過賢者審處而不違若以私意加之

則失其權度。或與其所不當與為傷惠。而或辭其所不當辭亦反為有害於廉矣。○覺軒蔡氏曰：楊氏謂君子之於辭受取予之際，苟非其義，一介不以取人。苟以其道，辭受堯之天下，亦不為泰。而士或以蓄與為吝，寡取為廉者，皆不知此也。以再求原惠之賢，猶不免是。况世之紛紛者乎？朱子云：此說固然。子華之富，所不當繼也。而夫子於冉子之請，猶與之釜，猶與之庾，不直拒之也。原思之辭，所不當辭也。而夫子未嘗疾之。又教之以有餘，則當推之。以及鄰里，則聖人寬容崇獎，廉退之意亦畧可見矣。然則學者貴得中，行不幸而過，寧與無吝，寧廉無貪，又不可不知也。橫按：朱子廣楊氏未盡之意，深有補於世教。且使世之吝者，不得託於一介不與之說，以益其陋。貪者，不得託於舜受堯，天下之說，以便其私。而輕財重義，清苦廉遠之人，亦將得以自見。故併錄之。學者所宜深玩也。○厚齋馮氏曰：子華之使原惠之宰，非必同一時。

○子謂神弓曰：南軒
○九西川曰：華牛之喻，教
神弓，正賢無方也。非論神
已也。
○一說管慕雲曰：此是聖
人與神弓，泛論人材，不以
類拘。然破俗情也。與神弓
並無干涉。語氣甚渾。痛若
謂神弓父賤而行惡，故夫
子以此譬之，則是稱其子

也。記者以其辭受可互相發明，故係於此爾。○新安陳氏曰：一義字可斷盡此章。弟子為師使義也。自富而請粟，請益，非義也。不繼富而與之少，亦義也。幸常祿當與義也。有餘以周鄉鄰，亦義也。夫子於赤，非吝於思，非奢。辭受取予，惟視義之當否。爾冉求為請，自多，與以為惠。原憲甘貧，辭常祿，以為廉。皆察義未精也。故。

○子謂神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犁，利之反。騂，息。伊川謂多二，凡字。○南軒說專用，凡字異。伊川東坡朱子之註。○九西川本南軒之說。

犁雜文。騂，赤色。周人尚赤。牲用騂。肉，肉。周正，完全。中，

去犧牲也。潛室陳氏曰：祭天地之牛，肉，藟栗。宗廟之人，聲，犧牲也。牛，角，握。社稷之牛，角，尺。以其色既赤，又且

之賢彰其父之惡豈聖人
口吻耶○按此不著仲弓
說亦是

○夏九範曰仲弓父或是一庸俗人便可云耳何必曰賤而行惡

○檀弓上夏尚黑牲用玄殷尚白牲用白周尚赤牲用駉

○通義吳氏程曰秋與秋黑通黑黃色也書曰播葉稔

○蔡云色雜曰犧牛羊豕曰牲

角中程程用用以祭也山川山川之神也言人雖不用度也

神必不舍也仲弓父賤而行去聲惡故夫子以此譬之

言父之惡不能廢其子之善如仲弓之賢自當見用

於世也然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范氏曰

以譬叟為父而有舜以鯀為父而有禹古之聖賢不

係於世類尚矣子能改父之過變惡而為美則可謂

孝矣問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伊川謂多二

曰字意以仲弓為犁牛子也考之家語仲弓生於不肖之父其說可信否案子曰聖人必不肯對人子說人父不善○問此章前後作用人必不以世類南

○朱子說破南軒之義

○朱子不除曰字之義

軒以仲弓言焉知賢才之故故孔子教之用入此說
牽合然亦似有理脈曰橫渠言大者苟立雖小未純
人所不棄也今敬夫此說無他只是要回互不欲說
仲弓之父不肖爾何不虛心平氣與他看古人賢底
自賢不肖底自不肖稱其賢可以為法語其不肖且
以為戒或曰恐是因仲弓之父不肖而微其難曰聖
人已說此亦何害太抵人被入說惡不姤但聖
能改過過而能改則前愆頓釋昔日是不好底人今
日自好事自不相干何必要回互然又要除却曰字
此曰字畱亦何害如子謂顏淵曰吾見其進也不成
是與顏淵說况此一篇大率是論他人不必是與神
弓說也○蘇氏却說此乃是論仲弓之德非是與神
弓言也○慶源輔氏曰犁牛雜文雖不堪作犧牲然
其所生之子其色則純其角則正則必將取以為犧
牲用矣固不可以其母之弊而廢其子之騂也雖欲
勿用人之私意也山川其舍諸理之所不容廢也

論語卷之六

○家引云此章之言為其
餘者設

○徐做絃曰顏子之不違
即易之所謂不遠復也諸
子之曰月至即易之所謂
類復也

○徐岩泉曰其餘日月至
焉耳一日十二時都在仁
上二月三十日都在仁上
左是日月至焉耳註中或
曰一至或月一至常人皆
可能非群賢也亦是也不
○高中 玄日間三月不違

在何如曰只是言其久耳
曰天道小變之節然否曰
正不須如此說豈以顏子
之仁按節候而不違乎又
豈以顏子為仁之方止可
三月而過此便不然乎曰

三月不違者猶云三月不和肉味也猶云二年無改於父之道二年等不至於數也皆言其久非是真有
是期也而後人遂以三月二年無改於父之道二年等不至於數也皆言其久非是真有
是期也而後人遂以三月二年無改於父之道二年等不至於數也皆言其久非是真有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曰月至焉而已

矣 ○新說而已矣非竭盡無餘之詞乃期望之意猶父母之望于日方能
成人而已矣豈終其止此已哉

三月言其久 朱子曰三月只是言其久爾非謂三月

月則復詩人以三日不見如三月兮
未子聞韶三月不知肉味皆久之意 仁者心之德心

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也日月至焉者或日一

至焉或月一至焉能造 新安陳氏曰造仁

而不能久也 朱子曰仁與心本是一物被私欲一隔

心與仁便不相違合成一物心猶鏡仁猶鏡之明鏡
本來明被塵垢一蔽遂不明若塵垢一去則鏡明矣

不違者與顏子亦只在 不違與至字分別不待三月日月左見傷勞

顏子三箇月之久無塵垢其餘人或日一次無塵垢

少間又暗或月一次無塵垢二十九日暗亦不可知

○或問顏子三月不違仁是無纖毫私欲則自餘門
弟子日至月至者常為私欲所滲乎 西山真氏曰欲

字有輕重常人之心無非私欲汨亂之時若孔門弟
子且至月至者雖未到無纖毫私欲之地然亦必皆

寡欲矣孟子教人只云養心莫善於寡欲周子又進
一步教人曰由寡以至於無顏子三月不違者已到

無欲之地自餘則寡欲而已所以未如顏子也 ○
趙氏曰三月姑借以言其久日月亦借以言其暫

程子曰三月天道小變之節言其久也過此則聖人

矣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欲少有私欲便是不仁

曰顏子經天道之變而為仁如此其能久於仁也過
此則從心不踰矩聖人也故孔子惜其味正 ○朱子

大學語大卷之六

曰顏子三月不違只是此心常在無少間斷曾三月後却未免有毫髮私意間斷在顏子念慮之間間有不善處却能知之而未嘗復行也。○顏子豈直任心虛空湛然常閉門合眼靜坐不應事不接物然後為不違仁也。顏子有事亦須應須飲食須接賓客但只是無一毫私欲耳。

尹氏曰此顏子於聖人未達一間者也。新安陳氏曰問平聲際也如孟子其間不能以于此語本楊子

問神篇顏淵亦潛心於仲尼矣未達一間爾。若聖人則渾然無間斷矣

間去聲斷徒玩反後凡言間斷音同。○朱子曰顏子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不是三月後一向差去也

只於道理久後略斷一斷便接續去若無這些子間斷便是聖人所以與聖人未達一間者以此。○新陳氏曰心本仁也心而違仁私欲間斷之耳日月為焉者私欲間斷之時多天理純全之時少顏子克

○蒙引云三月不違者仁在內而為至私欲在外而為客也。日月至焉者私欲在內而為至仁在外而為客也。○張子內外賓主之言生於本文至之一字。○徐傲曰不違者我不違之也其操在我至者彼之自至也其復在仁故曰內外賓主之辨。

已私為仁漸熟故能三月之久心不違仁然猶未免三月之後或至於違仁也使過此而能渾然無間斷則與聖人之純亦不已者一矣。

張子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

已過此幾非在我者。深子曰三月不違者仁在內而我為主也日月至焉者仁

在外而我為客也誠知辨此則不安於客而求為主於內必矣。○三月不違底是仁為主私欲為客。日月至焉者是私欲為主仁為客。然那客亦是主人只是以其多在外故謂之客。敬則常不要出外久之亦是主人既是主人自是出外時少也。又曰日月至焉底便是我被那私欲揜出在外是我勝那私欲不得。○以屋喻之三月不違者心常在內雖間或有出時然終是在外不穩纜出便入蓋心安於內所以為主。

日月至焉者心常在，外雖靜或有入時，然終是在內。不安，纔入便出，蓋心安於外，所以為賓，且至者一日一至，此日月至者一月一至，此自外而至也。不違者心常在，日月至焉者有時而存，此無他，知有至，未至，意有誠，未誠，知至矣。雖驅使為不善，亦不為知未至。雖車勒不為，此意終進出來，故於見得透，則心意勉勉循循，自不能已矣。過此幾非在我者，猶言過此以性未之或知，言過此則自家著力，不得待他自長進去。又曰：三月不違，主有時而出，日月至焉，賓有時而入。○問：過此幾非在我者，曰：這只說循循勉勉，便自往不得，便自不由已，只是這箇關難過，纔過得，自要住不得，所謂欲罷不能，如水漲船行，更無著力處。○幾非在我，如種樹一般，初間栽培灌溉，及既成樹了，自然抽枝長葉，何用人力問莫是過此則聖人之意否？答曰：不然，蓋謂工夫到此，則非我所能用其力，而自然不能已。如車已推而勢自去，如船已發而纜自行。

學者若不能辨內外賓主，不能循循不已，則有時而間斷矣。孟子所謂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此語說得盡了。又云：學者無他，只是要理會這道理，此心原初自具，萬物萬事之理，須是理會得分明。○勉齋黃氏曰：仁人之安宅也，以宅譬之，三月不違，則心為主，在仁之內，如身為主，而在宅之內也。日月至焉，則心為賓，在仁之外，如身為賓，在宅之外也。○非溪陳氏曰：張子內外賓主之辨，蓋起於夫子至之一辭。知內外賓主之辨，常在理內而為主，不逐人欲於外而為賓，非真知而足自俱到者，不能到此田地。主勢且伸，賓勢且屈，其進進自不能已，過此如車輪運轉，自然不復，非吾力所能與，此即日進無疆地位也。○潛室陳氏曰：提出張子此語，正欲學者於此猛省，若是為客乍入，復出則為無家之人，後來必大可哀。○新安倪氏曰：內外賓主之辨，朱子有二說，定宇陳氏嘗論此，以後說為優。北溪謂內外賓主之辨，起於夫子

論語大全 卷之六
至之一辭的是如此所謂至焉者至於仁也勉齋行
宅之說尤精到以此觀之朱子或問初說也語錄乃
後來定說也故今編存或問之說於前而列語錄及
黃陳之說在後俾觀者即見優劣一遵先師之意云
通考 吳氏程曰內而主則心與理一外而賓則心理
猶一也勉齋有不息之意○勿軒熊氏曰前說因孔
子所言以為文後說言心在則為仁不在便為不仁
其旨尤切○涂氏潛生曰終食者言其存養之密三
月者言其持守之久一日者言其速日月至焉言其
疎此皆存乎一已者也若夫漸民以仁摩民以義教
化行而禮樂興使民浹於肌膚淪於骨髓非三十年
之久不可得○宋氏公遷曰勉齋黃氏云心不違仁
專以知覺言仁人心也合性與知覺言愚嘗以此推
之凡以心與義理為一者合性與知覺言也以心與
義理為二者專指知覺而言也仁義禮智根於心是
合性與知覺言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是專指知覺而

○徐若泉曰三子非全是
實者皆從字問中來天理
上剛果何事不立天理上
明達何糾紛之不解天理
上材藝則應用不窮若不
在天理上則剛果者能壞
明達者能用小智材藝
者多務須何從政之有
夫子所語在字問上也

言心不在焉專指知覺言心正而后身脩合性與知
覺言孟子之不動心合性與知覺而言也告子先我
不動心專指知覺而言也推此類可見嘗有部使者
按事于番問集軒吳先生論語言心凡幾處亦有異
同如何先生應聲曰簡在帝心天之心也從心所欲
不踰矩聖人之心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亞聖大賢之
心也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衆
人之心也使者愕然歎服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
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
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從政謂為大夫 問從政例為大夫果何所據然則子
游為武城宰仲弓為季氏宰之類皆

○蒙引君者出治者也臣者輔治者也君者為政者也臣者從政者也如為政以德固是指人者言子矣不為政則亦指人臣言人君則才有言從政者○片言折獄由之果可知賜也達穎悟通曉也事理通達故能言子貢能言以其達之驗也未也藝其為季氏聚斂只是不善用其藝耳想其聚斂行來也巧

不可言政歟宋子曰冉子退於季氏之朝夫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亦自可見○胡氏曰由求為季氏宰久矣此問從政謂可使為大夫否也蓋宰有家事而已大夫則與聞國政然康子卒不能與三子同升諸公果有決斷都玩達通事理藝多才能止是不果也由也以正名為近是不達也唯子貢達於事理占得地步却濶使其從政必不肯為季氏聚斂為衛軻死難○程子曰季康子問三子之才可以從政乎夫子答以各有所長非惟三子入各有所長能取其長皆可用也宋子曰於細微事都理會得緣其才如此故用之於聚斂必有非他人所及者惜乎其有才而不善用之也○南

軒張氏曰此可見聖人之用才也三子者各有所長故皆可以從政○冠齊黃氏曰程子言人各有所長意則大矣然如三子之達果藝而可以從政則恐亦非凡人之所可能也○潛室陳氏曰冉求有為政之才聖人屢許之且以政事名想有可觀者但義理不勝利欲之心過失處多耳○問孔子以政事稱冉求此用於季氏僅能聚斂而已不知夫子於何取之曰只以政事稱便於學問上有欠關所以孔子常攻其短○慶源輔氏曰子路資稟剛勇故能有決斷子貢知識高明故通達事理冉求雖進道不力然在政事之科故多才○齊氏曰季桓子垂歿有遺言召孔子而假之以發端耳○吳氏曰善用人才者如醫之用藥雖烏喙甘遂猶有所取况其才之美者乎通考吳氏程曰惟三子句下文泛言用人之法

○閔姓。損名。字子騫。魯人。

少孔子十五歲。史記云不在大夫。不食。汚君之粟。是也。而家語載閔子騫為費宰。問政。夫子告以御民猶

馭馬。此王肅輩偽增。未足信也。○費。魯東鄙邑。在潁

史枋田之間。界於邾莒魯之要地。魯倍公德。季友援

立功。以賜之。至季孫宿城。乏季氏始大其地。

○地理志云。汶水出泰山。來蓋西南入齊。南魯北

○吳肖菴曰。汶上之避。亦如東海之避。只高蹈遠引。非必謂舍魯適齊而大夫

之命不及也。

○季彭山曰。閔子不為費宰。非擇官而仕也。蓋自知

其德不能化季氏耳。亦漆雕開吾斯未能之意。

○蒙引云。善為我辭。辭。今次之召也。如有復我。是預却其後次之召也。自是兩意。

論語大全 卷之六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閔子騫曰。善為我辭焉。如有

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費音秘。為去聲。復扶又反。汶音問。

閔子騫。孔子弟子。名損。魯費季氏邑。汶水名。在齊南

魯北竟。與境本同。上。閔子不欲。臣季氏。令平使去者善為

已辭。言若再來召我。則當去之齊。新安陳氏曰。始言善為我辭。離之之意甚。

言雖婉。終言去之汶上。絕之之意甚。○程子曰。仲尼

決真有德行者。審於進退之言也。

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宋子曰。在

於大夫家為僕家人。不與大夫齒。邾邾上等人。自是不肯做若論。當時侯國皆用世臣。自是無官可做。不仕

於大夫。除是終身不出。如曾閔方得。○南軒張氏曰。問人記閔子此事。於問由賜求之後。其相去可見矣。

○通考。仁山金氏曰。子夏嘗為莒父宰。子游為武城宰。子賤為單父宰。費乃季氏私邑。夫子嘗欲適之。宜閔

子所不屑也。

謝氏曰。學者能少知內外之分。皆可以樂道。而忘人之勢。况閔子得聖人為之依歸。彼其視季

氏不義之富貴。不啻太彘。又從而臣之。豈其心哉。○

曰。謝氏說得。翁若。不近聖賢氣象也。可以警。那。儒在

底人。若常記得。這操。在心。下。則可以廉頑。立懦。

聖人則有不然者。蓋居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自

聖人以下。剛則必取禍。柔則必取辱。閔子豈不能早

論語大全 卷之六

論語大全 卷之六

北牖曰
南牖曰
楹
堂
戶
戶
東房曰北階通入後堂

見而豫待之乎如也也不得其死求也為去聲季氏附益夫音扶豈其本心哉蓋既無先見之知去聲又無克亂之才既仕故也然則閔子其賢乎慶源輔氏曰閔子心雖不欲臣季氏而不遽形於言姑冷使若善為己難此與入為善意也又言若再來召我則當去之齊以示其必不從之意其與人處已兩盡其道如此謝氏說由求之事曰是豈其本心哉却說得好剛者必取禍謂子路柔者必取辱謂再求聖人道全德備應用無窮其於先見之知克亂之才蓋兼有之故於天下無不可為之時亦無不可為之事若未至於聖人而欲早見豫待以變方來之變則於輾轉紛沓之際未有不失其本心者此閔子所以為賢也

○古人屋共三間外為堂而內為室室中為寢處自堂入室在左房在牖凡臥在北牖下臣有疾君視之則近床於南牖下使君入于室中而得南面視之存北面之意

○伯牛姓冉名耕魯人孔子節小物則以伯牛待曰吾以子自勵也
○鴻烈解精神訓云子夏失明再伯牛為厲註曰伯牛有疾孔子自牖執其手云
○正韵云亡死也郭偉曰夫子嘆曰疾勢至此其亡必矣其命矣夫云
○漢書五十卷孝王賢傳夫子所痛曰蔑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師古曰夫子孔子也論語曰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蔑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蔑無也言命之所遭無有善惡如其善人而有此惡疾深痛之也
○羅一峰曰牛有惡疾不疾人見故孔子從牖執其手
○李云只是不起之疾便是斯疾了何必曰惡疾
○袁了凡曰按古人之室門在東南南有牖北有牖南惟無牖故室西南隅為真奧深奧不通明也伯牛有疾居北牖下故孔子得

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夫音
伯牛孔子弟子姓冉名耕有疾先儒以為癩音賴也案曰伯牛之癩以淮南子而言南牖也禮病者居北牖言取其信否則不可知
下君視之則遷於南牖下使君得以南面視也喪大記疾
病外內皆掃君大夫徹縣音去士去琴瑟音東首於北牖下疏曰病者雖恒在北牖下若君來視之時則暫時移向南牖下東首令君得南面而視之
山金氏曰牖字誤當作墉蓋室中北牖而南牖墉牆也古人室非牆上起柱為壁西壁間西北角有半圓窗名謂之扉屋漏然無北牖之名時伯牛

論語

卷之六

三

自備執其手，若在兩側有
痛無備安得稱其痛耶。君
臣之分毫不可犯。第于豈
敢加之師。伯牛既死，如此
又謂病者居北牖下，君視
之，迂南牖下，出饋禮，註疏
朱子誤，改痛為痛耳。第
不入其室，必有故。豈形容
毀惡，不可以見而太子必
欲致其永訣之情，故特自
備執手矣。

○蔡虛齋曰：執其手者，念
平生之深契，慨幽明之隔
路，而與之永訣也。
○江文通別賦：誰能舉
離之狀，寫永訣之情者乎。
○南軒非正，二字未好，傳
寫之所致也。

○侯氏伊洛淵源十一。言行錄外集第九有傳。○仲良娶程珣女。
尚友錄曰：侯子既一程為舅氏。伊川嘗謂侯子為議論，只有隔壁聽。朱子曰：其字清白勁正，而無深潛
郁之味。人有欲解侯子者，侯子造焉。其家壁畫佛像，凡積佛書，侯子去之。曰：吾聞用夏變夷，若未聞變於
夷者也。

○竹器方曰：箎曰箎，曰箎，曰箎。
註疏：訓箎也。箎，通箎。箎，
類長曰箎。圖曰：箎破，箎為
箎。箎可為一箎，箎為
箎。箎止可為一箎。
○箎，小箎。鄭氏曰：盛飲
食者，圓曰箎，方曰箎。
○方言：箎謂之箎。莊子：道
遙遊，注：箎可為箎者也。箎
半箎。
○羅近溪曰：若，幽淵明却
云：水欣欣以向榮，周元公

家以此禮尊孔子，孔子不敢當，故不入其室而自牖
執其手，蓋與之永訣也。慶源輔氏曰：不入其室，避過
奉之禮義也。自牖執手，致永
訣之意，仁也。此聖
人從容中禮處。命謂天命言，此人不應有此疾
而今乃有之，是乃天之所命也。然則非其不能謹疾
而有以致之，亦可見矣。問命者何也。朱子曰：有生之
初，氣稟有定，而不可易者
孟子所謂莫之致而至者也。○南軒張氏曰：如顏冉
之死，乃可謂命。於顏曰：短命於冉曰：命矣夫。蓋其修
身盡道，謹疾又無憾而止。於是則曰命而已。若有取
死召疾之道，則是有以致之而至，非天命之正矣。○
慶源輔氏曰：伯牛非有致疾之道，有以致疾，則非正
命矣。伯牛非其不能謹，而有以致之，故夫子嘆其命

矣。夫然，天既與之，以是德而復使之有是
疾，則於栽培之理，蓋亦不得其常者矣。
侯氏名仲良，字伯牛，以德行去聲，稱亞於顏閔，故其將
死也，孔子尤痛惜之。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
回不改其樂。賢哉回也。言所食之窮，言所飲之窮，言所居之窮。
此句承上章是實見其心。
簞，竹器，食飯也。瓢，瓢也。顏子之貧如此，而處之
泰然，不以害其樂，故夫子再言賢哉回也，以深嘆美
之。○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

却云庭草一般生意。夫草木無知，豈果能意思欣欣也哉？惟是一公會得此個樂，則便觸處自然相通。○東坡頌樂詩曰：我求至樂，千載無有，執瓢從之，忽焉在後。

○廉溪先生傳在伊洛第一及性理群書前集七近思錄二。明道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顏子仲尼樂處。

○晦菴文集孔顏之所樂者，循理而已。

○傳我以文約我以禮見于子罕篇。此顏子歎美夫子之詞也。侯氏曰：傳我以文致知格物也。約我以禮克己復禮也。胡氏曰：先博我以文，使我知古今達事變，然後約我以禮，使專所聞行所知，如行者之起家食者之求飽飲，能不能悅之深也。既竭吾才力之盡也。

○亦申甫曰：朱子云：非是樂仁，却又云：惟仁故能樂。亦未甚得伊川之意。顏子之樂，即是仁。非惟仁故樂也。仁，生理樂生意樂。本無相若。權言之仁，即其相也。

○涿淮海近語云：顏子之樂，非樂道也。道即是我何假於樂，亦非樂資也。即得在得志，亦何有不樂。信得樂字，便知我性樂。樂字是得我性狀耳。非真有一樂可以形容名言之也。

○王陽明日：陸原淨問：昔周茂叔每令伯淳尋仲尼顏子樂處，敢問是樂也。與七情之樂同乎否乎。若同，則常人之一遂所欲皆能樂矣。何必聖賢若別有真樂，則聖賢之遇大憂大怒大惡大懼之事，此樂亦在否乎。且君子之心，常存戒懼，是蓋終身之憂也。惡得樂乎。溢生多聞，未嘗見真樂之士。今切原之曰：樂是心之本体，雖不同於七情之樂，而亦不外於七情之樂。雖則聖賢別有真樂，而亦常人之所同，有但

郡羽 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朱子曰：顏子胸

中自有樂。故貧窶而亦不以累其心。又曰：簞瓢陋巷，不足將，那不以貧窶累其心底，做樂。

非可樂，蓋自有其樂。兩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朱子曰：自有其樂，自字對簞瓢陋巷言。又曰：曾受學於周茂叔，其字當玩味。是元有此樂。

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雲峰胡氏曰：欲

事當先問顏子所好何樂。愚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

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為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

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

有以得之矣。程子曰：所處於貧賤，未嘗不樂。不然，雖

莫重於義。○問：顏子在陋巷而不敢其樂，與貧賤而在陋巷者何以異乎。曰：貧賤而在陋巷者，處富貴則失乎本心。顏子在陋巷，猶是處富貴，猶是。○鮮于侁問：顏子何以不改其樂。伊川曰：君謂其所樂者何也。曰：樂道而已。曰：使顏子以道為樂而樂之，則非顏子矣。○問：程子意謂顏子之心無少私欲，天理渾然是以日用動靜之間從容自得而無適不樂，不待以道為可樂而後樂也。朱子曰：謂非以道為樂，到底所樂只是道。蓋非道與我為一物，但熟後便自樂也。○問：伊川以為若以道為樂，不足為顏子，又却云：顏子所樂者，仁而已。不知道與仁何辨。曰：非是樂仁，惟仁故能樂。爾是他有言仁日用間無此私意，故能樂也。而今却不要如此論，須求他所以能不改其樂者，是如何緣能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這

富貴亦常歎然不自得，故曰莫大於理。在陋巷者何以異乎。曰：貧賤而在陋巷者，處富貴則失乎本心。顏子在陋巷，猶是處富貴，猶是。○鮮于侁問：顏子何以不改其樂。伊川曰：君謂其所樂者何也。曰：樂道而已。曰：使顏子以道為樂而樂之，則非顏子矣。○問：程子意謂顏子之心無少私欲，天理渾然是以日用動靜之間從容自得而無適不樂，不待以道為可樂而後樂也。朱子曰：謂非以道為樂，到底所樂只是道。蓋非道與我為一物，但熟後便自樂也。○問：伊川以為若以道為樂，不足為顏子，又却云：顏子所樂者，仁而已。不知道與仁何辨。曰：非是樂仁，惟仁故能樂。爾是他有言仁日用間無此私意，故能樂也。而今却不要如此論，須求他所以能不改其樂者，是如何緣能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這

何緣能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這

常人有之而不自知反自求許多憂若自如迷妄雖在憂苦迷妄之中而此樂又未嘗不存但一念開明反身而誠則即此而在每與原淨論無非此意而原淨尚有何道可得之問是猶未免於騎騎覓覓之蔽也。

○問何如用力方能得心地快樂羅近溪曰心地原只平等故用力亦須輕省蓋此理在人雖是本自具足然夫形象可拘所謂樂者只無愁是也若以忻喜為樂則必不可久而不樂樂之矣所謂得者只無矣是也若以景鬼為得則必不可及而不得隨之矣故中庸曰君子之道淡而不厭則令人每每學而至於厭者正非不淡使然哉。

四事做得實頭工夫透自然至此○問程子云周茂叔令學顏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竊意孔顏之學固非若世俗之著於物者值以為孔顏之樂在於樂道則是孔顏與道終為一物要之孔顏之樂只是私意淨盡天理昭融自然無一毫繫累耳曰然但令人說樂道說得來淺了要之說樂道亦無害又曰程子云人能克己則心廣體胖仰不愧俯不作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人心各具此理但是人不見此理這裏都黑宰宰地一得富貴便極聲色之娛竊四體之泰一遇貧賤則憂戚無聊所謂樂者非其所可樂所謂憂者非其所可憂也聖人之心直是表裏精粗無不昭徹方其有所思都是這裏流出所謂德盛仁熟從心所欲不踰矩形骸雖是人其實是一塊天理又焉得而不樂○顏子是孔子稱他樂他不曾自說道我樂人自說樂時便已是不樂了○問顏子不改其樂莫是樂箇貧否曰顏子私欲克盡故樂却不是專樂

箇貧須知他不干箇貧事元自有箇樂始得曰道理在天地間須是直窮到底至繼至來十分透徹無有不盡則與萬物為一無所窒礙胸中泰然豈有不樂○問不改其樂與不能改其樂如何分別曰不改其樂者僅能不改其樂而已不能改其樂者是自家有此樂他無奈自家何以此見得聖賢地位○問顏子在陋巷而顏路其旨有闕則人子不能無憂曰此重則彼自輕別無方法別無意思也要尋樂處只是自去尋却無不做工夫自然樂底道理而今做工夫只是平常恁地理會不要把做差異了去做箇陋巷實非可樂之事顏子不幸遭之而能不以入之所憂改其樂乎若其所樂則固在乎箏瓢陋巷之外也故學者欲求顏子之樂而即其事以求之則有沒世而不可得者此明道之說所以為有功也○或謂天子之樂雖在飯蔬食飲水之中而忘其樂顏子不以箏瓢陋巷改其樂是外其箏瓢陋巷曰孔顏之樂不

綱相似難就此分淺深唯是顏子止說不改其樂聖人却云樂亦在其中不改字上恐與聖人略不相似亦只爭些字聖人自然定樂顏子僅能不改○顏子之樂亦如曾點之樂但孔子只說顏子是恁地樂曾點却說許多樂底事來點之樂淺近而易是顏子之樂深微而難知點只是見得如此顏子是工夫到那裏了從本原上看方得○顏子之樂平淡曾點之樂勞攘○南軒張氏曰顏子非樂簞食瓢飲也言簞食瓢飲之貧人所不堪而不足以累其心而改其樂耳然則其樂果何所樂哉安乎天理而已矣學者要當從事於克己而後顏子之所樂可得而知也○勉齋黃氏曰顏樂之說集註以為從事於博文約禮或問以為無少私欲天理渾然二說不同何也或問博文約禮顏子所以用其力於前夫理渾然顏子所以收其功於後博文則知之明約禮則守之固凡事物當然之理既無不洞曉而窮通得喪與凡可憂可戚之

事舉不足以累其心此其所以無少私欲夫理渾然益有不期樂而自樂者矣○潛室陳氏曰所樂在道以道為樂此固學道者之言不學道之人固不識此滋味但已得道人則此味與我兩忘樂處即是道固不待以彼之道樂我之心也孔顏之心如光風霽日渣滓渾化從生至死都是道理順理而行觸處是樂行乎富貴則樂在富貴行乎貧賤則樂在貧賤夷狄患難觸處而然蓋行處即是道道處即是樂初非以道為可樂而樂之也又曰心廣體胖無入而不自得所樂即是道也若但以孔顏之樂不可形容而不知其所樂何事則將有耽空嗜寂之病聖賢者實工夫豈是欲入懸空坐悟所以濂溪必云二程尋孔顏所樂何事○西山真氏曰集註所引程子三說其二曰不以貧賤改其樂二曰蓋自有其樂三曰所樂何事皆不說出顏子之樂是如何樂其未却冷學者於博文約禮上用功博文約禮亦有何樂程朱二先生若

有所隱而不以告人者其實無所隱而告人之淺也。有人謂顏子所樂者道程先生以為非由今觀之所樂者道之言豈不有理而程先生乃非之何也蓋道只是當然之理而匹非有一物可以玩弄而娛悅也。若云所樂者道則吾身與道各為一物未嘗到渾融無間之地豈足以語聖賢之樂哉。顏子工夫乃是博文約禮上用功博文者言於天下之理無不窮究而用功之廣也。文者言凡物皆有自然之條理也。博者廣也。如伊川之論格物自一身性情之理以一事一物之理無不講究是也。約禮者言以理檢束其身而用勉之要也。如視聽言動必由乎禮常置此身於準繩規矩之中而無一毫放逸恣縱之意是也。博文者格物致知之事也。約禮者克己復禮之事也。內外精粗二者並進則此心此身皆與理為一。從容游泳於天理之中雖簞瓢陋巷不知其為貧。萬鍾九鼎不知其為富。此乃顏子之樂也。程朱二先生恐人只想像顏

子之樂而不知其實用其功。雖日談顏子之樂何益於我。故程子全然不露。只使人自思而得之。朱先生又恐人無下手處。特說出博文約禮四字。答學者從此用力。真積力久。自然有得。至於欲罷不能之地。則顏子之樂可以庶幾矣。○雙峰饒氏曰：人之常情莫不樂富貴而憂貧賤。今孔顏之樂不在於高堂數仞。榱題數尺。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而乃在於蔬食飲水。曲肱而枕。簞食瓢飲。居於陋巷之際。夫蔬食飲水。瓢陋巷豈可樂之事哉。是其為樂固非富貴之謂。而亦非貧賤之云。要必超乎二者之外。而別有所謂樂也。謂之亦在其中者。言雖當如是之時。而吾之所樂亦未嘗不在於此。謂之不改其樂者。言雖處如是之地。而吾之所樂亦不以此而改。爾非謂蔬水曲肱簞瓢陋巷之為可樂也。周子於此每令人尋其所樂者何事。而程子述之。其所以發人深意矣。○博文約禮是仲尼之所以教。顏子之所以學。處於此用功則

孔顏之樂可尋矣。○鄭舜舉曰道在吾身日由乎道則安而樂矣若以道為可樂而樂之則身與道為一非所謂樂之者也。○通考宋氏公遷曰孔子渾然天理故貧富不能動其心顏子能克己復禮故不以貧富動其心此孔顏之所以分也。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

道而廢今女畫

女音汝

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

慶源輔氏曰心欲進而力有所不及也

畫者能

進而不欲

新安陳氏曰力能進而心有所不肯也

謂之畫者如畫地以

自限也

○胡氏曰夫子稱顏回不改其樂冉求聞之

○李商隱曰冉有開口便
有敬樂之意與公孫丑道
則高矣美矣不可幾及語
氣相似夫子畫之則與反
室遠之語所云未之思何
遠之有語氣相似
○膚見自行有餘力不足
開口就是畫了彼其心原
不肯悅原不肯用力特托
言力不足以自限耳夫子
直破其力無不足之理蓋
行路者氣倦力竭小道而
廢誠有之矣此誠力不足也道非行路此也女特妄意其遠而自畫耳豈誠不足哉

○孟子告子篇云故君子之於食也取適飲之於飲也適我之心齋芻豢之悅我口註子草食曰芻半半是也穀食曰豢豢豕是也
○莊子齊物論民食芻豢曰義芻草木之食豢肉味之食也

故有是言然使求說夫子之道誠如口之說芻豢

則必將盡力以求之何患力之不足哉畫而不進則

日退而已矣此冉求之所以局於藝也

宋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廢是好事而不能進之人或是不會做工夫或是

材質不可勉者今如畫畫是自畫乃自謂材質不敏而不肯為學者問力不足者非于志否曰雖非志

而志亦在其中所見不明氣質昏弱皆力不足之故冉求乃自畫耳問自畫與自棄如何曰也只是

一般只自畫是就進上說到中間住住了自棄是全不能

做○雙峰饒氏曰力不足者是氣質弱甚天理不能勝人欲中道而廢者如人擔重擔行遠路行到中途氣力竭十分去不得左始放下如此左謂之力不足冉求未常用力使說力不足如季氏旅泰山且須

○宋景濂有七儒辨

○風記儒行篇疏云儒之言優也柔也能安人能服人又儒者濡也以先王之

道能濡其身

○兒說儒者通天地人之

稱子夏篤信謹守即有紛

爭靡麗之悅亦未至於為

人但規模不免狹小故夫

子慶之宗

○蔡虛齋曰前輩有云古

者腐儒今則皆盜儒矣嗚

呼

○袁了凡曰三教以吾

夫子之教為儒一也論語獨

此章說儒耳儒者之學在參

天地盡民物而開萬世之

太平者也子夏篤

信謹守於儒者一也量有所

未宏故夫子告之以此何以

謂之君子君子者有國之

稱子者五爵之一

以其能養人治人而得此

也夫天地之身民胞物與之

身謂天地與我不相類民

物與我不相類

而子夏自處則人與我而

此矣此君子小人之說也

○左傳襄公三十一年云若

子夏者小人哉

○左傳襄公三十一年云若

子夏者小人哉

○左傳襄公三十一年云若

子夏者小人哉

○左傳襄公三十一年云若

子夏者小人哉

○左傳襄公三十一年云若

子夏者小人哉

○左傳襄公三十一年云若

子夏者小人哉

詩言卷之六

教他便說不能此是畫處○新安陳氏曰語首章

註云說之渙而不已焉取說貴乎渙說荷渙必欲能

不能豈有自畫之患畫而不進說之不渙故也求

局定於藝而不能充拓其弊原於畫以自限耳

○子謂子夏有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儒學者之稱程子曰君子儒為去聲小人儒為入下

謝氏曰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之間而已然所謂

利者豈必殖貨財之謂以私滅公適已自便凡可以

害天理者皆利也子夏文學雖有餘然意其遠者大

者或昧焉故夫子語御之以此朱子曰聖人為萬世

立言豈專為子夏說

此處正要見得義利分明人多於此含糊去了不

界限今自己會讀書看義理做文字便道別人不

便謂強得人此便是小人儒臺臺間便分君子小人

豈謂子夏決不如此○君子儒小人儒同為此學者

也若不就已分上做工夫只要說得去以此欺人便

是小人儒○子夏是箇細密謹嚴底人中間或細密

於小小事上不肯放過便有委曲周旋人情投時好

之弊○慶源輔氏曰子夏資質純固但欠遠大之見

而有述小之蔽恐或溺於私與利也故以是告之然

此必子夏始見時事至其言切問近思仁在其中聖

人之道有始有卒之

說則必不至此矣

○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

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女音汝澹

徒其反

○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

魯武城人孔子弟子貌甚

醜夫子以為才薄既受業

退而修行南遊至江弟子

從者三百人設取予去就

○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

魯武城人孔子弟子貌甚

醜夫子以為才薄既受業

退而修行南遊至江弟子

從者三百人設取予去就

○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

魯武城人孔子弟子貌甚

醜夫子以為才薄既受業

退而修行南遊至江弟子

從者三百人設取予去就

○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

各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

吾以獵取人失之子羽子

貢曰貴之不喜賤之不怒

穆利子兵廉於行也

臺滅明之行也博物志云

滅明資千金之璧渡河河

伯欲之至陽侯波起兩蛟

挾舟子羽曰吾可以義求

不可以滅却乃左操璧右

操劍斬蛟蛟死波休乃投

璧于河三投輒躍出子羽

乃毀之而去示無性意

○蒙引云武城曾下邑言

魯君管卡之邑若費則季

氏邑矣

○漢高祖紀上高祖夜無

澤中大蛇當徑師古曰徑

小道也言從小道而行於

澤中過故下曰有蛇當

諸言大全 卷之六

武城曾下邑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徑路之小而捷

者公事如飲射讀法之類宋子曰焉爾乎三字是語

助聖人之言寬緩不急迫

○胡氏曰言魯下邑非大夫之采邑也飲謂鄉飲酒

周禮鄉大夫賓賢能飲國中賢者能者州長習射黨

正蜡祭皆行鄉飲酒禮射謂鄉射周禮鄉大夫以五

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

與舞州長春秋以禮會民皆行鄉射禮讀法則州長

於正月之吉黨正於四時孟月吉日族師於月吉間

胥於既比皆行讀法禮以是知為邑宰者不由徑則

亦然也其他則凡涉乎公家者皆是也

動必以正而無見小欲速之意可知非公事不見邑

宰則其有以自守而無枉也徇人之私可見矣胡氏

曰動

○儀禮鄉飲酒禮註後之鄉大夫三年大比獻賢者能者於其君以禮賓之與之飲酒○鄉射禮註州

長春秋以禮賓民而射於州為之禮謂之鄉者州鄉之屬鄉大夫或在焉不改其刑

必以正則非徇於行路而已有以自守則非徇不私

讓而已故又以可知可見總言之因小以明大因兩

端以見全體○楊氏曰為政以人才為先故孔子以得人

為問如滅明者觀其二事之小而其正大之情可見

矣後世有不由徑者人必以為迂不至其室人必以

為簡非孔氏之徒其孰能知而取之問楊氏謂為政

以人才為先如

子游為武城宰縱得人將焉用之似說不通朱子曰

古者士人為吏恁地說也說得通更為政而得人議

○游立軒說答云舉一事

可見其為人非只取此一

事也

○蒙引女得人焉余乎只

是問說餘為宰於彼曾得

有立心微行之好人否不

必說為政以人才為先子

游不是取滅明輔政

論語大全 卷之六

二十一

為法則無苟賤之羞取人以子游為法則無邪媚之

惑雙峰饒氏曰持身者不以苟賤為羞則在己猶人無所不至取人者苟為邪媚所惑則賢否邪正皆不復能辨矣○雲峰胡氏曰苟賤之羞邪媚之惑小

字與正大之情四字相反然非子游自持身正大都未必取人如滅明之正大也

○仁山金氏曰焉爾乎按字義如是為爾其辭氣必有所指謂汝得人焉有如是者乎謂其所以

與進取於斯道者是聖子之後者皆取於斯道也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

也馬不進也殿去是聖子之後者皆取於斯道也

孟之反魯大夫名側胡氏曰反節莊周所稱孟子反

○孟之反各側字子反孟氏族也哀公十一年齊國帥師伐魯及清孟武伯帥右師再求帥左師及齊師戰于郊右師奔齊人從之孟之反後入以為殿是役也再求力戰有功

○余按朱子所引莊子蓋并太宗師天下二篇所云而言焉

○蒙引據莊周所稱則孟之反此一節亦是老氏之行但聖人取人之善以為世勸正不計其心耳

○行明云章前曰魯軍後曰殿

○國書高無不帥師伐我及清

○孟孺子孟懿子之子武伯曼見杜預註滅齊一各也

者是也

宋子曰莊子所謂孟子反蓋聞者氏懦弱謙下之風而悅之者也伐誇功也

奔敗走也軍後曰殿策鞭也戰敗而還旋音以後為功

反奔而殿故以此言自揜其功也事在哀公十一年

左傳哀公十一年齊國帥師伐我孟孺子洩帥右師再求帥左師師及齊師戰于郊右師奔齊人從之孟之側後入以為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

○宋子曰這便是克伐怨欲不行與顏子無伐善底意思相似

○南軒張氏曰奔而為殿固已難能及將入門是國人屬身自時也反非惟不自有其功又自揜其功

深自抑損如此故聖人有取焉為學之善於伐居多聖人取之以教門人也

謝氏曰人能操平聲無欲上入之心則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而凡

可以矜已誇人者皆無足道矣然不知學者欲上入之心無時而忘也若孟之反可以為法矣宋子曰欲

便是私欲聖人四方八面提起向人說只要去得私欲孟之反他事不可知只此一事實便可以為法○問人之仗心固難克然若非先知得是合當做底事則臨事時必消磨不去諸葛孔明所謂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若知凡事皆其職分之所當為只看得得甚麼樣大功業亦自然無伐心矣曰也不足恁地只是箇心地平底人故能如此若使其心地不平有矜伐之心則雖平分知是職分之所當為少間自是走從那一邊去過捺不下少間便說我盡職分汝却如何不盡職分便自有這般心孟之反只是箇心地平所以消磨容得去○孟之反不伐與馮異之事不同蓋軍敗以殿為功殿於後則人皆屬自

○鮑衛大夫字子魚為鮑叔牙所殺鮑叔牙因其後而修飾附會之也○宋朝宋公子名朝有美色通於衛侯公夫人南子者○正義云鮑叔牙大夫子魚也有口才時世貴之宋朝宋之美人善潘時世貴之言人當知鮑鮑之有口才則見貴重無視鮑之俊而反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世害也

○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吳程說而有衍字

○袁了凡曰佞與美不同佞可一而美不可移佞可飾非而美或取忌佞可排難而美或招元故夫子云然以不字貫下恐無此文

○黃東發曰老氏說無能之佞而獨有朝之美於文為德掩掩以巧言令色不得分輕重而去其說其宋朝自然之美色與人為之令色不同

○虛齋曰而字似與無能字獨而長高明之而字同

○朱子曰據范氏主意乃在取時之好佞故曰猶難免于當世非加一猶字其

歸他若不恁地說便是自承當這箇殿後之功若馮異乃是戰時有功到後來事定諸將皆論功他却不自言也○雙峰饒氏曰人所以矜伐只為好勝之心蔽之於天理有些小功能自視不勝其大容著不得只管矜伐若能捺伏此心則私意消天理明便是有莫大功業亦只如一點浮雲何足矜伐哉上蔡平時用功去箇矜字所以說得如此痛切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鮀徒河反

祝宗廟之官鮀衛大夫字子魚有口才朝宋公子有美色言衰世好諛悅色非此難免益傷之也問諛

論語六金

說難通

○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謝上蔡之意

○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程伊川 朱子 金仁山

○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范氏

○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孔安國 邢昺 袁了凡

○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袁了凡

○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袁了凡

○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袁了凡

○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袁了凡

○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袁了凡

○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袁了凡

論語大全 卷之六

而字為不字朱子曰當從伊川說謂無能之巧言與朝之美色難免於今必見憎疾也○南軒張氏曰

有巧言令色而後可以免於世則世衰道微可知矣○

人已下以利害存心者鮮不為之變易矣此聖人所

以嘆也○雙峰饒氏曰世教明則人知善之可好而

不好諛知德之可悅而不悅色矣通言石山金氏曰

而有而字猶與字古者兩

事相兼者以而字中遞之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言人不能出不由戶何故乃不由此道邪怪而歎之

之辭厚齋馮氏曰莫不肯也○雙洪氏曰人知出

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非道遠人人自遠爾朱子曰

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非道遠人人自遠爾朱子曰

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非道遠人人自遠爾朱子曰

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非道遠人人自遠爾朱子曰

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非道遠人人自遠爾朱子曰

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非道遠人人自遠爾朱子曰

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非道遠人人自遠爾朱子曰

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非道遠人人自遠爾朱子曰

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非道遠人人自遠爾朱子曰

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非道遠人人自遠爾朱子曰

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非道遠人人自遠爾朱子曰

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非道遠人人自遠爾朱子曰

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非道遠人人自遠爾朱子曰

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非道遠人人自遠爾朱子曰

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非道遠人人自遠爾朱子曰

論語大全 卷之六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袁了凡曰當以野字對君子看史是史官正當時弊處天下之僉文者莫如史其不實而誣人者亦莫如史當時之人皆以質勝者為野人以文勝者為君子故夫子言質勝文者誠為野人矣然文勝質者亦不得為君子也乃雖史氏浮靡之失而決不可為者也必文質彬彬二者適得其均而無相勝之弊然後始得為君子然後二字重有文質就人身上說若在經制上則寬

○指南云質勝文猶言无文勝字不必深泥云

○李懷註曰史非當文者之史若掌文春之史則唐虞之士亦有信史惟記史之史云

○姚承菴曰質本體也文御色也

○禮記禮器篇云君子曰其受和自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野野人言鄙略也史掌文書多聞習事而誠或不足

也宋子曰史掌文籍之官如三丁公及王乃周諸史并周禮諸屬各有史幾人

○慶源輔氏曰史如周官太史小史之屬太史掌邦之六典小史掌邦國之志所謂多聞也太史小史皆掌喪祭賓客會同朝覲軍旅之事所謂習事也先王盛時史雖多聞習事而誠實固無不足者世衰道微習於外者多遺其內故多聞習事之史或有誠實不足者下以或字其義備矣

彬彬猶班班物相雜而適均之貌言學者當損有餘補不足至於成德則不期然而然矣新安陳氏曰先有質而後有文文所以文其質也文得其中方與質稱文不及則為

野文太過則為史故文可損益而質無損益學者損史之有餘補野之不足使文質相稱則有彬彬之氣象矣集註分學者與成德而言益始焉損有餘補不足乃勉而為之到成德之境則自然純熟不待損之補之而後文質始相稱也

○楊氏曰文質不可以相勝然質之勝文猶言甘可以受和

白可以受采也文勝而至於滅質則其本亡矣雖有文將安施乎然則與其史也

寧野程子曰君子之道文質得其宜也○宋子曰文質是不可相勝縱勝便不好夫子言文質彬彬自然停當恰好不少此二子意思若子貢文猶質質猶文便說得偏了○慶源輔氏曰質勝文則野賤質有餘而文不足文勝質則史則文有餘而質不足學者能於其不足者補之於其有餘者損之至於成

論語卷之六

三十三

德則文質班班然相雜而適相稱有不期然而然者矣夫然後可以謂之君子又曰野猶近本史則狗未矣。

此深傲人不直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是張而不直
程子曰生理本直罔不直也而亦生者幸而免耳

蓋幸免也
楊氏曰人之生也直是以君子無所往而不用直則心得其正矣古人於幼子常示母誥所以養其直也所謂直者公天下之好惡而不為私焉耳○宋子曰罔之生也之生與上而生字微有不同此生字是生存之生人之絕滅天理便是合死之人今而不死蓋幸免也○天地生生之理只是直纔直便是有生之理不直則是枉天理宜自屈折也而亦得生是幸而免耳○罔只是脫空作偽做人不誠實以非為

○關心云生以氣言直以理言率性而行便直
○存疑曰直是無邪曲當以情言
○鄱陽朱氏曰此推本然生理而戒人逆理之辭
○袁了凡曰生理本直非正謂也在前一層本文只說凡之生也真不說天之生人直也又人之生與罔之生正相照應不空做兩樣說罔不直也註得好罔有二義罔無也謂滅盡此直道是不直也罔是罔以無為有以是為非不直也唯誣罔故無直據之是誣罔之義
○講述云生理者人之具此理故性字從心從生則生理即性也

是以黑為白如不孝於父却與人說我孝不弟於兄却與人說我弟此便是罔據此等人合當用死却生於世是幸而免耳生理本直如耳之聽目之視鼻之嗅口之言心之思是自然用如此若纔去這裏著些屈曲支離便是不直矣又云其粗至於以鹿為馬也是不直其細推至一念之不實惡惡不如惡惡臭如善不如好好色也是不直○如水有源便流這只是流出來無阻滯處如見孺子將入井便有箇惻隱之心見孺子可羞惡底事便有箇羞惡之心這都是本心自然發出來若順這箇行便是直若是見又井後不惻隱見可羞惡而不羞惡這便是罔○此章之說程伯子之言約而盡矣兩生字雖若不同而義實相足蓋曰天生是人也實理自然初無委曲彼乃不能順是而猶能保其生焉是其死特幸而已耳○如木方生被人折了便不直多應是死到得不死幸然如此耳○南軒張氏曰天理本直在人則順其性而不

達所謂直也。直者生之道。循理而行。雖命之所遭。有不齊焉。而莫非生道也。罔則昧其性。冥行而已。是與遊鬼為纒者相去幾何。其生特幸耳耳。○雙峰饒氏曰。罔無也。謂其盡此直道。○黃氏震曰。罔對人而言。蓋罔罔然不知。所以為人也。幸而免對生也。直而言。蓋能伴苟免。不能直也。人之生也。直而罔之。生也。不能直。幸免而已。幸而免者。低回委曲。苟全其生者也。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好去聲樂

音洛

尹氏曰知之者知有此道也好之者好而未得也樂之者有所得而樂之也○**張敬夫曰**譬之五穀知者

○庸見樂字較平平好字猶加些意氣樂是生機自然泮泮道即我我即道而相忘矣。旨有一段和融光射射不可於情識上認取耳。
○存每道知字尚淺故不如好若知得深便無不好好字就是知者利仁之利字故解曰深知萬好而必欲得之樂是樂則生之樂此理體之於身和順沒客無所勉強道便是樂

○易象曰入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知其可食者也。好者食而嗜之者也。樂者嗜之而飽者也。知而不能好。則是知之未至也。好之而未至於樂。則是好之未至也。此古之學者所以自彊而不息者歟。程子曰。學至於樂則成矣。篤信好學。未如自得之為樂。○知之者我知之也。好之者雖篤而未能有之。至於樂之。則為己之所有。○朱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人之生便有此理。然被物欲昏蔽。故此理者已少。好之者。是知之已至。分明見得此理。可愛可求。故心誠好之。樂之者。是好之已至。而此理已得之於己。凡天地萬物之理。皆具足於吾身。則樂莫大焉。○問。不如樂之者。此樂字與顏子之樂意。意思異否。曰。較其大樂亦不彊多。但此樂之者。字是指物而言。是有得乎此道。從而樂之也。猶樂斯二者之

論語

卷之六

三十五

樂樂循理之樂如顏子之樂又較淡是安其所得後
與萬物為一泰然無所窒礙非有物可玩而樂之也
○此章當求所知所好所樂為何物又當玩知之好
乏樂之三節意味是如何又須求所以知之好之樂
乏之道方於已分上有得力處○慶源輔氏曰尹氏
之說即張氏之說食而知其味故嗜之嗜即所謂好
也然其未至於樂者則雖嗜之而未嘗飽滿饜足
蓋猶有嗜好之意焉至於樂則飽滿饜足自得於心
有不可以語入者矣張氏以人之食五穀為喻其曉
入尤更明切故具載之然則知而不能好未能知其
味也好之而未嘗樂未能與之為一也繼到樂處則
無息無二學者苟未至於樂則當益鞭其後自強不
息以求之必期至於自得而樂之之地則不能自己
取○雙峰饒氏曰論地位則知不知好知不如樂論
工夫則樂原於好好原於知大學物格知至是知之
者誠意如好好色是好之者意識而心正身脩則心

○姚承菴曰此夫子為語
上而言易曰形而上者謂
之道此可以輕字入言哉
必其人資質明敏學力將
到與之言可即會悟耳
不然如對癡人說夢了究
竟道無上下性道只在人
事中先教從人事實地做
便是下學上達處
○李南黎曰易曰形而上

廣體胖而樂矣○雲峰胡氏曰知不如好知之淡自
能好不如樂好之淡自能樂好在未有所得之先
樂在既有所得之後○新安陳氏曰學者之於道當
自知之而始又必好且樂之而後為至非真知之不
能好然既知之必當求進於好之非篤好之不能得
之而樂然既好之必當求進於樂之果能樂之則所
知所好者方實得於己其樂有不可以
語人者矣所謂自強不息者益如此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

也以上之上上
聲語去聲
○班固古今人表列九等上上聖人上中人上
語告也言教人者當隨其高下而告語之則其言易
去入而無躡等之弊也○張敬夫曰聖人之道精粗

者謂之道，在可見上一，覺便是上。

○袁了凡曰：道無精粗，如何有上且理會，上是甚麼道理，識得上字，則幾矣。夫子嘗曰：生而知之者，上也。人品以生知為上，則道理凡屬修持，凡假學識者，皆非上也。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聞見而識之，知之次也。從聞見入者，為次，則不由聞見上也。夫子傳道之心，甚切，豈不欲盡人而語之上哉。

○吳江周安期曰：仲尼之徒，不聞有夜坐入室而談者，緣何哉？可以語人有可不可耳。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說苑仲尼曰：非其然而樹之，不生也；非其人而語之，弗聽也。得其人如聚散，而再之，非其人如聚散，而再之，非其人如聚散，而再之。

○切問近思，在子張篇。子夏曰：切問者，而思之也。

雖無二致，但其施教，則必因其材而篤焉。蓋中人以

下之質驟而語之，太高非惟不能以入，且將妄意躡

等而有不切於身之弊，亦終於下而已矣。故就其所

及而語之，是乃所以使之切問近思而漸進於高遠

也。或問：中人上下，是資質否？采子曰：且不裝定，係地

或是他工夫如此，或是資質如此。聖人只說中人

以下，不可將那高遠底說與他，怕他時下無討頭處。

若是就他地位說時，理會得一件，便是一件，庶幾漸

漸長進。一日強似一日，一年強似一年，不知不覺便

也解到高遠處。○問：聖人教人，不問智愚高下，未有

不先之淺近，而後及其高深，今中人以上之資遠以

上焉者，語之何也？曰：他本有這資質，又須有這工夫

故聖人方以上者語之。○理只是一致譬之，水也有

把與人少者，有把與人多者，隨其質之高下而告之，

非謂理有二致也。又曰：正如告顏淵以克己復禮，告

仲弓以持敬，行恕，告司馬牛以言之訕，蓋清明剛健

者，自是一樣，恭默和順者，自是一樣，有病痛者，自是

一樣，皆因其所及而語之也。○西山真氏曰：道德性

命者，理之精也；事親事長，洒掃應對之屬，事之粗也。能盡其事，親事長之道，則道德性命不外乎此矣。中

人以下若驟然告以道德性命，彼將何所從入？想像

億度反，所以害道不若且從分明易知處告之，以事

親事長洒掃應對之屬，如此則可以循序而用力，不

補於身心也。○李氏曰：中人以上，雖昧及於上智而

論語

卷之六

三十一

○羅近溪曰。夫子於鬼神

深嘆其德之盛。豈有相遠之理。且洋洋在吾上。在吾左。在吾右。物而不道也。又誰謂而遠之。竊意遠字不作去聲。正是幽深玄遠。如中魔引詩所謂神之在思。不可度思之云也。如此則不惟已之敬謹益至。益謂事之意亦恐無所施也。語意更覺分此。

○鄭申甫曰。難。凡事之所難。而難為者。皆是要不為。民義獲得也。謂功效也。諸葛武侯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

○講本云。守以有所務。言次計獲之心。仁智非兩物。一事

○蒙引云。惟知其為所難。而難為者。知者之事也。無所為而為者。仁者之心也。

○張雨若曰。智也。是心不惟獲利。心不可得。即獲言心亦不可有。總謂之私。

於上智為近。故可以語上。中人以下。則於上智為遠。繫語以上。則將妄意。躡等。非徒無益。而反有害矣。○

雙峰饒氏曰。中人以下。非是終不可以語上。且使之切問近思。由下以進於中。則亦漸可以語上矣。○新安陳氏曰。道無精粗。教有等級。資之近上者。可教以精澁。資之凡下者。且當教之以淺近。苟速以精澁語之。則無入精澁之漸。終為凡下之歸。而巳舉者。且語之以淺近。使由淺近而漸進於精澁。哉。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

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民亦人也。獲謂得也。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

人之所謂智。只知其所當知而已。自常人觀之。此兩事若不足以為智。然果能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則真箇是知。○或問。所謂鬼神。非祀典之正。何以使人敬之。以為祀典之正。又何以使人遠之。曰。聖人所謂鬼神。無不正也。曰。遠者。以其處幽。故嚴之。而不瀆耳。若其非正。則聖人豈復謂之鬼神哉。在上則明禮以正之。在下則守義以絕之。固不使人入敬而遠之。然亦不使人入敬而慢之也。○雙峰饒氏曰。務民。義敬鬼神而遠之。兩句當合看。如未病謹疾。既病。醫藥人事所宜也。不務此而專禱鬼神。不知也。為善去惡。人道所宜也。不務善而專媚神。先其以求福。不務去惡而專媚神。以死禮。皆不知也。

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也。此必因其遲之失而告之。

宋子曰。董子所謂仁人者。止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謂此也。

然正義未嘗不利明道豈必無所但不先以功利為心耳樊遲蓋有先獲之病故夫子既告以此又以先事後得告之警之至矣○問知之事仁之心曰務義敬神是就事上說先難後獲是就處心積慮上說事也從心裏做出來然仁字○程子曰人多信鬼神惑說較近裏知字說較近外

也而不信者又不能敬能敬能遠可謂知矣程子曰

義乃知也鬼神不敬則是不知不遠則至於瀆敬而違之所以為知○慶源輔氏曰能敬則知人與鬼神二而一之不可數能遠則知人與鬼神一而二之不可數是可不謂之知乎

已也以所難為先而不計所獲仁也問既曰仁者則安得有已私而

更須克已耶宋子曰仁者雖已無私然安敢自謂已無私乎克已正是要克去私心若又計其效之所得

乃私心也只此私心便是不仁○新安陳氏曰先難所包者濶本不但言克已程子謂克已足於所難之中又舉其若言克已之而求仁之功莫先焉

力行所知不俾所難為宋子曰人之於鬼神自當敬

則須著如此又如下筮自伏羲弄舜以來皆用之是有此理矣今人若於事有疑敬以下筮決之有何不可如義理合當做底事却又疑惑只管去問於卜筮亦不能遠也蓋人自有人道所當為之事今若不肯自盡只管去請事鬼神便是不智又曰夫子所答樊遲問仁知一段正是指中間一條正當路與人於所當做者却不肯去做纔去做時又便生箇計獲之心皆是墮於一偏人能常以此提撕則心常得其正矣○民者人也義者宜也如詩所謂民之秉彝即人之義也此則人之所宜為者不可不務也此而不務

而反求之。幽冥不可測識之間。而欲避禍以求福。此豈謂之智者哉。○此鬼神是指正當恰祭祀者。且如宗廟山川。是合當祭祀。底亦當敬。而不可褻。近泥者。纔泥着。便不是。且如卜筮。用龜所不能免。臧文仲却為山節藻梲之室。以藏之。便是不知也。○先難後獲。仁者之心。如是。故求仁者之心。亦當如是。○獲有期望之心。學者之於仁。工夫最難。但先為人所難為。不必有期望之心。可也。○後如後其君。後其親之意。哭死而哀。非為生者。終德不回。非以玉祿。言語必信。非以正行。這是熟底先難。後獲是得仁底人。君子行法以俟。命是生底先難。後獲是求仁底人。○問上蔡所說先難。謂如射之有志。若跌之視地。若臨溪。若履薄。皆其心不易之謂。曰說得是先難。是心只在這裏。更不做別處去。如上嶺高峻處。不能得上。心心念念只在要過這處。更不思量別處去。過這難處。未得便又思量得某處。這便是求獲。○雲峰胡氏曰。集註言知

○蘇崇溪曰。仁者智者。皆在人心。在人則為仁。動靜二字。聲擾也。何動非靜。何靜非動。仁者之心。一真為主。前威不搖。故謂之靜。然其虛中之妙。應未嘗膠也。何靜非動。如辭善意矣。

○楊慈湖曰。欲言智者之所謂樂。不可得。而始損水以明之。而所為水者。至虛而實。實者。非思慮亦未定。盡智者之樂。又繼以動之一聲。雖言其動。亦不能言其所以動。智者得動中之妙。真不可度思。○唐荆川曰。仁則所見無非山。者。猶則所見無非水。者。非過境而情生。亦非造境而情歇。故境有去來。而其樂未嘗不在。苟其樂未嘗不在。雖仁者於水。智者於山。亦是樂也。

○休徵絃原旨云。樂水樂山。非待山水而後為樂也。

者之事。便見務民之義。○自務字最重。仁者之心。便見先難二字。先字最要。務者。事之所當為。先者。心之所當急。○又曰。義者。人之所宜為。鬼神在幽隱之間。務其所宜為。而不惑於幽隱之間。知者之事也。仁者之心。純乎天理。不可有為而為之。○有所為而為。則非仁者之心矣。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

者。知。去聲。樂。上。二字。並。五。教。反。下。下。字。音。洛。

樂。喜。好。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

故樂水。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有似於山。故樂

山。動靜以體言。慶源輔氏曰。此體字。乃形容。樂。壽。以

仁。知。之。體。段。非。體。用。之。體。樂。壽。以。仁。知。之。體。段。非。體。用。之。體。

只是形容他心神融治各有所象耳。境有在來而樂未嘗不在也。

○講述云動謂心無固滯身理俱融就如水之流盪一般故其樂水也動相契也靜謂心無紛擾身理相安就如山之凝定一般故其樂山也靜相謀也然水之澄蓄何動非靜山之發生何靜非動故智者動真于理動亦靜也仁者靜虛而明靜亦動也。

○乾文言君子以體仁足以長人。

○存疑知者動仁者靜程子作推原樂水樂山意蒙引作就樂水樂山上見其然意思樂水樂山動靜俱不相沿皆就知仁上看出未知何如姑俟知者評焉

論語

致言也動而不括故樂

新安陳氏曰動而不括出易繫辭下註括結也動而無結

則其本文靜字 靜而有常故壽 宋子曰此不是兼仁知而言是各就其一體而言世自有

一般渾厚底人一般通曉底人各隨其材有所成就如顏子之徒是仁者子貢之徒是知者是泛說天下有此兩般人耳。○或謂寂然不動為靜非也此言仁者之人雖動亦靜喜怒哀樂皆是動仁者豈無此數者蓋於動中未嘗不靜靜謂無火欲之紛擾而安於天理之自然耳若謂仁者靜而不動則知者亦豈動而不靜乎。○知者動意思常多故以動為主仁者靜意思常少故以靜為主。今夫水淵深不測是靜也及滔滔而流日夜不息故主於動山包藏發育之意是動也而安重不遷故主於靜故知仁動靜是體段模樣意思如此。○仁自有壽之理不可以顏子來捕看如罔之生幸而免罔亦是有死之理。○仁者雖有動

時其體只自靜知者雖有靜時其體只自動。○仁主發生知周事物仁者一身混然全是天理故靜而樂山且壽壽是悠久之意知者周流事物之間故動而樂水且樂樂是處得當理而不擾之意。○雲峰胡氏曰集註事理義理四字理一而已。一事各具一理故曰事理在物為理處物為義故曰義理事無定用含動意義有定。○程子曰非體仁知之深者 宋子曰體仁謂人在

那仁裏做骨子。○雙峰饒氏曰體仁是以身為體之如君子體仁之體夫子體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程子曰知如水之流仁如山之安動靜仁知之體也動則自樂靜則自壽。○知者樂水仁者樂山言其體動靜如此知者樂所運用處皆樂仁者壽以靜而壽仁可以兼知知不可以兼仁如人之身統而言之則只謂之身別而言之則有四支。○朱子曰惟聖人兼仁知故樂山樂水皆兼之自聖

人而成就各有偏處。○仁靜知動，易中說仁者見之陽也。知者見之陰也。這樣物事大抵有兩樣。仁配春，知配冬。中庸說成己仁也，成物知也。仁在我，知在物。孟子說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又知在我，仁在物。見得這樣物事皆有動靜。自仁之靜，知之動而言，則是成己仁也。成物知也。自仁之動，知之靜而言，則是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仁者敦厚和粹，安於義理，故靜。知者明徹疏通，達於事變，故動。但語味仁知二字，氣象自見得動靜處。非但可施於文字而已。○知便有個快活底意思。仁便有個長遠底意思。○知者動，然他自見得許多道理，分明只是行其所無事，其理甚簡。以此見得雖曰動而實未嘗不靜也。仁者靜，然其見得天下萬事萬理皆在吾心，無不相關。雖曰靜而未嘗不動也。動不是恁地勞攘紛擾，靜不是恁地塊然死守。這與樊遲問仁，知章相連，自有互相發明處。問此是如何，曰專去理會人道之所當行。

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便是見得日用之間流行運轉，不容止息。胸中曉然無疑，這便是知者動處。心下專在此事都無別慮繫絆，見得那是合當做底事，只恁地做將去。是先難後獲，便是仁者靜。○問體字只作形容仁知之體段，則可。若作體用之體，則不可。仁之體可謂之靜，則知之體亦可謂之靜。所謂體者，但形容其德耳。曰所論體用甚善。○南軒張氏曰：動靜者，仁知之體。樂水樂山，言其體則然也。動則樂，靜則壽行，所無事不其樂乎。常永自固，不其壽乎。雖然知之體動而理各有止，靜固在其中矣。仁之體靜而周流不息，動亦在其中矣。仁知之義非淡體，若莫能識也。○慶源輔氏曰：知者通達，故周流委曲隨事而應。各當其理，未嘗或滯於一隅。其理與氣皆與水相似。故心所喜者水。仁者安仁，故渾厚端重外物不足。以遷移之。其理與氣皆與山相似。故心所喜者山。知者隨事處宜，無所凝滯，故其體段常動。仁者心

○蒙引云。二國之政俗有美惡者。王伯之異也。孔子特之各固。非昔日之各而變亦非昔時之變矣。故皆須亦。

安於理無所歆羨。故其體段常靜。樂壽以效言。效謂功效。此所以言其功效也。括結礙也。動而無所結礙。故其效樂常悠久也。靜而悠久不變。故其效壽。○新安陳氏曰。夫子以知者仁者。分言程子以知知合言。所謂體仁知之渙。蓋指孔子也。全體仁知渾然兼全。仁中有知。知中有仁。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固。得其壽亦樂其天。豈偏於知與偏於仁者。各得其一端而已哉。

○子曰齊變至於魯魯二變至於道

孔子之時齊俗急功利喜夸詐乃霸政之餘習魯則

重禮教崇信義猶有先王之遺風焉

國強兵。故其俗急功利。假借仁義。故其俗喜夸詐。魯周公之後。周禮盡在。其重禮法。可知。至漢初。猶為頑

○中庸曰其人三則其政息

羽城守不下其。但人亡政息不能無廢墜耳。道則先崇信義可知。

王之道也。言二國之政俗有美惡。故其變而之道有

難易

慶源輔氏曰。廢其法而衰替者。易復更其法而富強者。難變俗以政。革政以道。協政有美惡。故俗有醇疵。至於變而之道。則盡善盡美。無以復加矣。

○雲峰胡氏曰。先儒云。王伯之辨。莫如孟子。不知夫子此章。所以辨王伯者。嚴矣。道。王道也。當孔子之時。齊有伯政之餘習。變而之。王道極難變。而僅可如孔子之時之魯耳。魯則猶有先王之遺風。一變可至於道。集註。政俗有美惡。美者先王之遺風。惡者伯政之餘習。即此可見。○程子曰。天子之時。齊疆魯弱。孰不尊王賤伯之意。

以為齊勝魯也。然魯猶存周公之法制。齊由桓公之

○通鑑太公封於齊五月而報政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俗會至簡三年而報政周公曰何遲也曰變其俗革其禮三年而後除之周公曰後世其北面事齊乎夫政下簡不少易民不能近平易近民民必服之周公問太公何以治齊曰尊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弑之臣太公問周公何以治齊曰尊賢而親親太公曰後世復弱矣

○子罕篇集註云設用也言不為世用也

○正蒙云魯政之弊馭法者非其人而已齊因管仲遂併壞其法故必再變而後至於魯
○存疑曰看來齊若在周盛時尚須一變方可至周公之魯在春秋時又須一變方可至孔子時之魯

論語大全 卷之六 霸為從簡尚功之治去聲太公之遺法變易盡矣魯齊王氏

曰閔元年齊仲孫湫謂桓公曰魯猶秉周禮哀十一年季孫欲用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且子季孫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昭二年晉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此所謂猶存周公之法也國語管仲為政制國為二十一都注云此非周制不立卒伍不脩甲兵作內政而寄軍令則可速得志於天下注云內政國政也此所謂從簡也桓公令官長期而書伐蓋期年報功也故一變乃能至魯魯則脩舉廢此所謂尚功者也

隆而已一變則至於先王之道也愚謂一國之俗惟天子為能變之而不得試然因其言以考之則其施

為緩急之序亦略可見矣

朱子曰齊經小白法度盡壞今須一變方可至魯又

一變方可至道魯却不會變壞但典章廢墜而已若得入以脩舉之則可以如王道盛時也○太公之封於齊也舉賢而尚功孔子曰後世必有篡弑之臣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孔子曰後世寢微矣齊自太公初封已自做得不太段好至後桓公管仲出來乃大變亂折壞一番魯雖是衰弱不振元舊底却不太段改換欲變齊則須先整理已壞了底方始如魯方可

以整頓起來這便隔了一重變魯只是扶衰振弱而已若論魯如左傳所載有許多不好事只是却不會被人拆壞恰似一間屋其規模只在齊則已經拆壞了這非獨是聖人要如此損益亦是道理合當如此

○齊魯初來氣象已自不同桓公管仲不能遵守齊之初政却全然變易了已向盡在功利上魯畢竟先世之遺意尚存如哀公用田賦猶使人來問孔子他

若以田賦為是更何暇問惟其知得前人民是所以
來問如桓公管仲却無這意思自道他底是了了向
做去不顧○以地言之則齊險而魯平以枕言之則
齊厚而魯薄以勢言之則齊強而魯弱以信言之則
齊尚夸詐而魯習禮義蓋其風氣本不同矣是以自
其本而言之則雖太公之盛時已必一變而後可以
至於周公伯禽之王道自其未而言之則齊俗益壞
之後又必一變而後可以及魯之衰也然當是時非
夫子之得那家亦孰能成此一變之功哉○問施為
緩急之序如何曰如齊功利之習所當變魯紀綱所
當振便是急處變齊則至魯在所急而至道在所緩
至魯則成箇樸了就上出光來○潛室陳氏曰王道
猶入之元氣齊魯之初均有此元氣只緣中間元氣
各受些病齊求速安不於元氣調養便以烏喙投之
一時却得康強不知元氣已被此壞了魯未曾用藥
元氣却未壞聖人與調理出便自渾然本來箇人齊

○觚酒器一升曰爵一升曰觚一升曰觚物之有稜者古者獻以爵而酌以觚上員象天下方象地○儀禮註云觚者法度之器也以著戒貪為飲者之規焉以銅為之商人又有木觚梓人曰一升曰觚獻以爵酬以觚本射主人以觚獻賓及燕亦大射主人獻以觚○春秋時制器者或變為圓即今所見古銅器似甗者腹附倫有稜然非太古之制矣



觚之圖

○史游急就章注云觚者學者之禮或以記事創不為之或六面或八面面皆可謂觚者稜也。有稜角也。○焦氏筆乘第一語云觚不觚觚哉觚哉太平御覽引此註云孔子曰觚觚而忘有所念觚不時成故曰觚哉觚哉觚小器耳心不專一尚不時成况於大事乎。○揚升庵曰春秋之世已

元氣已耗於烏喙醫欲治之定須先去烏喙一段毒始下得調理方法齊魯俱是聖賢之後本都是王道但魯則中間廢壞不曾修葺不曾改易周公法制故聖人變魯一番便可復王道之舊齊自桓公以來一變為功利之習把太公遺法一齊變了設若變齊須除去許多功利了重新修葺一番始可復王道之舊故變魯只用一許多氣力變齊須用兩許多氣力○新安陳氏曰魯有變易之資聖人有能變之道亦嘗用於魯矣而道終不得行所以波可為魯惜也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觚音孤

觚稜也國曰酒器厚齋馮氏曰觚酒器一升曰爵三升曰觚觚物之有稜者也○洪慶

善曰古者獻以爵而酌以觚此國曰木簡厚齋馮氏曰顏師古

夫子因獻酌之際有所感也

有破觚為圓者其事雖小
而輕變古制已有秦人開
阡陌井田之漸

○虛齋曰觚哉此與水哉
詞意不同

○講述云此章非專言觚
借一觚以傷世之空名無
實者欲人顧名而思義也
上觚字以器言不觚觚字
以形制言觚哉兩觚字指
器而重嘆之言失其制安
得此名也故為政必以正
名為先意在言外

曰學書之牘或以記事削木為之其形或六面或不
面皆可書孔子嘆即此也竊謂觚為酒器見於禮經
為木簡見於漢志就章竊謂為木簡者秦漢以
後之稱非孔子所謂也木簡之觚今文從觚
皆器

之有稜者也宋子曰古人之器多有觚如酒器便如
今花瓶中間有八角者木簡似界方而

六面即漢所謂操觚之士者也古
人所以恁地故特緣是頓得穩
不觚者蓋當時失

其制而不為稜也觚哉觚哉言不得為觚也○程子

曰觚而失其形制則非觚也正舉一器而天下之物

莫不皆然新安陳氏曰此下及范說
皆是推廣朱子言外餘意故君而失其君

之道則為不君臣而失其臣之職則為虛位范氏曰

○直何宰我之問非憂為仁之陷嘗特設此問須玩他雖字口氣意以仁者至于愛人則當無道不察
雖或告之曰非有人焉不察之則失仁從之則失身不知仁者其亦從之也其字是買問之詞非疑其必
從也蓋究仁者處此事勢其用心當何如耳何為其然然字指從用教入言言仁者雖切於教入何為其
從之於非以救之也勿作
何至若此之愚○近雖訓
往然須著簡使字以証陷
之陷非自陷也○孔子可
得而逝也不可得而陷也
蓋君子是有斟酌的人非
好仁而不好學者也故繼
之曰可欺也不可罔也
○存疑云非有人焉本無
人也故曰雖

人而不仁則非人國而不治去聲則不國矣宋子曰夫

為觚發而推之則天下之物皆然也上觚指其器下
觚語其制觚哉觚哉嘆器之失其制也○南軒張氏

曰物必有則苟失其則實已非矣其得謂
是名哉聖人重嘆於觚意所包極遠矣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

何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劉聘君曰聘君名勉之字致中號
草堂建安人文公婦翁有仁之仁當作人

今從之從謂隨之於井而救之也宰我信道不篤而

憂為仁之陷害故有此問逝謂使之往救陷謂陷之

○蘇紫溪兒說云可欺不可罔重在不可罔三字總
是申不可陷之意不必分
屬

於井欺謂誑反古況之以理之所有罔謂昧之以理之
所無蓋身在井上乃可以救井中之人若從之於井
則不復扶又反能救之矣此理甚明人所易曉去聲仁者
雖切於救人而不私其身然不應去聲如此之愚也或
可欺是繼可逝而言不可罔是繼不可陷而言否罔
子曰也是如此但可逝不可陷是就這一事說可欺
不可罔是總說不特此事如此他事皆然○問欺罔
之別其詳復有可得而言者乎曰欺者乘人之所不
知而詐之也罔者掩人之所能知而愚之也夫人之
墜井世有此理而其有無則非君子所能必知故雖
或未必真有而可欺使往視之也自入井中而可以
救人則其無是理也蓋不待智者而知之矣又安得

○參引文者道之散殊也
○於文則所以窮之者
○以未盡其道之繩尺
○不以約以禮則所以踐之
○有未得其要其能

以此罔之而使陷於井中哉孟子之論舜子產事亦
引此語以彼證之則明白矣曰往視而井實有人則
如之何曰蘇氏之說所以處於輕重緩急之間者密
矣蘇氏云拯溺仁者之所必為也殺其身無益於人
仁者之所必不為也惟君父在險則臣子有從之之
道然猶挾其具不徒從也事迫而無具雖徒從可也
其餘則使入拯之要以窮力所至○雲峰胡氏曰愛
不足以盡仁仁者必能愛覺不可以名仁仁者必能
覺然則仁者之愛也可欺之使之往救仁者之覺也
不可罔之使陷於井也○新安陳氏曰好仁不好學
其蔽固愚然徒有切於救人之心而不察所以
救人之理仁者不猶如是其愚是故貴夫學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音夫

扶
○虛空曰此處以知行一字貼不是蓋此章重在博約二事○博者
在外約者約止身來

不詳於道。○弗畔兼博約。說為長若徒博文而不約。亦不可謂之弗畔否。曰。如楊墨學仁義而差者。是也。楊墨正畔道者也。蓋由其於文未能博而所約又非也。

○王魯齋曰。畔字全係於約。而博文者未能保其不畔也。○唐士雅曰。亦可。以弗畔非不足之詞。正是引進他的口氣。猶言如此。做工夫亦便不差了。

○歐南野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非獨詩書六藝已也。吻相雜。故曰文者。視聽言動之類皆燦然。有文者也。

○徐岩泉曰。道之散見者。謂之文。天地間。峻極發音。三千二百萬非。吾性靈發見也。○陸聚崗。拙講云。博文約禮。雖分知行。然禮即約所博之文也。禮在文中。約在博學中。其實无先後兩時節。非先完此而後了彼也。

○李南郊曰。博文約禮。更無兩個時候。畔岸之畔。有畔岸則與道為一。無畔岸則與道為二。夫文中看禮原在吾心。而人之心與道為一者。由反雖其心於文而無以約之也。

○袁了凡曰。陽明先生云。約禮是主意。博文是工夫。此非陽明之言也。孟子嘗言之矣。博學而詳說之。以反說約也。大抵君子所以博學者。其意專欲反到約處。文節古先聖之遺文。凡天地間倫物。燦然可見。而禮即吾心之天則也。文至廣。故言博。天則只一個。更無兩個。故言約。

○蒙引云。程子之說。偏重在約。禮故在圖外。

約要去聲也。畔音音也。君子學欲其博。故於文無不考。

守欲其要。故其動必以禮。如此則可以不背於道矣。

朱子曰。聖人之教學者。之學不越博文約禮兩事。博文是道問學之事。於天下事物之理。皆欲其知之。約禮是尊德性之事。於吾心固有之理。無一息而不存。○博文所以驗諸專約禮。所以體諸身如此。用工則博者可以擇中。而居之。不偏約者可以應物。而動皆有則。內外交相助。而博不至於泛濫。無歸約不至於流蕩失中矣。○禮字不可只作理字看。是持守有節文處。○非博學則無以約禮。不約禮則博學為無用。約禮云者。前之博而今約之。使就於禮耳。看博約字與之以字。有一貫意。○勉齋黃氏曰。博文約禮語。兩言之。以博對約。則約當為要。然約之謂為要。已覺不順。若謂約我為要。我則尤非文理。故或以約為束。

文義順矣。又非博約相對之義。嘗息之博。謂泛而取之。以極其廣。約謂反而束之。以極其要。則於文義庶皆得之。○程子曰。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汙漫。博學矣。又能守禮。而由於規矩。則亦可以不畔道矣。

朱子曰。博學於文。考索時自是頭項多。到得行時。却只是一理。所以為約。若博學而不約。以禮安知不畔於道。徒知要約。而不博學。則所謂約者。未知是與不是。亦或不能不畔於道也。○博學條目多事。事者共理會。禮却只是一箇道理。如視也是這箇禮。聽也是這箇禮。言也是這箇禮。動也是這箇禮。若博文而不約之以禮。便是無歸宿處。便是離畔於道也。○博文約禮。是古之學者常事。孔子教顏子亦只是如此。且知行夏之時。如何做得。須是平時曾理會來。若非禮勿視等處。方是約之以禮。○問博學於文約。

論語大綱 卷之六
之以禮與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固有淺深不同曰聖人之言本無輕重但人所造自有淺深若只博學於文能約之以禮則可以弗畔於道雖是淺底及至顏子做到欲罷不能工夫亦只是這箇博文約禮如梓匠輪輿但能斷前截後只是這斧斤規矩及至削鑿之神勁輪之妙者亦只是此斧斤規矩○博學是致知約禮則非徒知而已乃是踐履之實侯氏謂博文是致知格物約禮是克己復禮極分曉○或問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與孟子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意相似否潛室陳氏曰博學必約之以禮是重在約禮博學正將以反說約是重在博學蓋博固不可不反於約然非博亦不能速反於約二者合而後備乃互相發也○雙峰饒氏曰知欲博守欲約人能如此用工縱所得淺亦當不畔於道由此深入雖與道為一可也豈止弗畔而已又曰詳味此言一博一約相為開闔恐人墮於一偏也因其所博從而約之

○南子來女衛靈公夫人有淫行孔子至衛主蘧伯玉家南子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小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問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佩玉聲璆然孔子曰吾鄉為不見見之禮者焉子路不悅

○孔叢子第四儒服篇平原君問子高曰吾聞子之先君親見衛夫人南子又云南遊遇乎阿谷而文辭於深交信有之乎谷曰士之相保聞流言而不信者何哉以其所已行之事占之也昔先君在衛衛君問軍旅焉而不告色也不已攝為而太攝取也言顏色問猶不己遂取駕而公衛君請見曾不能終何夫人之能觀乎古者大享夫人与焉於時禮儀雖廢猶有行之者意衛君夫人知夫子則夫子亦弗獲已若夫阿谷之言起於近世殆是假其類以行其心胸之為也

○焦氏筆乘孫季昭曰史記謂孔子見衛靈公之寵南子非也家語曰孔子適衛于驕為僕靈公與夫人南子同車出令宦者雍梁駟乘孔子為次乘遊於南孔子取之夫聖人左以季桓子受齊女樂而去魯適齊至衛而取為靈公南子之次乘豈肯輕身往見之南子者蓋魯之南嗣耳何以知之以佛胎君子欲

恐人之離為一也。由博而約必有先後恐人之失其序也。蓋必博而能約則無泛濫支離之失而博不失之雜約而能博則無偏狹因滯之病而其約不失之陋此博約之所以貴於兼盡也。然君子之博學正欲貫通此理以為反約之地耳。豈博自博而約自約哉。此博約之所以相為用也。然所以為之之序則必由博而反約使事物之理有未究而遽執吾所得者以為據依則所止者未必天下之至善所執者未必天下之時中而以非禮之禮為禮者有之矣。何以能不畔於道哉。此不博而徑約之過也。○新安陳氏曰徒博文而不約禮固務博而陷於支離不博文而欲約禮亦徑約而流於狂妄博文屬知約禮屬行交勉並進始可以弗畔於道矣。通者吳氏

程曰汗漫渺茫貌言其無歸宿也。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

論語大綱 卷之六 五十一

從而知之也。佛階以中牟
叛子路不欲其往。夫子有
吾豈匏瓜之喻。南淵以費
畔子路亦不悅其見。三事
正同。昭公十四年。南淵奔
齊。齊飲於景公。公曰。叛夫
對曰。臣欲張公室。南淵欲
弱季氏。而張公室。天子見
之。將以興魯也。與見佛階
事不約而合。故知其非見
衛之南子。而見魯之南子
必矣。

○袁了凡曰。夫陳也。即事
陶矢厥謨之矢。否塞也。即
天地否之否。言三才之所否
塞。而不通者。非分也。乃天
心棄我。而不欲道之行于
天下也。

○直解云。此見天子委曲
維衛之心。南子雖淫亂。然知
愛全。崩壞父子之恩。免得他日
父子爭國。許多悖逆。非苟於見
之也。子路不悅。以見淫亂之人
為吾道之
辱。無非會道。意耳。未為不是。但
其氣粗豪。此等意思。却委曲細
膩。未可與深言。故夫子失之。令
其自思。自
悟也。此先儒季彭山之說。較有
意味。信如徒以見小君之禮。夫
子何不明言只索矢也。

○講述云。蒙引謂。子見南子。意
欲得行。必儼存疑。謂或自行道
之機。看來辭謝不得已。而後見
亦待陽貨
之類耳。聖人縱急於行道。豈欲
因一婦人耶。○說南子。即南淵
子路不悅。與在公山佛階同意。此
說甚
好。但恐無所見。

○莊公死。見前。○叔孫遷
納其女於靈公。慶生。景公
下。崔柳立。而相之。慶封
為左相。盟國人於太宣。曰
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
歎曰云。

天厭之。說音悅否。方九反。

南子。宋女。衛靈公之夫人有淫行。去聲。孔子至衛。南子

請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厚齋馮氏曰。孔子至

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
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謝辭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
惟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再拜。環珮璆然。子
為不見。見之禮答焉。史之所記如此。○齊氏曰。南子
嘗以車聲驕驕止。而復作。知其為。遽伯玉之賢。蓋古
况於夫子乎。其欲見之也。秉彜好德之天也。

者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春秋莊公二十四年

入。戊寅。大夫宗婦觀用幣。哀姜。齊襄公女。宗婦同姓
大夫之婦。禮小君。至大夫。執贄。以見。莊公欲奢。誇夫

人。故使大夫宗婦同觀。俱見。○或問。見其小君。禮歟。
采子曰。是於禮無所見。穀梁子以為。大夫不見其夫
人。而何休獨有郊迎執贄之說。不知何所考也。然記
云。陽侯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則
大夫見夫人之禮。疑亦久矣。而子路以夫子見此淫
亂之人。為辱。故不悅。矢誓也。采子曰。矢誓聲相近。盤
言而近於所誓辭也。如云。所不與崔慶者之類。左傳
二十五五年。齊崔杼弑莊公。立景公。而相之。慶封為左
相。盟國人於太宣。慶官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
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是與。有如上帝。乃敢
盟。書云。所不與崔慶者。有如上帝。讀書未終。晏子抄
答。易其辭。否。謂不合於禮。不由其道也。禮是先王之

禮是先王之

不也

○孫淮海近語云。此可見聖人之動以天而非人之所能免也。故曰知我者其天乎。子路焉足以知之。

制道是天下事。厭棄絕也。聖人道大德全。無可不可。物當然之理。

其見惡人。固謂在我有可見之禮。則彼之不善我何

與。預焉。然此豈子路所能測哉。故重平言以誓之。欲

其姑信此而深思以得之也。禮子曰。古者太享夫人

靈公既以夫人處之。使孔子見。於是時豈得不見。○孔子之見南子。禮當見之也。南子之欲見孔子。亦其

善心也。聖人豈得而拒之。○宋子曰。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當夫子時。想是無人行。所以子路疑之。

若有人行時。子路也不疑了。孟子說。仲尼不為已甚。這樣處。便見。○問。夫子欲見南子。而子路不悅。何發

於言辭之間。如此之驟。曰。這般所在。難說。如聖人須要見南子。是如何想。當時亦無必皆見之理。如衛靈

公問陳時也。宜可以款款與他說。又却明白便行。齊景公欲以季孟之間待之也。且從容不妨。明白又便行。季桓子受女樂也。且可以教他不得受。明日又便行。看聖人這般所在。其去甚果。不知於南子須欲見之。到子路不說。又費許多說話。又如此指誓。只怕當時如這般去就。自是時宜。聖人既以為可見。恐是道理必有合如此。可與立。未可與權。吾人見未到聖人。心主。這般所在。都難說。○此是聖人出格事。而今莫要埋會他。向有人問。尹彥明。今有南子。子亦見之乎。曰。不敢見。曰。聖人何為見之。曰。能磨不磷。涅不緇。則見之不妨。○慶源輔氏曰。道大。則善惡無所不容。德全。則雖磨涅而不能使之磷緇也。故無不可。無不可。義之與比而已。彼人雖惡。然在我或當見之。則亦行吾之義而已。豈懼彼之能汗我哉。聖人之行。非常人所。能測識。子路學識不足。以知聖人。想其於所不悅。必有過甚之辭。故夫子重言以誓之。曰。我之所為。若

谷於禮不由於道則天必厭之而棄絕我矣是其至誠惻怛之意所以感切子路者至矣蓋欲啓子路之信以致其思而使之自有得於心耳○西山真氏曰居亂邦見惡人惟聖人爲可蓋聖人道大德宏可以轉亂而爲治化惡而爲善孔子於南子則見之於陽貨亦見之而公山不狃之召佛肸之召皆欲往焉若太賢以下則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小人則遠之蓋就之未必能有所濟而或以自汙焉故子路仕孔悝不得其死再求仕季孫無改於其德顏子閔子終身不仕蓋以此也子路不悅者蓋以己之力量觀聖人也○雙峰饒氏曰子路氣粗見褊卒未易下巽言則不入故與之矢言欲姑信此而思得之○厚齋馮氏曰君子之於小人非禮不見故小人之欲見君子必依乎禮則君子雖欲離焉而不可得已如陽貨南子夫子固不得而絕之也

○過者有餘也不及者不足也可其善則喜其怒則怒無有餘無不足有準則有好恰底是也譬如罪四凶共工流離堯放三苗殺鯀舜共工驅堯罪可流放故如此三苗驅罪可殺鯀故如此其罪之輕重各理當然也惟無過不及本處乎

○庸者常也平平夷常情久也平常者所常用而萬古不易之道矣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視思明聽思聰足之容重手之容恭坐如尸立如齊行住坐臥日用之間所行只是平常之道理全非珍奇怪異之事譬如五穀衣布帛夏者暑冬者寒平常之道理而自蕭古至今自不易之處也前修之衣食者雖有一時美常用則厭心生而難常也程子只以不易之二字註之不易之二字未盡其義凡天下之事平常而有不易者然則不易者不在平常內何乎

○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此章教人之商道
中者無過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至極也鮮少也言民少此德今已久矣慶源輔氏曰集註初本併不偏未發之中至于思始著於書程子因發中一名而含二義之說若孔子之教只是即事以明理故集註直以無過不及言中又况已
○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有程子不偏之說於後乎
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朱子
偏者明道體之自然即無所倚著之意言平常則不易在其中惟其平常所以不易但不易二字則是事之已然者自後觀之則見此理之不自世教衰民不可易若平常則日用平常者便是

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無以加者也民鮮久矣非
通則不及也

興於行去聲少有此德久矣

宋子曰中庸之為德此處無過不及之意多庸是依

本公不為怪異之事堯舜孔子只是庸夷齊所為都
不是庸了。○中庸之中是指那無過不及底說如中
庸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時中便是那無過
不及之中。本章之意是如此。○問中者天下之正道
庸者天下之定理恐道是總括之名理是道裏面又
有許多條目如天道又有日月星辰陰陽寒暑之條
理人道又有仁義禮智君臣父子之條理曰這二句
緊要在正字與定字上蓋庸是箇當然之理萬古萬
世不可變易底中只是箇恰好道理為見不得是亘
古今不可變易底故更著箇庸字。○雙峰饒氏曰此
章與中庸之文大同小異此章有之為德也四字以
中庸之德言也中庸無之為德也四字以中庸之道
言也以德言則不消言能而能在此中故此章下句
無能字以道言則有能知與不能知能行與不能行

○此章見天下無心外之
行求仁無心外之功二句

分上是子貢求仁子遠下
是夫子抑而教之首節抑
其難中節求仁之體末節
求仁之方
○姚承菴曰事字指上博
施說語意若曰為仁何事
於此而此事亦何止於仁
必也聖人能之乎然而堯
舜猶有病諸也此聖宜兼
有位在

故中庸下句不可無能字。此章言民鮮此德是以世
教之衰民不興行而然中庸言民鮮能此道是以氣
質之異有過不及而然意此是夫子本語彼是子思
纘括語。○雲峰胡氏曰書言中不言庸後世以中為
難行故夫子加以庸之一字然則庸者常
行之理也而民固有鮮能行之者何哉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
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

博廣也。新安陳氏曰玩文意當是博施於民而又能
所濟者眾蓋博施自我之施恩澤而言濟眾
自眾人之被吾恩澤者而言濟眾難於博施
是進邦說有雖博施而眾不皆被其澤者
言通乎上下聖以地言則造七到其極之名也宋子曰

○存疑云仁是理聖是人日聖是造理至於極至之地也。
○講述下此子貢求仁於遠以事功言夫子示以求仁於近以心体言

○乎者聖乎之乎字也

是通上下而言有聖人之仁有賢人之仁有衆人之仁一事之仁也是仁全體之仁也是仁仁字直聖字橫○仁以道理言是箇徹頭徹尾物事聖以地也言也不是離了仁而為聖聖只是行仁到那極處仁便是這道理聖便是充這理到極處不是仁上面更有箇聖○仁就心上說聖却是積累得到這田地索性仁了。
通考 權齋陳氏曰聖無不通大而化以生知安行與天同德乎者疑而未定之辭乎字以含病心有所不足也言此何止於仁必也聖人能之乎則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有所不足於此也以是求仁愈難而愈遠矣
宋子曰言博施濟衆之事何止於仁必是行仁極致之人亦有不能盡堯舜也做不了蓋仁者之心雖無窮而仁者之事則有限自是無可了之理○博施濟

衆此固其仁然不是人人皆能做底事必有聖人之德又有天子之位而後可以當此若必以為聖人能之則堯舜亦尚以此為病此非言堯舜不能盡仁蓋勢有所不能耳○或問必聖人而後能之乎曰此正謂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爾必也聖乎蓋以起下文堯舜猶病之意○問博施濟衆如何分別曰博施是施之多施之厚濟衆是及之廣○博施濟衆固仁之極功譬如東大洋海同是水但不必以東大洋海之水左為水只瓶中傾出來底亦便是水博施濟衆固是仁但那見孺子將入井時有怵惕惻隱之心亦便是仁此處最好看○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此兩句當連着蓋云便是聖人也○有做不得處且云堯舜雖曰比屋可封然在朝亦有四凶之惡又如孔子設教從游者甚衆孔子豈不欲人人至於聖賢之極然而人人亦各自皆有病痛

朱子曰克己復禮是心

之德立人達人是愛之理
愚謂此自仁者之心主乎
愛之理而形容之非指受
之見於外者故集註以為
狀仁之體之意與

○盧未人四書講述曰夫
仁者一節指言其心人也
無間所謂仁體也欲字直
貫下不可於已欲立謂斷
言立已即欲立人達已即
欲達人只此心便是仁
施之博不博濟之衆不衆
毋論已

○聶双江曰仁者以天地
万物為一體既是 休痛
則痛癢則癢不理渾然動
以天也識得仁體則知求
仁之學不待于博濟推求
其心而已矣

○論語說仁處不一然其直指大體者有二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此就愛之理上說也克己復禮為仁此就心之德而言仁也尺與叔克己是說以仁字作我字解以可畦不立為克己以皇

皇四達洞然八卷為天下歸仁如此說非惟與四勿不通亦對復禮不切蓋不知孔子之告顏淵是就心之德上論而專以所謂愛之理者解之故朱子不用然後之以解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則無得而議矣大抵此錄亦不出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一句○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一句亦不可當一篇西銘○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亦克己復禮者之事也○通書云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通曰智實曰信此雖皆以用言然以五者並言則其理自分明時九有德字冠於其上若韓退之發端便云惟愛之謂仁行而宜之謂義則以其發用之地而目為道體之全自是失真又如云中也者和也稱者天下之達道也明及中庸之詞而實得中庸之旨蓋所以發中庸之奧使其體用之一原昭昭於後世也嗚呼精矣 蒙引

論語大全 卷之六 五十五

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 夫音

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於此觀之可以見天理之周

流而無間矣狀仁之體莫切於此 陳子曰立字達

外而言謂如在此而住得穩便是立如行要到便是達如身要成全亦是立學要通達亦是達事事皆然若必以博施而後為仁則終身有不得仁者矣○子貢所問只就事上說却不就心上說夫子所以就心上指仁之本體而告之○問立達二字以字推之如何曰立是安存底意思達是發用底意思○問欲立謂欲自立於世立人謂扶持培植使之有以自立也欲達謂欲自遂其志達人謂無遏塞沮抑使之得以自達也曰此說是○問立字達字之義曰此是兼倉細說立是自家有可立達是推將去聖人所謂立之

斯立綴之斯來動之斯和亦是這箇意也○問欲立立人欲達達人苟存此心便有博施濟眾底功用曰博施濟眾是無了期底事故曰堯舜其德病諸然若得果無私意已有此心仁則自心中流出來隨其所施之大小自可見矣 通書宋氏公遷曰仁以其愛之所存而言宋子曰克己復禮是心之德立人達人是愛之理愚謂此自仁者之心主乎愛之理而形容之非指愛之見於外者故集註以為狀仁之體之意與子貢無加諸人者同皆是以己及人之仁但夫子是順言其所欲子貢是反言其所欲不發

能近取譬謂仁之方也

譬喻也方術也近取諸身以己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猶是也然後推其所欲以及於人則恕之事

論語大全 卷之六 五十六

蓋因言不識仁故教以仁之休段模樣因其求仁於高遠故教以求諸近

○後漢書列傳二十七班超頭髮無異兩手不化章懷註云不化猶不遂也

○醫書有麻木病案問十二有風論痺論瘳風論曰肉有不仁也注木仁謂痺而不知寒熱痛癢瘳當作痛瘳繁軍切痺也

而仁之術也於此勉焉則有以勝其人欲之私而全

其天理之公矣宋子曰夫子分明說夫仁者則是言仁之道如此可謂仁之方則是言求

仁強如此夫仁者與可謂之方正相對說此章是三節前面說仁之功用中間說仁之體後面說仁

之方或問凡己之欲即以及人不得推以譬彼而後施之者仁也以己之欲譬之於人知其亦必欲此

而後施之者慈也此其從容勉強固不同矣○新安陳氏曰博施濟眾聖人所難能也立人達人仁也安

行此仁學者未易能也能近取譬恕也強恕求仁學者者所可能也子貢以聖人所難能者為仁愈難而愈

遠夫子教其以學者所可

能者求仁切近而可進

○程子曰醫書以手足痿痺為不仁痿於危反痺音

此言最善各狀仁者以天

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為己何所不至新安陳氏

曰仁者之心視人物即己身也體認得人物皆為己則此心之仁周流貫通何所徃而不至乎

屬己自與己不相干新安陳氏曰又反言之若視人物為己自與己不相

于如手足之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新安陳氏曰

其氣既不周流貫通則故博施濟眾乃聖人之功用

仁至難言故止曰己欲立己欲達而達人能

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

仁之體問程子作一統說集註作三段說是如何向宋

子曰程子之說如大屋一般其說如在屋

○憲問篇

○孟子梁惠王五十七者可以衣帛七十者可以食肉禮王制及內則養老五十七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暖八十非人不後

下分別聽堂房室一般。○程子合而言之。上下似不相相應。若分兩截看。惟仁者之心如此。故求仁之術必如此也。○勉齋黃氏曰。或以為痿痺者不識痛痒之謂也。如此則覺者為仁。仁其可以覺言乎。日所謂仁者。當於氣已不貫上求之。○齊氏曰。手足不屬已。氣之不貫也。天地萬物不屬已。心之不貫也。身與手足一體也。外邪間之。故與氣不相貫。已與天地萬物一體也。人欲間之。故與心不相貫。通身與手足之間。者。醫必有方。通我與天地萬物之間者。聖人亦必有方。然則恕者。聖人示學者以去間之方也。又曰。論語言堯舜其猶病諸者。二夫。博施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必五十乃衣。帛七十乃食肉。聖人之心非不欲少者。亦衣帛食肉也。顧其養有所不贍。

○禹貢九州其充者徐揚荆豫梁雍
○不雅。積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

時豔爾也。此病其施之不博也。濟眾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治不過九州。聖人非不欲四海之外亦兼濟也。顧其治有所不及。爾此病其濟之不眾也。推此以求。修己以安百姓。則為病可知。苟以吾治已足。則便不是聖人。新安陳氏曰。仁之功用無窮。聖人之心亦與之相為無窮。呂氏曰。子貢有志於仁。徒事高遠。未知其方。孔子教以於己取之。庶近而可入。新安陳氏曰。呂說欠說。是乃為仁之方。雖博施濟眾亦由此進。程子曰。聖則無大小至於仁兼。

上下大小而言之博施濟眾亦仁也愛人亦仁也堯
 舜其猶病諸者猶難之也博則廣而無極眾則多而
 無窮聖人必欲使天下無一人之惡無一物不得其
 所然亦不能故曰病諸。問仁與聖何以異曰人只
 見孔子言何事於仁必也聖乎使謂仁小而聖大殊
 不知此言是孔子見子貢問博施濟眾問得來事大
 故曰何止於仁必也聖乎蓋仁可以通上上言之聖
 則其極也聖人人倫之至倫理也既通人理之極更
 不可以有加若今人或一事是仁亦可謂之仁至於
 盡人道亦謂之仁此通上上言之也如曰若聖與仁
 則吾豈敢此又知仁與聖俱大也大抵盡仁道者即
 是聖人非聖人則不能盡得仁道又曰此子貢未識
 仁故測度而設問也惟聖人為能盡仁然仁在事不
 可以為聖又問堯舜其猶病諸果乎曰誠然也聖人
 惟恐所及不遠不廣四海之治也孰若兼四海之外
 亦治乎是嘗以為病也博施濟眾事大故仁不足以

名之博施濟眾非聖不能何曾于仁事故特曰夫仁
 者立人達人取譬或謂仁之方而已使人求之自反
 便見得也雖然聖人未有不盡仁然教人不得如此
 指殺。語仁而曰可謂仁之方也已者蓋若便以為
 仁則反使不識仁只以所言為仁也故但曰仁之方
 則使自得之以為仁也。朱子曰子貢所問為仁便
 使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如堯舜也做不得何況
 草門圭竇之士聖人所以提起夫仁者已欲立而立
 人己欲達而達人正指仁之本體蓋已欲立則思處
 置他人也立己欲達則思處置他人也達於開眼身
 推廣心曾此是甚氣象如此安得不謂仁之本體若
 能近取譬者以我之欲立而知人之亦欲立以己之
 欲達而知人之亦欲達如此則止謂之仁之方而已
 此為仁則同但己欲立而立人欲達而達人是己到
 底能近取譬是未到底其次第如此。博施濟眾這
 箇是盡人之道極仁之功非聖人不能然聖人亦有

所不足在仁固能博施濟眾然必得時得位方做得
 這事然堯舜雖得時得位亦有所不足○何事於仁
 必也聖乎不是聖大似於仁仁只是一條正路聖是
 行到盡處欲立欲達是仁者之心如此能近取譬是
 學做仁底如此深淺不同但克己私復得天理便
 是仁何必博施而後為仁若必待如此則有終身不
 得仁者矣孔顏不得位不成做不得仁欲立欲達即
 絮矩之義子貢凡三問仁聖人三告之以推己度物
 想得子貢高明於推己處有所未盡○問博施濟眾
 恐是子貢見孔子說仁多端又不曾許一箇人是仁
 故揀箇大底來說否曰然然而夫子答子貢曰已欲
 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至於答顏子則曰克己復
 禮為仁分明一箇仁說兩般諸公試說這兩般說
 如何或曰一為心之德一為愛之理曰是如此但只
 是一箇物事有時說這一面又有時說那一面人但
 要認得是一箇物事一云孔子向顏子說則以克己

為仁此處又以立人達人為仁一自已上說一自已
 上說須於這裏看得一般方可如已欲立而立人已
 欲達而達人便有那克己復禮底意思克己復禮便
 包那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底意思只要人
 自分別而已然此亦是因子貢所問而說○立人達
 入即子貢所謂欲無加諸人仁之事也能近取譬求
 在之方即孔子所謂勿施於人恕之事也博施濟眾
 之問與無加諸人之說其先後不可考疑却因能近
 取譬之言用力有功而後有無加諸人之說也○問
 博施濟眾與修己以安百姓乃堯舜盡做得底夫子
 猶以為病如何潛室陳氏曰堯舜在上保得天下無
 窮民否天地之大人猶有所憾見得道理無盡期聖
 賢亦未有盡處安得不反躬自責○覽軒蔡氏曰謂
 此章論仁子貢是就仁之功效及人處說夫子是就
 仁之本體心上說就功效及人上說則仁之名雖大
 而脈絡不實就本體心上說則仁之實雖小而周流

莫禦故子貢問始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功效普博如此而後可以謂之仁乎夫子答此何但仁心也聖人方能之乎然聖如堯舜猶且病諸夫仁者只就己上發出己欲立即立人己欲達即達人此仁者之事也若未能便至於仁而能近取譬以己之欲立譬之他人亦欲立而立之以己之欲達譬之他人亦欲達而達之如此則雖未即至於仁而亦可謂求仁之方也己夫既以仁之本體告之又以求仁之方術告之庶乎學者循序而得夫用工之要同視子貢功效籠車之說茫乎無所措手苟志於仁者是不可不深思而靜體之哉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六終

